

常翻书 多受益

——创作与读书札记

刘益善

开卷有益,这话我信奉不疑。已是人过中年的时光了,这辈子没其他嗜好,只是喜欢在工作之余写点东西读点书,少年时在乡下,没有书读,那种饥渴感至今难忘。因工作的关系,如今我有读不完的书刊,只是缺少些时间。有些书刊不能细读,只能翻翻了。

翻翻也好,经常翻书,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会是很有益处的。书刊中的知识,大量的信息,无疑会起到丰富充实创作的作用,甚至有时一句话一则新闻,会捅开你头脑中素材蕴积的那道泉眼,立时涌出耀眼的景观来。

那年我随我省青年作家采访团去湘西,看了一个山洞。山洞深远,岔洞纷繁,景色奇异。这山洞确实是处景观,却由一个生产队管理,卖门票作副业收入。几个老头看守洞门,随便拉了几条电线进洞,挂几个灯泡照明。

看完山洞出来,见那几个守洞的老头在喝酒,很有意思。我不知怎么脑子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如果老头们喝醉了酒,洞里的电断了,在洞里游览的人走岔了路,出不来怎么办?这个想法只是一闪念,很快就被其他的事情冲淡了,再也没有去从中思索出点什么东西来。

好几年之后,在一次翻阅《读者文摘》杂志时,见上面摘了篇《纽约大停电》的文章。纽约这个现代大都市,一旦没有了电,会发生奇奇怪怪的故事可想而知。一群人困在地铁站黑暗的地道里,恐慌至极,找不到通向地面的通道口,却有一个女人,把几百人引出了地道,带到地面。到了地面后,人们才发现她是个瞎子。

停电后地铁站上的故事,立刻使我想到湘西的那个山洞。这一想就不愿丢开了,于是一个完整的短篇小说的构思在头脑中成形了。刚巧,当时在《芳草》作编辑的池莉,写信约我给篇稿。我就很快把这个山洞的构思写出来了,写了万把字,这就是后来发表在《芳草》月刊上的《暗洞之光》。我写了一个瞎子少女与断电后迷失在山洞里的小伙子的故事,着重写瞎子少女的美好心灵与超凡的感觉能力。明眼人看不清,瞎眼人却辨得明,生活中这种哲理含义,俯拾皆是。我的这篇小说还很得到几个文坛友人的称赞,盲人的启示永在。

读书是很快乐的事情,翻阅杂志报刊是很惬意的事情。书籍能告诉我们许多道理:生活的道理,为人的道理,甚至写作的道理,是不是这样呢?

开卷有益,我永远信奉。

女儿会 目 录

主 管

中共恩施市委宣传部

主 办

恩施市文化体育局

恩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 问

李传锋 叶 梅 王月圣
唐敦权 邓 斌 田 苹
杨秀武 蔡元亨 贺孝贵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谭文骄 秦 斌

李国庆 蔡 平

主 任:王怀东

副 主任:侯 萍 向仕莲

尤连胜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贵周 吕金华 李华武

吴建宇 杨 穆 陈起鹤

沈维菊 张 云 张同新

焦大贤 谭永军 董祖斌

2010年 *1*

卷首语

常翻书 多受益 刘益善(1)

民族文化

土家族歌谣中的茶意向 谢娅萍 蔡 文(4)

民间祭祀——恩施社节 刘绍敏(7)

巴山履痕

恩施旅游 你准备好了吗? 张献宏(12)

清江岸边的爱情故事 周照斌(14)

东乡古镇红土溪 谭庆虎(18)

文化潮音

创新检察文化 促进文化育检

——恩施市检察院“三有”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 范建生(21)

解剖一只“文化毛狗”——富有旅游潜质的特殊年俗:“赶毛狗”

..... 蔡元亨(27)

史海钩沉

“顶子之乡”杉木坝 贺孝贵(30)

小 说

沉默的老樟树 刘小平(33)

柏拉图大哥 石 嘉(46)

诗 歌

- 过年(外一首) 崔显实(51)
 冷暖河流(组诗) 黄明山(52)

散 文

- 那些树 那些花 董祖斌(54)
 爆火花 黄爱华(56)
 广东早茶 谷冬青(58)
 心念父亲 颜 英(60)
 神游柳州城(外一篇) 邓 斌(61)

天保十年征文作品选

- 春风又绿清江岸 王 兴(64)
 白果树里的白果树 马开友(66)
 春天的故事 吴承楚(67)
 花枝山的嬗变 蒋杨艳(67)
 夫妻护林哨 李大申(68)
 绿色的丰碑 范建生(69)
 前山的记忆 孙甫平(70)
 春风吹来满眼绿 伍功勋 徐明钊 陈绪艳(72)
 山已不是那些山 赵文华(73)

评 论

- 历史萦绕下的鄂西书写
 ——读杜李散文诗集《乡歌、梦里的老家》 刘川鄂(74)

彩 页

- 封二 刘益善题辞及近影
 封三 恩施市盛家坝乡龙塘湾全体村民喜庆新年 ... 刘桃源摄
 封底 手牵手,去踏青 郑以摄
 插一 共享和谐 吴梦萍摄
 插二 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活动 刘绍敏 刘桃源摄
 插三 “文化育检”工作掠影 范建生摄
 插四 天保十年摄影展 刘全生等摄



刊号:鄂恩内字[2008]001号

2010年第1期

总第八期

地址:恩施市文体局

邮编:445000

联系电话:0718-8223003

0718-7507735

15337305248

E-mail: estjneh@126.com

刊名题字:李传锋

封面摄影:夜雨

主 编:陈起鹤

执行副主编:吕金华

执行责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海 叶文美

刘绍敏 刘桃源

杜 李 张思楚

周恩高 胡礼忠

谈焱焱 刘清华

(敬告:请未注明地址的作者及时与我刊联系,以便寄付样刊及稿酬)



土家族歌谣中的茶意向

谢亚平 蔡文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朝，巴蜀已出现了“园有芳萑、香茗”。神农发现的茶，当属山陵、道旁、河谷间的野生茶，园内的“香茗”则属后人栽培的家茶。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主要分布在我国武陵山脉的大巴山地区，即今重庆以东、湖北西南、贵州东部、湖南西部一带^①。那里山河纵横，峰峦叠嶂、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属亚热带山区气候，很适合植物的生息繁衍，所以盛产茗茶。土家人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茶的原产地，那么四季里来栽茶、采茶、饮茶、唱茶、喻茶……这一系列活动就融入土家人的日常生活里。长此以往，土家便形成和积淀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在此，我们从土家族歌谣中随手撷取几首加以分析，以飨读者。

一、茶事与茶歌

茶，本是人们饮用解渴之品，后来发展为“茶礼”、“茶俗”、“茶市”……等茶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又产生了“茶歌”、“茶道”、“茶品”，我们以茶事的内容，可划分为以下几类：

种茶歌。土家族居住在一个半耕半农，自给自足的地区，农业是由采集开始的。主要的生活资料是利用山林的自然资源，因而茶便作为野生植物而被发现、被利用。鄂西神农架林区是最早发现茶的，其他武陵山区从发现野茶到栽培家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茶成为土家人普遍接受，并日渐成为生活中必需品后，种茶的歌谣应运而生。如土家人在结婚闹房时，客人讨茶喝要说茶根^②：

讲此茶，说此茶，说起此茶有根芽

茶是三藏西天取经带来的种，带来西迷山上
来种下

冬移苑，春发芽，仙女下凡来掐茶，

左手掐半斤装在竹篮，右手掐四两包在裙帕。

回去生火炒茶，香过九湾十坝。

七十公公开水，八十婆婆冲茶。

头杯吃了口中苦，二杯吃了舔嘴巴。

以上民谣形象地讲述了茶源、种茶、采茶、冲茶及喝茶的全部茶事过程，既是对“神茶”的颂词，也是对茶技的传授。种茶歌无形中起到了对茶的宣传和推广。

2.采茶歌。每年清明前后，土家姑嫂婆媳多系上长围腰、背上花背篓结伴上山采茶。她们的双手如彩蝶在茶林中翩翩起舞，根据茶树的高矮、密度，茶叶的老嫩、隐露等，去采摘、去挑拣，如鄂西利川小调《姊妹采茶》。婆家选媳妇也以女子采茶的动作、手法、速度是否娴熟，来认定是不是心灵手巧的能干女子。是否如歌中唱的：姐儿采茶像只雀，飞得起来跳得落//飞起采茶茶四两，落下采茶茶半斤，快手快脚好快活^{③④}。遇到天气好时，云山雾绕中，满山满岭的姑娘嘻笑歌唱，采起茶来，就像歌的海洋，舞的池塘。正如恩施民歌《茶山姑娘》中所唱的：春到茶山放彩霞，采茶姑娘笑哈哈//采茶姑娘会采茶，制成红茶都爱它^{⑤⑥}。她们把采茶当成趣事、当成乐事、当成幸事。小媳妇们一边采茶一边说着家长里短的趣事，青年女子则一边采茶一边寻话题打趣对方恋爱、寻婆家的乐事；就是一个人采茶，也可以唱采茶歌，尽情表达自己思春、择婿的心里幸事；甚至可以唱采茶歌的方式去寻找自己心爱的人：“四月采茶茶叶壮，妹妹采茶两手忙；没得哥哥来伸手，忙得双手响叮当。”这既是采茶的繁忙景象，又饱含着姑娘盼望有心郎来帮忙的心理，隐藏几许鼓励和挑逗的意味。同是土家《采茶歌》，却因地域的不同，歌词各有迥异。如湖北巴东《采茶歌》：茶叶青青生嫩芽，茶娘工罢日已

斜……建始三里《采茶歌》：正月里来新年完，无事拣个皇历看，看一个日子上茶山……建始长梁《茶山四季歌》：春季里来茶发青，采茶姑娘喜盈盈……还有《鹤峰采茶谣》等等。土家女人就是这样在采茶活动中凭自己的才智、技能、容貌去让人赞叹、欣赏和爱慕。

3.制茶歌。如果说采茶揉茶是土家女人家的事情，那么焙茶制茶多半又成了土家男人的功夫，因为制茶人的知识、能力水平越高，制出的精品就越多。鄂西南的恩施土家族地区被称之为“中国硒都”，此地有一种精制茶叫“富硒茶”，硒微量元素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硒的名字来自她的发现者瑞典科学家贝采尼乌丝，他是根据古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一词取名而来的^[4]。据鄂西“富硒茶”的老茶农讲，茶叶中氨基酸、儿茶素、咖啡碱、茶多酚等等营养物质的含量，本身不是一个静量，而是一个动量，不仅因季节的不同而有变化，而且受加工技巧的影响，如火功得当，手功到位，其营养含量均可保留，否则就会减少，所以许多地方都有取名为“功夫茶”的茶叶。正如歌中唱的“采茶归去不自尝，妇姑烘焙终朝忙”^[5]、“秋风吹来菊花黄，炒的茶叶喷喷香”。这里的烘、焙、炒，都是制茶人对产品精益求精的制作方法，讲究的是对火候的掌握技巧。精品加美名，自然会与民歌联姻。

4.筛茶歌。茶采回来、制出来，就该饮用了，土家人将倒茶称之为“筛茶”。有客来要筛茶，这是一种常礼。即使是素不相识都登门为客，必先请坐，装烟、倒茶。土家最有特色的是“四道茶”：一是盖碗茶（又称清热茶、白茶），意为亲亲热热，以表热情，尤其是清明前后采的茶，冲泡出来清香四溢、营养丰富，有歌唱道“头道云雾茶，长在岩洞坡//提神又养颜，脸色像花朵”；二是米子茶（有叫“泡儿茶”），意为甜甜蜜蜜，碗上只放一只竹筷，供客人搅拌糖和泡米，既解渴又充饥，据说这只竹筷象征土家人咂酒用的竹管或麦管；三是油茶汤，筛工更为复杂，土家有民谣“不来贵客，不筛油茶”以示尊贵；四是“鸡蛋茶”，以待亲家和远客。土家四道茶，既以事像来筛，也以时令而定。如夏天多筛“白茶”、“梨儿茶”（梨树叶子泡的），清热解渴；冬天多选热腾腾的油茶汤，“油茶汤，喷喷香；外面冷，里面烫；趁热喝，精神爽”、“油茶汤，喷喷香，支人待客好家当；一日三餐三大碗，清心养颜精神爽。”湘西土家族的四道茶有所不同，一是芝麻茶；二是擂茶；三是糯米甜酒茶；四是鸡蛋水粉茶。“土家四

道茶”在土家族的一些民歌民谣中均有描述，如，唱湘西客家擂茶的：“泡擂茶、吃粑粑、唱山歌、乐哈哈，年年都是一十八！”^[6]、湖北鹤峰土家族有《筛茶歌》等等。

土家人还在种茶、采茶、制茶的劳动中创造了千百首“茶歌”。仅五峰一个县的茶歌就有几十种曲牌，如《茶歌》、《采茶歌》、《阳雀采茶》、《茶号子》等，正如他们在歌中唱的“打我土家茶山过，小心茶歌缠住脚”。务茶劳作中的这些茶歌，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家族茶农的生活、情操和当时的社会情态，文化积淀。给我们今天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多元化、开发民族地区的经济旅游，提供了丰富宝贵的文化资源。

二、茶歌中的茶意向

土家族的茶歌中饱含着许许多多的民族民间文化，诸如：

1.以茶起兴。在土家族歌谣中以茶起兴的非常多，这可以说是它的一个音乐特征。如采茶歌有《顺采茶》、《正采茶》，从正月采茶是新年，二月采茶茶发芽，三月采茶茶叶青……一直唱到腊月采茶是一年，包袱背伞收茶钱。其间道尽采茶人采茶制茶卖茶的艰难辛苦。还有《倒采茶》，主要内容是唱古二十四孝故事人物，如王祥卧冰、董永卖身葬父、目莲寻母、木兰替父从军、刘秀打虎救父等等。还有《十杯茶》是劝戒歌，劝郎不好吃懒做贪色贪财、不赌不偷不好烟酒、不吹毛求疵扯皮拉筋等等。这些歌教人修行尽孝，具有教化功能。茶歌多为小调，慢慢悠悠，人们常常一边采茶一边哼歌；也有山歌·穿号子，如鄂西建始的《姑嫂采细采》^[3]^[7]，就是主词与号子穿插，甲唱主词，乙穿号子，此起彼伏，既渲染了劳动气氛，也增添了劳动的兴趣。

2.以茶喻情。土家习俗中的“四道茶”喻亲热之情、甜蜜之意、尊贵友情、还示亲近之情。以鸡蛋茶来说，土家人问“什么时候请吃红蛋、喝鸡蛋茶？”意思就是问对方什么时候家里会添丁加口。因为甜酒煮鸡蛋，本是用来给生了小孩子的“月母子”补身子喝的，但习惯上会对每位前来贺生的客人都会来一碗喝，尤其是娘家人来了，更是以示亲近之情。在土家族情歌之中，更有以茶喻情的。如小伙子到姑娘家登门问情的鄂西建始民歌《六口茶》；以茶追情的湘西民歌“那有毛铁烧不红，那有棉花弹不绒//结情只要心意真，冷水泡茶慢慢浓”；以茶表忠心的利川民歌：送郎送到茶山坡，茶花一

朵挨一朵//要学茶树四季青,一年到头叶不落^{[7]278},以茶喻相思之情的湘西民歌:去年同哥吃杯茶,香到今年八月八。不信可到妹家看,床头开着茉莉花^{[8]74}。还有土家情歌《四道茶》,更是生动形象地唱出了土家青年男女从茶山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的全部过程。

3.以茶贸易。土家人自称“毕兹卡”,即“本地人”,本地来了外地人,自然要尽地主之谊。这种以茶代礼的“礼义”,可能是土家最早的茶文化。由“贵客我的哥,请你把茶喝//喝了我的茶,人生喜事多”的“礼义茶”到后来设“路边茶”,一给行人以方便,二给路边小店招揽生意,让有钱的打点酒,无钱的就喝杯茶,小小生意也赚大钱,让茶礼为经商服务。而“家中又差吃,想起好着急,一心出外卖茶去...使茶正式地走向茶交易。再发展到今天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以茶招商、引商,其间包涵了更多的茶文化意向。如在土家族地区的旅游景点,总会听到这样的一起一答:“喜雀喳喳喳,外面客来哒,娃娃儿,筛茶哟——”,“要得,来哒——”,具有明显的招揽功能。鄂西的鹤峰县,近年来用“土家四道茶”的“特别节目”形式接待山外投资商100多场次,吸引了投资商的广泛兴趣^[9],其“翠泉牌”茶已连续三届获“湖北省十大名茶”而享誉全国。

三、土家族地区茶歌盛行的存因

《茶经》中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被称之为山的精灵,武陵山区是我国乃至世界的茶叶发源地,神农是烈山人,被称为祖师爷。土家族是一个爱唱歌的民族,他们往往以歌代言,以歌传情,以歌传承历史、传授生产知识……因为茶的原发性、地域性产生了茶歌,因为茶的制作方法程序化、系列化需要人类传承和传授茶艺的功能性,促进了茶事活动的社会化,从而催生了以茶起兴的茶歌,以茶喻情的茶俗,以茶贸易的茶事活动。也由于茶的对外贸易,一些茶农变成了茶商,他们长年往返与土汉两地茶市,所带回的汉文化不断影响着民族地区的原生态茶歌,再加上土汉文人墨客的写诗作赋,更增进了茶歌的艺术魅力。一是有关茶诗,从唐至清末就有几百首,如范仲淹《斗茶歌》,生动地描写了宋代武夷斗茶赛赛事;二是中原地区也不乏茶歌,如在紧临长阳土家族地区的荆楚地区兴山县,现存也有以茶起兴的《昨晚与姐同喝茶》^{[10]40}、以茶喻情的《姐儿喊喝茶》^{[10]106}以及鄂西来凤土家族《倒采茶》内容十分类同的《十月采茶小阳春》^{[10]180},其中包涵着大量诸如杨广下扬

洲、刘、关、张三结义等古代文学元素;三是本土诗人对茶歌的加工提炼,如土家诗人彭秋潭所写《竹枝词》:“灯火元宵三五家,村里逐鼓也喧哗//他家纵有荷花曲,不及侬家唱采茶”,更说明汉曲与茶歌的互为影响和融合。

民歌中的茶文化意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武陵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繁荣带来的雅致,温馨与悠闲,滋润。因为有了风调雨顺雾清露明,茶叶才能更多出绿吐嫩,献出它那绒绒的淡黄和迷人的翠尖,茶农才能更有心有条件去做出好茶;有了国泰民安,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人们才会有更多的闲暇去制精茶品细茶歌香茶,不至于整天粗茶淡饭为生计奔波而无心风雅。要写出“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园里火煎尝”,一刻无暇以茶会友议商寄情是写不出来的。至于民间在“红”、“白”喜事讲茶根唱茶歌,则是以天地为依,靠山吃山而长期积习以为俗所成,也是以雅饰俗融俗的典型写照。综观之,大凡经济发达了,文化所以衍繁,游人如织,歌舞所以艳鲜,于是才有《茶经》所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如此盛况,古代曾有,当今更是有。可见茶文化的兴盛同社会经济的兴盛果然是同步的。

参考文献:

- [1] 谢亚平. 清江流域土家族村寨现存民歌类型及其文化特质[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64-69.
- [2] 彭荣德.土家女儿做新娘[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353.
- [3] 中共恩施市委、恩施市政府.恩施市民间歌曲集[M].内部资料,2005.
- [4] 薛辉,彭祥全,秦专碧.月明晒都——恩施市硒资源研发观潮[OL].恩施新闻网 <http://www.enshi.cn> 2008=10=24.
- [5] 顾彩.采茶歌[OL].容美记游//新华网湖北频道[2009-4-10]. 土家茶文化, http://www.eyou.com/cwh/csw/200904/23745_2.html
- [6] 阿秋歌.客家插茶 [OL] 客家人社区 [2007-4-23]10:58<http://www.hakkaonline.com/2008-10-21>. [7] 利川市民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利川市民族民间歌谣集[M].内部资料,1991:353.
- [8] 刘黎光.湘西歌谣大观[M].长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0:353.
- [9] 中国茶叶网.茶馆待客“土家四道茶”[OL].www.alltea.cn2009-04-24.
- [10] 蔡长明.昭君故里五句子歌谣选[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民间祭祀——恩施社节

刘绍敏/图文

在风景秀美的清江画廊，在绵延起伏的鄂西林海，在《土家女儿会》的故乡恩施市，至今还自然保持和传承着一个古老神秘又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每年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为民间重大祭祀节——恩施社节。

“社”是土地之神。《左传·昭二十九年》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在原始社会的农耕时代，人们对土地十分崇拜，每年都举行祭祀土地之神的活动。祭礼社神的日子叫“社日”。自宋代起，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社日。

古时祭社有官祭、民祭之分，官祭为国家规定祭奠，在社稷坛举行。相传，古时恩施府、县两级的社祭相当隆重，民祭对时间要求不严格。古代春社日，官府、民间皆祭社神祈求丰年，其中有饮酒、分肉、赛会、妇女停针线之俗。唐张籍《吴楚歌词》：“庭前春鸟啄林声，红夹罗襦缝未成。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因岁时的变化，每年节令日期均不相同，后无“官社”“民社”之分。相传农历二月二日是土地神生日，人们对土地的重视和感恩情怀从未变化，于是就把土地神生日这天到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和戊日期间作为春社日，一直悬用至今。

恩施社节，分春社和秋社，分别在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举行。

根据立春推算大概都在农历二月或三月上旬。春社是请神。以前，这期间各家各户自发地去

土地庙前点烛烧香，摆酒上菜，叩头礼拜，给土地菩萨过生日以求五谷丰登，家境顺利，兴旺发达。秋社是送神。在丰收之后，报告社神丰收的喜讯，以答谢社神，并向土地神酬报献祭以祈来年的风调雨顺。

恩施社节，主要活动有三大内容，一是“忌戊”。每年立春后的第一个戊日为头戊，以后每十天为一个戊，第一个“戊”日起到第五个“戊”日止，连续有五个戊。以前，每逢“戊”日都要禁忌犁田、动土、入山林、挑水、挑粪、舂米、推磨、扫地、担水、拿针线，这是传统忌讳。这样做庄稼才会无虫害、鸟害，无风灾水灾，才会获得好收成。五戊之后，农事日忙，停止忌戊，叫“五戊大赦”。至今，恩施市白果乡还有很少的一部分老人，还兴“忌戊”，这就是从远古相传到至今的“一戊天地、二戊本身、三戊牛马、四戊阳春”的传说；二是祭拜新坟，本地人叫



拦社，尊老敬老承传千年孝德

拦社；三是吃社饭，所有拦社的孝子都要吃祭奠后的斋饭。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的快节奏高质量，土地庙也不复存在，秋社与社节活动中的祭祀土地神仪式，“忌戊”等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只重视春社和春社过程中的拦社、吃社饭。

拦社、吃社饭，是恩施社节祭祀活动中的主体，一般在春社日这天或社节期间择日进行。在恩施市，新丧三年和刚满三年的坟，其家人就要准备社节到墓地为驾鹤西去的老人上坟扫墓，为亡人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拦社。三年后的坟称老坟或祖坟只能挂青。《恩施县志·习尚》载：“三月，清明扫墓，以竹悬纸钱，插于墓上，谓之标墓。本家男妇及戚族皆往”。竹悬纸钱，是将白纸剪成铜钱状，扎成束，悬挂在竹竿或木棍头上，插在坟上，俗称“清明吊”或“清明飘”。

拦社，满三年最为隆重，又叫圆坟。不拦社吃社饭，叫过社。

拦社的日子约定后，圆坟这天，前来拦社送祭品的主要对象是儿媳的娘家人，女儿、女婿及其家人，死者后戚人家的侄儿侄女。各家带着花锣鼓班子，旗、伞、宝盖、祭品以及孝狮子、彩莲船等一班人按时到主人家去，人到齐后，花锣鼓班子轮番吹打，其余人员扛着旗、伞、宝盖，端着祭品，有的还准备的有纸扎的轿子，浩浩荡荡向坟地走去。也有约定不到屋，直接到坟地集中。拦社的人到坟地后，在不停的花锣鼓声中，摆上丰富的祭品十大碗，社酒、社肉、社饭、斋货、水果等，给坟添新土，点香蜡，烧纸钱、纸轿，将旗、伞、宝盖插在坟上，最后磕头礼拜，燃放鞭炮以示拦社祭祀活动完毕，也叫拦响社。

《恩施县志·习尚》：“社日，采蒿作炊，杂以肉糜，亲邻转相馈赠，为之社饭。新葬之冢，则以社前祭之，本家男妇及戚族皆往。祭毕，即于口间饮食。”



过去祭祀完毕后就在坟前空地上，把食物祭品分给大家分享，陪亡人边吃边饮，边看边听。看表演，听花锣鼓敲打的折子，唢呐的曲牌，与亡人进行心灵的交流。这种人神共欢的祭祀活动，正如南朝梁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载：“社日，四邻并结综合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恩施山民尊老敬老千年的传统美德。至今还保留着在墓地分食斋货水果



挂青

的习俗，社饭、酒、肉回到主人家再吃。

四旗一伞二宝盖、一拨花锣鼓，一堂红布祭幛，请厨师净手准备的一桌十大碗，斋货、水果为一套。具考证，纸扎的“宝盖”与佛教有关，佛前供器为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肠，这些在宝盖的饰件上都有反映。“旗、锣、鼓、伞”是拦社的仪仗形式，锣、鼓指主家请的或亲戚送的花锣鼓班子，旗、伞是拦社队伍的标志物，以示隆重。旗，代表战旗，伞代表万民伞，宝盖代表銮驾之意。过去旗、伞、宝盖皆为纸糊篾扎，现在有的用毛巾或被面代旗，布伞代纸伞。宝盖因工艺特殊，还是纸扎，并且很有讲究，第一年拦社扎一台，第二年拦社扎二台，第三年拦社圆坟扎三台或多台，上面装饰有花鸟等形象，复杂的还扎人物故事，如十八罗汉、双龙抱柱、观音坐莲、八仙过海、金童玉女等。红布祭幛，由最亲的女儿女婿或死者的后戚人家送，由一个女儿送也可几个女儿家庭联合送一堂。挂祭幛时，有碑的坟在碑头扎成绣球状，无碑的沿坟环绕一周。

花锣鼓班子在坟前用情的吹打，经济宽余的人家圆坟时，送花锣鼓的亲戚，还带来孝狮子、莲香、彩莲船、戏班子在坟前轮番表演，尽颂亡人生前的好处功绩，一是对后人的教育培养，对族人的关怀帮助，对社会的贡献，二是表达晚辈对他（她）的深

切怀恋、无尽思念，三是肯定孝家的贤德和睦与家庭家族的兴旺。此时坟前早以是一片悲鸣。儿媳、女儿、孙子、外孙更是数着数着哭。悉数老人在世时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自己对老人的怀念之情与未尽到孝意的歉意自责。儿子哭：

“一想爹娘把儿养，喜儿一尺五寸长，口口吃的娘身浆，白天把儿背身上，夜晚把儿放身旁。

二想爹娘把儿养，喂儿抱断一双膀，喂儿未睡干净床，喂儿熬坏眼一双，传宗接代有指望。

三想爹娘把儿养，儿不吃药性子犟，药汁里面掺砂糖，百家锁儿锁颈项，望儿百年寿岁长。

四想爹娘把儿养，选择名师送学堂，教儿发奋读文章，千斤重担父母扛，家里家外儿莫想。

五想爹娘把儿养，盼儿望女走四方，上川下广功名扬，思儿想女泪汪汪，望儿归家落胸膛。

六想爹娘把儿养，婚嫁大事操心忙，请来媒人说儿媳，选择高门把女放，手掌手背都一样。

七想爹娘把儿养，置下南田与北庄，为儿住屋修瓦房，白发苍苍拄拐杖，事事还在把家当。

八想爹娘不精爽，患下五痲与七伤，医生只说要调养，谁知沉苛变了样，秋去冬来不起床。

九想爹娘把命亡，恩重如山日月长，堂前不再见爹娘，三间瓦房断中梁，哭不转来断肝肠。

十想爹娘把骨葬，今天来把爹娘望，明日独自守山冈，多添黄土尽衷肠，你说悲伤不悲伤。”

儿媳妇早已是悲声大作哭婆婆：

“哎呀我的妈，您真的是狠心哟，说走就走，一走就三年那，你的孙崽以前放学回家，人还在门前的大堰口，您煮的热鸡蛋就塞上手。我坡上忙农活，您热茶热饭端桌。如今是孙崽喊饿无人应，我再累再饿无人疼，回家只有冷冰冰的铁将军。”

女儿更是哭哑声音：

“天地为大父母最亲，生我养我恩德深，吃尽万苦与艰辛，



养育成人更不易，终身难忘父母恩。”

“天上星多月不明，爹娘为我苦费心，爹的恩情说不尽，

娘的养育比海深。一尺五寸把女盘，衔在口中怕化哒，

捧在手中怕掉下，紧紧把女搂在怀。如今生离又死别，

再难敬孝女儿心；水里点灯灯不明，空来世间枉为人，

内心难过泪淋淋！”

帮忙的人忍不住也跟着哭起来：“听到花锣鼓一响，脚板皮子就发痒，不管东方和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一拨花锣鼓送人情。”

这种民间祭祀仪式，是以家庭为单位送死者灵魂真正进入极乐鬼域世界。

恩施市在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是一个民族散杂区集聚市，具有“大杂居”、“小聚集”的特点。全市 78 万人，有 25 个民族。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畲族、藏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38.7% 以上。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底蕴深厚，1991 年被省人们政府公布为“湖北省历史文化名称”，被人们称作“文化沉积带”，“文化聚宝盆”。

恩施拦社，除了不设灵堂，不请端公开道场做法事，不在坟地打井壅棺，其重视程度、祭祀活动的隆重肃穆场面与人死后的葬仪不相上下，恩施城乡对拦社非常重视故有“重埋一道人”的说法。清江沿岸的恩施人流传着“生凭土养，死凭土葬”，“入土为安”的民俗。一方面以社饭、社酒、社肉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一方清泰，五谷丰登”，一方面又以次相互赠送，从而表现出恩施“人和生财，人喜神欢”的局面。

据恩施市“申遗”小组考证，致力考古的贺孝贵先生介绍：“恩施拦社之俗与二次葬俗有关。二次葬，即两次安葬，始于原始社会。”二次葬是原始初民的一种原生态信仰，他们坚信灵魂不死，并能超越血肉存在。所以人死后，须待血肉腐朽脱落，遗体成为干净的骸骨，才能作正式的最后的埋葬。于是，人们把死者遗体埋于地下，当肉体化解后，再把骨骸取出，洗净拭干，另行安葬，因此又称洗骨葬、拾骨葬、捡骨葬。仰韶文化遗址与广西曲江遗址二次墓葬发掘发现，原始初民在进行二次葬时，伴有某种仪式，给死者的头骨上涂上红色，或

撒上红色的粉末，这很可能是想赋予亡灵以新的生命力的表示。今广西壮族部分地区仍实行二次葬，他们给二次葬骨骼撒上红色的朱砂。

二次葬，恩施先民认为这是初民的“二次死亡观”，是一种生命的过渡仪式。列维·布留尔认为，二次葬仪式的目的在于彻底断绝死者与社会集体生活的互渗与联系。二次葬，使死完成，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死。也就是说，当二次葬仪式结束时，死者与他生前所属关系就彻底断绝了，从而成为完全的死。这就是二次葬俗的原始意义。

恩施历史上存在二次葬俗，如三岔乡寨沟悬棺葬。拦社，表明了恩施民间继承沿袭遵守了二次葬的某些遗俗，但又尊重正视了当今社会不允许将死者埋入地下待其血肉腐朽脱落后，检骨重葬的现实。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的改变，制度信仰的变化，二次葬的意义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了。拦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证实了恩施民间承载了历史上举行第二次葬仪的遗风。如恩施民俗，人死后，在死者入棺前为其贴身穿一套大红色的老衣，戴上大红布帽子，然后才依次穿上白黑青蓝其他颜色的5套或7套单数的寿衣，入棺后再盖上大红被盖，这都是承袭了原始遗风，给予他（她）新生的保证。因此，拦社这天，下葬时未砌坟的砌坟，未立碑的立碑，特别是再用红色的祭幛围坟，表示了阳间人希望逝者入土为安，使其成为完全意义的死，祈望神灵保佑死者完全进入鬼域世界。

阳春二月，是恩施市一年一度必过的岁令节日，持续时间甚至比春节还长。当你步入其中，你会闻到社饭的清香，你会听到此起彼落花锣鼓的敲打声，你会看到见山路上、田野里鲜艳醒目的旗、伞、宝盖在飘飞，拦社的人群攒动。恩施城乡家



庭，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这一祭祀活动。有新亡人的家庭必须拦社，年满三载的墓必须圆坟。其三亲六戚甚至举家参与。参与者不送钱币礼物，除了按规矩送旗、伞、宝盖、花锣鼓等祭品的人家外，其余的亲戚都是“人到人情到”。前去缅怀去追思逝者的恩德，去分享亲人团聚的快乐，去分享社饭、社酒、社肉、斋货的芬芳。恩施有句俗话说叫“大人望种田，细娃盼过年，年后望过社”。拦社这天，就是过年没回娘家的姑娘，外出工作没能回家的儿子都要千方百计赶回来拦社。有道是，家里拦社，比过年还热闹。

据有关文献记载与民俗调查，流行二次葬习俗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客死他乡，遂就地瘞之，待适当时再迁回故里重新安葬，叫“叶落归根”；有的是因死者的至亲不在身边，一时间又赶不回家，于是浅浮于地，棺材下用木头或竹片垫着，待其回家择日再举行安葬仪式；有的是当时家里太穷，人亡既葬之后，其子孙中有发迹者，遂再行厚葬，称“感恩”或叫“光宗耀祖”；有的是夫妻一方先亡，后需移骨合葬，叫“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有的是受风水迷信的影响，以为择“宝地”选吉日重葬，可保佑子孙发达；有的是受佛教思想影响，认为死者死时的时日犯忌犯克，要再择日时安葬；更多的是认为“入土为安”，如因河流改道、潮水浸蚀、工程建筑等造成“入土不安”的，更要检骨迁葬。此外，在普遍实行火葬的今天，人们仍要将骨灰盒埋入土中，也是“入土为安”人文观念的体现。

祭祀活动结束后，圆坟的所有亲朋全部回到主人家吃社饭——吃祭祀后的斋饭。祭祀，一是指祭祀土地神，二是指祭奠列祖列宗，三是重点敬请今天为之拦社的亡人。因此，智慧聪明勤劳善良的恩施人，把家中所有最珍贵的食物都用来做成美



土家社饭

味佳肴请各路神仙品尝,以示孝道。社饭是最要的祭祀食品。

每当社节来临,贤慧的农家女便将田园、溪边、山坡上鲜嫩的社蒿(香蒿、青蒿)采撷回家,洗净剁碎,用纱布包袱包紧,揉尽苦水在锅中用文火焙干,再与野蒜(胡葱)、地米菜、腊肠丁、腊豆干丁、腊肉丁等,掺合在预先备好的,60%的糯米与40%的粘米合成的,半生熟的米胚子中,再装进大木头甑子里用大火蒸熟。其味鲜美,芳香扑鼻,腊香味浓郁,饭粒润泽,色泽晶莹剔透,吃起来糯而不粘,油而不腻,松软可口,老少皆宜,回味无穷。

以前,春社这一天,人们聚集在社庙,摆上丰富的食品供奉社神,有社酒、社肉、社饭、社面、社糕、社粥等,祭祀完毕后,把“社酒”,社祭用酒,“社肉”,也称“福肉”,“社饭”,祭祀用饭分给参加社祭的人。社饭用葫芦盛装以示神灵赐予你子孙;相传社酒可以治耳聋,所以人们通常不醉不归。唐·张演《社日》诗云:“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陆游也在《社肉》一诗中写到:“醉归怀余肉,沾遗遍诸孙。”把肉带回家,分给子孙们,让全家老少都能感受到神的恩惠。

恩施社节,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参加圆坟的至爱亲朋为范围一起过社。恩施人做社饭不光是自家人吃,还把它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故有民谚说:“送完了自家的,吃不完别家的。”充分显示出恩施淳朴、亲和的民风。带回家炒着吃,社饭会越来越香,带给人又一种不同的风味和感觉。

由于社蒿、野蒜、地米菜具有良好的药理作

用,其性苦耐寒驱湿,能治疗预防伤、肿痛、癆、疔、痢、痔等多种疾病,所以社饭不仅是恩施人传统的美味佳肴,更是不可多的珍贵药膳。现在的社饭,通过姑娘媳嫂的巧手越做越精,已被评为恩施州十大名吃之一了。

社节,是恩施市民每年都自发开展的一个重要民间祭祀习俗或叫岁令节日。由于它在时间上具有特殊性,年后开春就到了日子,所以要拦社的人家,隔年,其家人就要准备拦社用的一切物品,农村首先是喂养一头大肥猪熏腊,再备好粮油和其它用品。

圆坟时祭祀之肃穆虔诚,场面的热闹,氛围的隆重,社饭的馨香,社酒的醇厚让你感到既亲切又陌生,既有原始性、神秘性,民族性、地域性,又有时代风情,总之让你过目难忘,回味无穷深刻记忆。明·方太古《社日出游》诗云:“村村社鼓隔溪闻,赛祀归来客半醺。水缓山舒逢日暖,花明柳暗貌春分。平田白洫流新雨,绝壁青枫挂断云。策杖提壶随所适,野夫何不可同群。”

不拦社的人家也要吃社饭的,这叫过社。由于每年的社期时间长,虽家家户户都做社饭,但前后不一,因此邻居之间,亲朋之间有了互相切磋交流做社饭的经验体会、赠送品尝社饭的时间。这种淳朴的乡风民情,至今还在一代代延续。这充分体现了恩施山民是一个懂孝道,尊老爱幼,有感恩情怀,广社交,共同进步,讲究团结和睦的礼仪之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饭也走向了市场。只要你在社节期间来到恩施,在各大宾馆你都会品尝到那清香馥郁的社饭。



社饭：恩施人的传统佳肴



恩施旅游 你准备好了吗?

张献宏

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能成为恩施州经济发展的良好推动力,同时能增加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收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作为拥有“华中林海”、“世界硒都”、“中国第三大后花园”等称号的恩施自治州,其优美自然的风景、多彩的民族风情、美丽的清江画廊展现着独特的魅力。通过州委、州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逐渐在外界有了知名度,慕名而来的旅游者也逐渐增多。随着恩施州“两路”的即将开通,打破交通瓶颈的恩施州旅游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旅游热点。面对着纷沓而至的游客,恩施准备好了吗?

一家南方旅行社老总的形容值得我们深思——“恩施旅游就像打麻将,抓了一手好牌,不知道自己该和什么!”

的确,能够懂得欣赏美景的人会发现,在恩施旅游步步皆风景,许多人在恩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恩施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赞不绝口。但是,目前,恩施旅游有很大的劣势,即交通不便、景点设施、服务设施和整体氛围不够。许多人认识到,在恩施自治州加快前进的步伐时,长期交通不便和经济欠发达所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在面对即将来临的旅游热潮冲击时,也显现出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部分硬件建设滞后,另一方面是整体软环境建设跟不上,最

重要的是其中的全民整体素质和旅游意识亟待提高。

恩施在旅游逐渐发展、游客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软环境建设显得更为迫切!

来到恩施的游客,不仅仅希望看到恩施的优美山水风景,更想体会到独特的民族风情,感受到淳朴自然的民风。很多好的风景,如果硬件设施没有跟上,在服务态度良好的情况下,可能还会让游客觉得更具有自然风貌。但是,如果整体氛围、环境和服务态度欠缺,那么可能优美的风景没有留在游客心里,恶劣的氛围则会给游客留下极为不好的印象。

旅游业可以说是一个“口碑行业”。我们知道,很多人旅游之前都会查询相关评论、咨询到过那个地方的朋友。如果一个人从恩施旅游回去,对恩施大加赞赏,可能会带动10个人来恩施,10个人的感受会影响到100个人;相反,如果一个人来过之后觉得很不好,这个印象同样会影响到100个人,以此类推。每个游客都是一个宣传窗口。

如何营造良好的旅游氛围,使得每个来过恩施的游客都成为恩施旅游的免费推销者呢?首先得从我们自身做起,在恩施州内打造一个人人都是恩施的义务导游员,各个部门都是为恩施旅游做好服务的坚强后盾。要让每个恩施人都认

识到,来恩施旅游的客人都是在为恩施做贡献,他们在恩施的吃、住、行都给我们每个恩施人带来一定的收益,能够推动恩施经济发展,能够增加恩施就业岗位。

我又想起2003年恩施州20年州庆时,州城大大小小的宾馆住满了客人的情境。第一次迎接这么多的外地嘉宾,许多具有相当级别的省领导住在条件不十分好的宾馆。一位领导在视察接待情况时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的条件是不够好,但是我们硬件不足要用软件补,以我们良好的服务质量弥补各种条件的不足。”正是基于这个原则,各个接待部门人员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优质的服务态度出色地完成了接待任务,邀请嘉宾对恩施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这里可以看出软件对硬件的补充作用。

目前,我们的对外宣传、推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散客和自驾游明显增多,而面对“两路”即将开通,外地游客必然增多的情况,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看看以下的例子:几名游客慕名来到恩施城,想去看看土司城、恩施大峡谷等几个景点,在路边询问本地人什么旅游景点好,一位回答说:“没什么好玩的。”坐上出租车之后,司机问去哪里,当知

道游客要去土司城和大峡谷时,非常不屑地说“土司城哪有什么好玩的!大峡谷也没什么好玩的”。这话一出口,使得游客第一印象里就认为,既然他们自己都说没什么好玩的,那一定不好玩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即使景点风景确实不错,也会对恩施人产生不好的印象。

也许,这位被问路者和出租车司机是出于谦虚,或是表达恩施景点多所以不值一提,却很容易让游客误会,不仅留下了对景点的不好感觉,也留下了对恩施人素质的质疑。

对于怎么形成良好的旅游氛围,许多成熟的旅游城市已经做得很好。问路的游客不仅能得到当地人详细的介绍,许多还主动引领一段路程,充当义务导游员,热情大方的态度使得宾至如归。游客带着愉快的心情旅游,自然会产生良好的印象,回去也会大力宣传。

因此,在目前恩施旅游硬件正在逐步建设的基础上,大力营造旅游氛围,从各单位、社区、学校等各方面提高全民参与的意识应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有准备地迎来旅游热潮,有准备地弥补硬件的暂时不足,有准备地营造恩施旅游的良好口碑,有准备地推动恩施旅游持续发展!



清江岸边的爱情故事

周照斌

出生在这大山里的钟琴与田兵,同居一组。钟琴家住山腰,田兵家居山下,两家距离很近,邻里关系很好。田兵和钟琴年龄相差两岁,从小就在一起玩耍,手牵手的玩“家家”、捉迷藏、下河捉鱼,少年时两人又在一起砍柴、放牛、割猪草、到了读书的年龄,山里的孩子读书离学校远,又相互结伴上学,互相照应,钟琴每天总是由父母放心地送到田家与田兵一起上学读书。放学以后又一起回家,田兵像大哥哥一样,时时刻刻保护着小妹钟琴。下学以后,两人又一同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早出晚归、形影不离、时时同行、有说有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幸福快乐的过着每一天。

日子过得真快,两人渐渐长大,一转眼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女大十八变,钟琴到了十八岁长得婷婷玉立,田兵长得高大英俊,乡亲们常常夸她俩是天生的一对。田兵与钟琴天天一起在生产队里劳动,两人互相爱慕,又有友情作基础,不知不觉的产生了感情。他们相爱了,并且爱得那么深。

有一天晚上,两人背着双方的父母,悄悄地相约在村头的一棵古树下,学着电影天仙配的七仙女和董永,对天盟誓,钟琴非田兵不嫁,田兵非钟琴不娶。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并立下誓言:若有悔者,天劈雷轰。就在这天晚上,两人手牵手、心贴着心,沉浸在爱的幸福之中。爱情的烈火把这对恋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如痴如醉,钟琴把自己最宝贵的初夜献给了心爱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不发达,山里封闭,农村贫穷、封建。年轻人的婚姻自己不能做主,“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的传统习惯非常浓厚。自由恋爱结婚要冲破世俗观念的封建枷锁很难很难,父母则看重的是对方的家庭的经济实力,至于感情和个人素质不占任何优势,身体只要不残缺就行。

田兵回家以后,就把自己与钟琴的恋爱的事告诉了父母,并央求父母请媒人及时去钟家提媒

说亲,田家带上礼品请媒人到钟家去过3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又请了与钟家关系最亲密的三婶,再次去钟家提亲,还是不行。最终的原因是钟琴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差,钟琴上面有两个哥哥,钟琴年龄最小,两个哥哥早已到了安家的年龄。父母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思想支配,坚持要用女儿为儿子换回一个媳妇为钟家传种接代,延续钟家的香火。由于家庭贫穷,钟琴的两个哥哥,早已超过结婚的最佳年龄,钟琴的父母为儿子的婚事,铁下了心。

田兵家有兄弟四个,大哥早年结婚,成家在外村,剩下三个弟兄仨个光棍,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非常贫穷,既没有姐妹去换女人,又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或彩礼去满足对方的要求,因此,田兵和钟琴的婚姻自然就没有什么盼头。为了争取婚姻自由,能与自己心爱的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豁出去,于是两人私下约定,双双私奔。

在一个月落星稀的夜晚,两人隐瞒着父母,相约跑出门,来到了城里长途客运站。第二天,他俩在车站见面后,都非常激动,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在一起过日子了,是多么的幸福美好,谁也没法阻挡。田兵和钟琴事先商定去江汉平原投奔田兵的姑妈,两人计划的天衣无缝,他们坐在候客厅长椅上,相互依偎互相取暖。就在这时,钟琴的老爸、哥哥、舅舅、等十几个人找到了车站,不问青红皂白就给田兵一顿痛打,把田兵打的半死后,将钟琴五花大绑的弄回家。田兵被两个哥哥抬回了家,治疗了两个月才能下地干活。这时,钟琴已被爹妈做主把她嫁到外村,一个家庭比较殷实而大她十岁的丈夫,为哥哥换回了一个女人。

钟琴嫁过去后,并不像父母所安排的那样,生活其实并不幸福,婆婆当家。丈夫大男子主义,又是一个非常势利,小气的吝啬鬼。有一次钟琴私下给娘家的一个亲戚借了几十斤粮食,丈夫回家后

发现自家的粮食不对头，平时就把粮食看得象命根子的丈夫，不问缘由，就把钟琴狠狠地揍了一顿。夫妻之间经常为柴、米、油、盐一些日常家务琐事吵吵闹闹，唠叨钟琴不节约，不会理家。丈夫越是这样，越是勾起钟琴对田兵的思恋。钟琴多次想逃离这种既没有爱，又没有温暖的婚姻，但一想到年迈的父母，可怜哥哥，一声叹息，只好认命，凑合着与丈夫过日子。

自从钟琴出嫁以后，田兵心中时刻想念着钟琴，就象变了一个人似的，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整天在生产队里一个劲儿的干活。

“年小月半大”，土家人在农历七月有过“月半”的习俗，出嫁的姑娘都要回娘家过“月半”。第二年七月，钟琴背着孩子回娘家过“月半”，田家是必经之地。田兵也知道这几天钟琴要回娘家，哪里也不去，就在钟琴要路过的包谷田中干活侯着。每天站在田头不停地张望，盼望着钟琴早日回娘家。果然，一天晌午，钟琴背着孩子，右手里提着礼物，左手拿着手帕。朝着回娘家路上走来，一路挥汗如雨，走走歇歇。田兵站在田头远远的望见钟琴母子俩归来，想放下手中的农活，去迎接钟琴母子，但又怕别人看见了笑话，只好坐在自己包谷田中耐心的等待着。见钟琴背着孩子一步、两步，离自己越来越近，自己心里扑扑的跳，那高兴地劲就别提了。当钟琴走到田边时，田兵连忙放下手中的农活，把钟琴母子急忙拉进包谷田中。一人多高的包谷是他们的天然屏障，田兵牵着钟琴的手，找到一

块比较隐蔽、清静、安全的地方，连忙从钟琴背上把孩子放下来。田兵紧紧地挨在钟琴身边，握着钟琴的手，两位情人，久别重逢，是喜是忧？心里怦怦直跳，彼此之间激动的心里好象有许许多多的话儿堆在了嘴边，要对心上人倾述，却又不知从何处谈起，双目对视，含情脉脉，两人不知谁说什么好。过一会，还是田兵先开口。田兵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抚摸着钟琴的脸，问钟琴：“走累了吧，你在那边日子还过得好吗，生活怎样？看看你的身体比以前瘦多了，他对你怎样呢？”说着就把钟琴搂在自己怀里，亲切的话语说得钟琴心里酸溜溜的，不知怎样回答田兵才好。隔了一会儿，钟琴才慢慢腾腾的回答：“还凑合，就是他嘴巴有些唠叨。”“他怎么没有同你一起回娘家呢，”这一下可把钟琴问倒了，不知怎样回答？过一会儿，钟琴才慢慢腾腾的从嘴边冒出话来：“他只知道勤俭持家捏紧裤腰带过日子，回娘家要花时间误农活，不懂得心疼人。”说着说着，钟琴的眼圈就渐渐地红了，动情地说：“兵哥，这一年来，你不知道，跟上这个死鬼，又不懂得感情生活的人，过日子。我是怎样熬出来吗？特别是到了晚上我就想起了你，就想起你我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是多么的幸福啊！唉，要是时光能倒流回到从前该多好啊！”说着说着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眼圈里流出了泪花。田兵开始从钟琴的表情、面容、就知道钟琴在那里过得并不愉快。田兵回想起自己与钟琴所立下的誓言，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看着自己心上人如今这样，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又毫无一点办法，两眼望着苍天，只是唉



声叹气。田兵安慰着钟琴：“这世道，日子还得过，慢慢来。琴，你过去送给我的定情物和写的一些信件，至今我还完好无损的保留着。特别是用千针万线给我扎的那双鸳鸯鞋垫底和布鞋，我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没有舍的穿。平时一想起你就拿出来看看，回想起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日子，那是多么的幸福啊！真是值得回味。”田兵用手指着前面的那条小河，“你看，那是小时候我们经常去捉鱼摸虾的地方，记得每年夏天小河下雨涨水时候，你不敢过河去上学，每次都是我背你过河去的。记得不？有一次你不小心从我背上滑了下来，大水把你冲到几米远，是我游泳把你救上岸的。你看那座小山包，是我们常常在一起看太阳升，月亮起，捉迷藏，玩‘家家’的场地。长大后，又是我们经常聚会谈理想，谈未来的地方。那时我俩太天真，太幼稚了。经常出双入对，一起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公不离婆，秤不离坨。谁人不夸我俩是天生的一对，没有想到现在是这样的结局。唉！难道真是命中注定么？这里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到处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有我们流下的汗水、有我们的友情、有我们的记忆、有我们共同付出的爱。我爱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一切一切……琴，你呢？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我们在村头古树下共同立的誓言，”“怎么不记得呢！”钟琴回答说：“兵哥，你别说了。人都是命啊！俗话说：田争粪不赢，人争命不赢。现在木已成舟，过去的事就让他成为过去，这辈子我俩在一起是不可能了。如果有来世就盼来世吧！”钟琴越是这么说，田兵心里越不个滋味，紧紧地抱住钟琴说：“不！我一定要实现我俩诺言，我俩生不能在一起，就是死了变成鬼，也要在一起。我这颗爱你的心永远是属于你的，无论你到天涯海角，琴，你信不？”钟琴两眼深情的望着田兵说：“兵哥，你别犯傻了，你还年轻，世上比我好的姑娘多的是。将来你一定能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田兵：“不，我什么都不要。琴，这辈子我心里只有你，我田兵男子汉大丈夫自己立下的誓言，一定要算数，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追到哪里，要追你一辈子。”“不信你就等着瞧！”两人不知不觉谈到太阳落山，难舍难离，钟琴才背起孩子，依依难舍的走出包谷田朝娘家路上走去。田兵站在田头痴痴地望着钟琴母子俩远去的背影，紧握拳头，牙咬的格格地响。自言自语地说：“钟琴，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田兵自从那次与钟琴相会以后，打了几年光棍。后来农村改革开放，有了责任田，家里的日子

渐渐的好了起来。虽然田兵年越三十，但人生的人高马大，英俊魁梧，又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一些好心的人多次上门来提亲，但被田兵拒绝了。后来田兵又出人意料的与家人赌气到另一村子里去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那些年在农村人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走上这一步棋的，因为倒插门就意味着这小子无能，要改名换姓，是丢祖宗脸面的事，田兵的家人极力反对。但是田兵宁可与家人断绝关系，也义无反顾的去做了上门女婿。后来有人才明白过来，钟琴正是嫁到那个村子，离钟琴家很近。田、钟两家人开始有些担心，担心两人出事。很多年过去了，相安无事。两人都有各自的儿女，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日子一晃，田兵与钟琴都老了。田兵的妻子，前些年因患癌症去逝。钟琴的丈夫2005年5月在湖南一煤矿挖煤，瓦斯爆炸夺去了生命。田兵和钟琴后来在镇上赶集碰面，两人的眼光又焕发一种已消失几十年的光彩，两人却差着辈份，田兵得叫钟琴为婶，为了避嫌，两人几十年来很少说话，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婚姻价值观念有了重新认识。一直对钟琴痴心不改的田兵，决定不想再失去这一生中最后的机会。田兵刚开始背着儿女寻找良机，偷偷地与钟琴悄悄地约会，每次向钟琴讲出自己想续旧缘的想法，钟琴就是不表态，田兵一一做工作。

随着农村经济形势发展，对田兵和钟琴两人的事越来越有利。不久前钟琴的女儿出嫁，儿子儿媳又双双外出广州在一家鞋厂打工，丢下两个孙子要钟琴照看。钟琴既要照料孙子，又要种田喂猪，里里外外一把手。一个妇道人家，实在是忙不过来缺人手，农田里又要备耕了。

有一天钟琴主动上门找到田兵，请田兵过去帮忙耕田。他俩熄灭很久的爱情之火又慢慢地燃烧起来。田兵看着自己能与心上人在一起的机会到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第二天，田兵连忙放下家中的农活，牵着耕牛上钟琴家去。到了钟琴家，看到钟琴怀里一边抱着两岁的小孙子，一边坐在灶前煮猪食。“你来了，快帮我来烧火。我来做早饭，吃了大孙子好上学，我们也上坡。”说着，钟琴连忙放下怀里的孙子让坐。“好，我来烧火。”田兵望着钟琴笑咪咪的来到灶前，一边用柴刀劈柴给灶里添柴加火，一边与钟琴交谈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琴，一个家庭要搞好，没有男人不行，没有女人也不行，缺一不可，缺一个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过去人们常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现在时代

不同了,儿女一大都跑出去打工不愿种田。一年四季不回家,哪有时间照顾老人。人老了要是生病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里有几家年轻人在家里种田的。年轻人一走,家里的农活轻的、重的还得自己干,找个老伴才是终身之靠。俗话说:少是夫妻,老是伴。这个话说的不错!”田兵说完,两眼深情地望着钟琴等待回答。钟琴站在灶后一边炒菜做饭,一边默默地听着。现在这形势,其实钟琴心里又何尝不想与田兵在一起呢?两人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情深意笃,相互间知己知彼又有旧情。自从丈夫去世后,儿子儿媳又常年在外打工。丢下两个孙子,既要照料,又要种田。累呀!家里大小事情,轻重农活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过日子难!谁叫自己当初嫁得那个冤家是叔辈份呢?钟琴思想上在进行激烈的斗争着,表态同意吧,那有婶婶侄女婿能结婚的?要是村里有些嚼舌根子的人知道了,自己在村子里又怎样做人呢?不同意吧,心里又放不下田兵,田兵一个人生活得也没得着落,看着伤心。再说这些年来自己在感情上却是亏欠田兵的太多太多……。加上家里轻重农活又缺劳力,方方面面还需要田兵帮忙。钟琴思前想后,只好把这些苦衷埋在自己心里。吃过早饭,钟琴家的责任田离家又远,田兵牵着牛上坡犁田去了。中午,钟琴给田兵送午饭,两人坐在一起,田兵又提到此事。:“琴,我知道你有顾虑。你没听说吗?三组的向连心、向么妹这对老情人,两人一直好了这么多年,都姓向,还是同族人,最近听说他们在敬老院生活,还闹着要结婚呢!你看,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给好多单寡孤独的带来了机会,有情人那一对不是明的暗的生活在一起。”听田兵这么一说,钟琴犹

豫的默认了。

从那以后,两人你来我往,比以前走得更近。后来,田兵干脆把家里的锅盆碗筷等生活用具搬到钟琴家,搭伙在一起过着快乐夫妻生活。他俩的事情一下子在村子里传开了,钟琴与田兵也不去理会,两人恩恩爱爱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天有难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福祸。”2008年,世界发生经济危机,广州有不少的鞋厂,玩具厂倒闭,厂垮人散,一大批农民工失业回家,钟琴的儿子儿媳也只好回家种田。刚开始一起生活,钟琴的子女还容忍的下田兵。后来,人言可畏,村里风言风语的舌根子的话压死人,两人的事再次遭到儿女,族人们强烈的反对,不是儿女们不开化,实在是辈份的差异,在这个村子里上上下下还没有人开过这样的先列,人们都认为那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有辱门庭的丑事。没多久,钟琴的儿子借机把田兵撵回家。田兵和钟琴这对有情人也铁了心,坚决要生活一起。耗费了半年的时间与儿女们斗争了半年多,迫于内外的压力,但未能如愿,于是两人下定决心,再次走上三十年前私奔的旧途。当他们再次踏进长途汽车站时同时,钟琴的儿子、媳妇、闺女、女婿都赶来了,将钟琴强行接走了。田兵望着钟琴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苍天啊!我们的命为啥这样苦呢。人们不是常说: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么?钟琴想得到你为啥这样难啊。”从那以后,田兵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倒插门的家,在城里疯疯癫癫的靠捡破烂过日子。钟琴被接回家后,迫于封建世俗的压力,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不出,实在是想不下去,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背着儿女们,喝上农药,无声无息的走了…。





东乡古镇红土溪

谭庆虎

红土溪是古代(恩)施鹤(峰)大道上的一个驿站，也是我国西南著名文化线路巴盐古道上因盐而兴起的一个文化古镇。红土溪原名红豆溪，现为红土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距离恩施市城 113 公里，是恩施、建始、鹤峰、宣恩四县市交汇之地和商贸集散地。习惯上，人们把红土与三岔、沙地、新塘一起称为“东乡”；在地理坐标上，它背靠容美古桃源、前临廪君巴人发祥地清江，只是延绵数千里武陵山脉的一座很普通的山梁，但在我心中，它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谜团。

红土溪三面临水，左边是马尾沟，与清江交汇处叫大马驿，是巴盐古道的一个驿站；右边是五家河，与清江交汇的地方叫新渡坝（古称施州塘）。在遥远的古代，红土溪濒临清江与两边的河谷地带就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族群——巴人，历代史书称其为巴蛮或清江蛮；土司时期，这里为容美土司辖地，也曾受到东乡土司的军事胁迫和文化浸润，开始接受汉文化熏陶，文风渐炽，成为东乡文化的一种历史积淀；清“改土归流”以后，大量的外来移民在此挽草为界，伐荒烧口，坐贾经商，把农耕文化、商贸经济与传统的巴人渔猎文化交融一体，在这片文化土壤中孕育并留存了许多具有化石性质的文化事项。

巴人后裔与明清移民

在恩施城里，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近似普通话的怪怪的方言，这就是所谓的东乡话，而最地道的东乡话是红土腔。在恩施市和州府工作、经商、定居以及临时打工的红土人很多，所以，只要听到这些人讲话，大体上就能知道他们是东乡人。不过红土腔还有两个方言系统，一个是“蛮子腔”，一个是“搬家子腔”。操“蛮子腔”的是红土古镇的最早族群，他们是巴人的后裔；操“搬家子腔”的人群则是红土古镇的历代移民。“蛮子腔”属于土著古语，“搬家子腔”则是江西、湖南、贵州以及湖北汉阳等地移民将各自母语与土著古语、时兴官话混融的一个语言变种。

巴人后裔生活在红土溪低山河谷地带，有谭（覃）、黄、向、廖、董五大族群。其中谭氏、覃氏、向氏为巴人五姓衍化而成，是清江流域的真正土著民，黄氏、廖氏、董氏则是已经融入到当地土著文化之中的早期移民。他们至今保留着跳丧（三爷儿嗨）、放话、约话等古老的婚丧习俗，民风强悍直质，急公好义，保留着巴人尚武的民族血性。而最能代表其族群身份的除了廪君（向王天子）崇拜外，那就是独特的、可以算作是先秦语言活化石的方言古语。如他们称母亲为“因娘”、尊年长妇女叫“老巴子”，姑父叫“牙牙”等；词语中也保留了许多巴人的族群记忆，如“巴左手”（左边）、“巴右手”

(右边)，“巴兴不得”(正好)、“缺巴湿”(湿透了)、“造孽巴撒”(可怜)等等。此外，这些操蛮子腔的人群，读“天”为“千”、“爹”为“阶”、“调”为“桥”，读“听”为“亲”、“庭”为“秦”等。这些方言古语我们现在听起来虽觉陌生，但也很可爱。比如某人找邻居借梯子，便说“把您(儿)的妻(梯)子借我用下哈”。主人则说：“好哈，莫把我妻(梯)子搞坏哒哈！”已故学者张汉卿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著文说，红土“蛮子腔”是先秦古音的残迹，是巴人古语的活化石！

红土古镇是廪君巴人的发祥之地，也是清江流域最大的移民之乡。最早迁徙到这个蛮荒之地的移民现在已经查找不到确切时间了，但至少在明清时期，石灰窑和红土溪等高山地区已经出现了几批外来移民，即所谓的搬家子。

红土溪的“搬家子”主要是“改土归流”以后陆续从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迁入垦荒或经商的汉族移民，有曾、李、刘、罗、韩五个大姓。这五大姓各有所长，有顺口溜云：刘家的嘴钳子，李家钱串子，罗家锤把子(勇武)，曾家×××，韩家笔杆子(文人多)。此外，还有一些晚清至民国年间迁入的商人，当地称之为“汉阳客”。

红土的“搬家子腔”即是由这些移民在融入红土社会之时形成的一种特殊方言。较之于“蛮子腔”，“搬家子腔”有几个特点：一是因为是外来移

民，很多时候需采用当时的官话才能与本地土著沟通，因此“搬家子腔”现在听起来有点接近普通话；二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在强悍的土著面前处于弱势，必须谨慎卑谦、慎言慎行，故其语调平缓，多带拖音和儿化音，让人听了舒服，不会因语言障碍而引起与土著居民的误会和纷争；三是他们也存留了部分母语，所以有很多连他们故乡都没有保留的方言竟奇迹般地在“搬家子腔”中存留了下来。

红土的搬家子们在几百年的繁衍生存中，独创的“搬家子腔”也可以算作是中国南方中古方言的活化石。

巴盐古道与红土古镇

巴盐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一条著名的文化线路，有“南方丝绸之路”的美誉。这条文化线路北起云阳、大宁，西起渝东的西、秀、钱、彭，由北至南，翻越大巴山、巫山，进入武陵山区，绵延上千里，持续数千年，史书上称为“官盐大道”或“川盐大道”。它经鄂西南下，东面汇入江汉平原，到洞庭湖流域，南入湖南境地，再到贵州并远及云南。红土溪是巴盐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因此红土虽然是恩施市最后通公路的一个乡镇(1980年通车)，但在古代却有着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

巴盐古道经由红土境内有三条线路，一条自建始经红岩寺、花坪、凤凰观(或者经麦坦、双土



地)至红土;一条自恩施和湾或建始花坪经鸦鹊、沙子地、新渡坝(施州塘)至红土;一条是“改土归流”后连接施南府与鹤峰州的施鹤大道,它既是盐道,也是官道和驿道,自恩施经三岔口、新塘、红土与石窑抵达鹤峰,全长 225 公里,其中马尾沟的大马驿、红土溪、石灰窑便是其中的几个重要驿站。此外,自恩施通往石灰窑还有一条人行大道,即东乡大道,全长 95 公里,自恩施老城东门经鸭子塘、长沙河、万寨、木栗园、水杉坝至石灰窑。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线路,成为红土溪古镇形成和繁荣的基础。

红土溪是因盐道之利由一个自然村落而发展起来的集镇。现存的红土老街有两条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平行街道,街宽 4 米,各长 150 余米,原为卵石路面,当街多为木质布瓦商铺,上街与下街之间有一个寺庙,现已歪歪斜斜地靠在一座砖混房的侧面,上面建有戏楼,是小镇人们祈求福佑和娱乐的中心。红土溪当街流过,从前居民家家都架设木板或大树沟通两岸,颇有小桥流水的诗意,可惜后来小溪被覆盖,少了一些古镇风韵。

红土溪也是恩施州至今保存完好的一个古集贸市场。清同治七年(1868),恩施全县共置三里 25 甲,红土属东乡崇宁里,即为恩施县 52 个农村集贸市场之一。此时,红土溪已具集镇雏形,而且商贸发达,人文蔚起。清道光二十年(1840),宣恩著名中医汪古珊在红土、双河、新塘、沙地一带行医授徒,并著《医学精粹》流传乡里。1860 年“韩义三”药号在红土溪开业,此为恩施乡镇最早的中医诊所。晚清至民国年间,红土有江浙帮、湖南帮、江西帮、本地帮等行商与坐商在此经营药材、土特产及盐业和布匹;有童金堂、童金叙、童银叙等“汉阳客”在此经营洋货,成为巨商大贾;早期移民红土的李家亦因地利之便而发迹,成为红土古镇的“钱串子”。此外,本地人自古就有盐帮从事盐运,他们把当地的木梓油、桐油、当归甚至腊肉等土特产运到云阳换取食盐,然后再把食盐贩卖到湖南资丘等地换回布匹和日常用品。一般背夫藉此维持家计,而那些盐帮头目则因此成为红土古镇的富翁。解放后,红土古镇仍是沙地、建始景阳、宣恩椿木营、鹤峰中营等周边地区的商贸集散中心,有“小香港”之称。红土乡政府内现保存有一块民国三十三年立的《建筑乡公所序》碑,碑记说“恩邑红土溪市场,百余年人文蔚启,山水清音,虽非通都,可壮观”,证明红土溪古镇至少已有 200 余年的建镇

历史了。

在红土溪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是坐落于水田坪的刘家大屋。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红土刘氏是在仁字辈时逃荒至红土溪的,先是给人当长工,后来耕读持家,子孙繁衍,逐渐成为红土的大户。据 78 岁的刘圣敏介绍,刘家大屋为其曾祖所修,有三进,中间是一条通道,并列有三个天井,总面积约 700 平方米左右,两边各有一座朝门,大屋正面 30 米左右,前面还有很大的一座花园。大门并不气派,但两边墙面均有彩绘,显得古雅而不张扬,正堂悬挂着一块木匾,上书“墨口遗业”四个大字,为刘家大屋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文化色彩。

能够见证红土溪百年文教的,一是红土乡平锦村的黄氏举人屋场。约在清咸丰年间,这个举人屋场三科出了五个秀才一个举人,施南府知府亲授“五桂连芳”匾额一块。二是红土溪古镇上曾出了一个留日学生韩郁宣(字书文)。此人于 1907 年—1911 年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恩施县志》失载,但我们在采访中,意外地发现了他毕业时的一本相册。相册已经发黄,硬板压布封面,左下方有 1911 字样,制作非常精美,现为他的外孙刘圣雄收藏。相册扉页上有白云山樵“功名出苦辛”题词,有明治大学校园建筑照片 3 幅、明治大学政治学会等学会集会照片 2 幅,其余为老师和日本籍、中国籍同学个人照片,计 175 幅,另有活动照片及风光照片 5 幅。明治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前身是 1881 年岸本辰雄等创办的明治法律学校。周恩来总理 1917 年留学日本也是在该校读书,韩氏还应该是周总理的同学。韩书文毕业后曾在北洋政府做过一段时间的官,30 多岁因病死于京城,留下一个日本老婆和红土籍夫人。韩氏死后由政府将其灵柩从京城运回红土溪安葬,夫人刘氏亦带着三个女儿回乡定居红土。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嫁给李家,没有子嗣,只有刘圣雄的母亲韩季芳生有刘圣常和刘圣雄两个儿子。刘圣常高中文化,擅长诗文,据说曾教过几年书,因精神失常而散居在家。他在韩书文的相册里留下了许多诗文,大多写于上世纪 60 年代,虽不甚精致,但其字里行间始终高扬着一种理想激情,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知识青年的生存境况和生命意识,这也可以看作是红土溪古镇文脉濡染的一种人文气质吧!

创新检察文化 促进文化育检

——恩施市检察院“三有”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

范建生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十七大报告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检察机关作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服务者，要在检察文化建设中大力弘扬和谐文化，促进机关和谐和社会和谐。近几年来，恩施市人民检察院在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省级最佳文明单位、全省十佳基层检察院和先进检察院荣誉的基础上，以争创“全国文明单位和全国先进检察院”为目标，坚持“文化育检”的方针，充分发挥和谐文化影响人、培育人、塑造人的引领功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检察文化活动为载体，努力构建健康向上、团结进步、具有地方特色的检察文化体系，有力地推动了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以社会公平正义为特征的政治诉求，正成为亿万群众的新要求。检察权的人民属性决定了检察官肩负着为民公正执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要求检察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三有”检察文化，就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成为该院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成为检察系统的一个文化品牌。

一、“三有”检察文化概念的提出

文化育检，一直是恩施市检察院队伍建设的光荣传统，历届领导班子都对检察文化很重视。在全州检察系统第一个举办干警文化培训班的是恩施市检察院，在全州检察系统第一个举办检察文化周活动的也是恩施市检察院。由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领先，该院的各项工作始终处于全州乃至全省检察系统的前列。在新的形势下，文化作为推动检察工作的动力需要发展和创新。现有的文化状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也引起检察系统理论工作者的思考。2008年，党组书记、检察长刘全生在党组会上提出了“三有”检察文化概念，并形

成党组决议从加强队伍建设的战略高度推出了“三有”文化建设年活动，打造学习型、文化型、智慧型检察院。所谓“三有”，即“有利于陶冶干警情操、有利于提升干警文化底蕴、有利于检察工作开展”。“三有”文化，包含着“有趣、有益、有促”的辩证内涵。其中，“有趣”是基础，“有益”是方向，“有促”是目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和谐文化理念。“三有”检察文化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厘清了文化建设的思路，使该院的文化建设更加自觉、更加主动，从而推动了检察文化建设走向创新和繁荣，带来了检察工作和机关建设的新变化。

《易经》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明文化的效用。文化需要理论的支撑。在这个方面，该院围绕“三有”文化课题在文化建设作为科学管理的方式，如何发挥文化建设特有的整合、向导、凝聚、激励等功能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先后写出并发表了《用和谐文化引领队伍建设》、《检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打造“三有”文化品牌 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开展》等理论文章，引起了全院“解放思想，推进检察文化建设”的大讨论活动。使干警认识到文化育检、文化兴检的重大意义。把思想统一到“三有”文化就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加强队伍建设的新的跑道”的认识上来。进一步厘清了文化工作的思路，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思想体系。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检察文化的灌输、渗透和融和，使全院干警保持和发扬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与时俱进的精神，使检察文化成为推动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不竭源泉，鲜明地突出了“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

“三有”检察文化是恩施市人民检察院文化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鄂西山区检察系统

文化建设的一面旗帜。探索和研究恩施市检察院文化育检模式，对于丰富和推进基层检察院的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深化文化价值观念，变小文化为大文化。检察文化是所属精神文化、管理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总和，它影响和覆盖检察工作的全过程。文化的功能和工作实践使班子成员和干警认识到，检察文化越来越成为集体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提高法律监督力、促进检察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更加自觉地认识文化建设的功能、文化建设的任务、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更加主动地建设检察文化的价值体系，才能更加主动地发展检察文化事业，才能更加主动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才能更加主动地推进检察工作的改革。深化了的检察文化价值观念，促进了检察文化建设的腾飞。该院不局限于学历教育、业务培训等文化层面，更注意发挥检察文化在思想领域，精神范畴等全方位的引领功能，从而在认识上形成了“三有”大文化观念，在工作中形成了“三有”大文化格局。

丰富文化载体，变一般文化为品牌文化。文化靠载体传播展现。该院结合实际，在“有趣、有益、有促”上做文章，构建“面”“块”“点”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文化输送活动框架。所谓“面”，就是全院动员，全员参与；所谓“块”，就是以支部和部门为单位的组织层面；所谓“点”，就是成立多种趣味文化活动组（队）。“面”和“块”借助这些不同的“点”开展文化活动。如在思想建设方面，以中心学习小组、青年学理论小组、检察官论坛、专家讲座等为载体，开展理论演讲、经验交流、课题辅导等

活动，变枯燥呆板的学习为生动活泼的学习；在业务建设方面，设立党员先锋岗，文明示范岗、青少年维权岗等文明执法载体，开展接访、疏导、咨询、帮教等活动，使各个业务前沿成为传播法律文明的窗口；在文化活动方面，成立笔会、书画、摄影、歌舞等趣味活动组（队），利用本土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各种采风活动，同时建立荣誉室、书画摄影作品展室、奇石展厅和文化长廊，以“动”与“静”相结合的形式，以“教”与“传”相结合的渠道，形成生动活泼的文化传播局面，提升了文化建设的档次，增强了文化熏陶的效果，使“三有”文化成为该院文明创建的发亮名片。

融和社会文化主流，变部门文化为群众文化。实践证明，检察文化只有融入社会文化主流，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做到可持续发展。该院结合检察工作，立足检察文化，积极开展检察文化与企业文化、检察文化与社区文化、检察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文化等互动活动，通过各种联谊形式，不断吸收多元素文化，丰富检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检察文化，扩大检察文化影响，使检察文化成为社会和谐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为群众所欢迎。几年来，他们走出大门，先后与机关、学校、企业、社区、新农村以及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联合开展了以“热爱美丽恩施、共建和谐家园”为主题的各种文化联谊活动，宣传检察文化，扩大检察文化影响，带动了社区和城乡文明互动共建，也实现了自身文化品位的提档升级。目前，该院拥有一个包括作家、书法家、摄影家等在内在的全州乃至在全省检察系统引人注目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仅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文化活动的领头雁，更是公正执法的排头兵。

二、“三有”检察文化活动的载体流淌着文学气息

文化需要载体的支撑和展现。恩施市人民检察院结合实际，根据岗位的特点，设立了“党员先锋岗”“文明服务岗”和“青年学理论小组”，提出了“个人创新、科室创优、单位创品牌”的工作方向。根据干警的爱好，设立了笔会、摄影、书法等多种趣味活动小组，并每年举办一次检察文化周活动，开展业务、文学、艺术、体育等各类竞赛，让文化具体化、生动化，为干警展示才华提供了平台。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成为干警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给干警带来“我们工作,我们快乐”的感受。在他们背后,则是许多“五好家庭”、“文明卫生户”、“红花少年”的温馨支撑。

恩施市人民检察院摄影组是该院趣味活动组织之一,除了收集检察工作的资料图片,开展检察新闻宣传外,还广泛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先后与州、市摄影家协会举办了“我爱恩施,情系大峡谷”、“纪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三十周年”、“检察官眼中的风景”等摄影采风活动。其中部分摄影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发表。《恩施日报》专门刊发了刘全生风光摄影作品,《检察日报》还以《检察官眼中的清江山水》为题,专栏介绍干警部分优秀摄影作品。此外,他们还积极参加州、市举办的林业、土地、公交等各类摄影比赛,在这些赛事中有多件摄影作品获奖。这些摄影作品记录了检察官生活的感悟、美的情趣,也展现了检察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生机勃勃的文化活动来源于“革命传统我牢记、检察荣誉我珍惜、建设和谐我有责、我为我院添光彩”的共识。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警,人人自觉加入到文化建设活动中来。各种学习组织形式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歌舞队开展了“演唱恩施民歌二十首”活动。并参加了全市女儿会“山民歌演唱大赛”,获得演出二等奖。篮球队与有关单位开展了篮球比赛联谊活动,奇石组开展了“热爱自然、关爱环境”的采石活动,登山组开展了“迎奥运”登山活动,形式生动活泼,丰富了“三有”文化内容。

在众多的趣味活动组织中,恩施市人民检察院文学笔会组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群体。进行检察文学创作,是该院文化建设的一大看点,在全州检察系统独树一帜。《绿海泛舟》、《木棉花红》、《辉煌30年》等文集汇集了干警四届文化周创作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互联网上的检察论坛、检察文苑成为干警的精神栖息地。《检察日报》绿海副刊,州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清江》、州巴文化研究院和恩施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巴文化》专门选登了部分干警文学作品。《恩施晚报》也与检察院共同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征文活动。一些文学作品、网评文章先后在全国、省、州、市获奖,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月圣、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邓斌、州作协主席田平、市作家协会

主席吕金华、《恩施日报》、《恩施晚报》文学编辑彭晓全、杨春苗先后担任笔会作品比赛的评委,对作品进行了点评和讲座。笔会组活动期间,作家安丽芳、杨秀武等对干警的创作进行了辅导和交流。

《木棉花红》和《绿海泛舟》等之所以受到文化界的关注,是因为在全州文学园地里,检察文学作品稀少。她犹如一棵才出土的幼苗,需要阳光雨露的沐浴滋润,需要社会的呵护和培育。《木棉花红》和《绿海泛舟》的出现,无疑给本土的文学园地里增添了一抹春色,也给全州检察系统文化建设带来生气,让人看到了本土检察文学兴起的期望。

看了作品集的作家都说,真情实意、不矫揉造作是该院检察干警创作的一大特点,这种朴实的文风值得提倡。的确,作为长年办案、坚持业余写作的干警来说,怀着对文学的崇拜和敬畏,没用技巧写作,而是用“心”写作,因而作品生动自然,洋溢着厚重的生活气息,具有可读性和收藏价值。在去年3月市检察院召开文明创建工作座谈会那天,到会的文化人士在收到这本文集后,都被里面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他们高兴地说:“在许多人追求物质生活的今天,没有想到检察院的干警却如此重视和拥有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

文学从来不是凭空而来,是对生活的感悟,是对情感的抒发,是对美的审视,是对人性的呼喊。著名作家刘醒龙说:好的文学,其中倾注的必定是一种深沉之爱,和那些因为小康了隐隐而来的忧郁和痛楚。好的文学,会是书写者的灵魂形态,能够用来散布宽厚,宣传达观,标记灵性。是书写者重新回到普通人的位置,与物欲横流的越来越猖獗所进行的个人阻渡。从这个角度看,检察文学的时代使命,在文集里得到自觉展示,而且有个性的张扬。杨永权的诗《欣赏你的风采》,以诗人的眼光扫描战斗在执法一线的干警,深情宣讲检察官的故事,气韵博达,满纸豪迈,抒发了检察官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风采。向静的《第一次搜查》,以女性细腻的笔法讲述着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办案过程,平淡中蕴藏着耐人寻味的深意,昭示着公正执法要从细节做起的朴实道理。朱凯的《纳凉》,以童年的回忆给人展示了夏日夜晚的美景,那远去的悠悠岁月,那饱含的切切情谊,让人品尝不尽,韵味无穷。王在明的《我与姑娘谈散白》,大胆地运用直白对话的手法,理情并茂告诉年轻一代不要忘记过去,文字震撼着读者心灵。值得一提的是,法警大队队长杨流芳是同事公认为

没有文学“细胞”的人,在第二届检察文化周笔会比赛中,他创作的《感化》一文,被评为三等奖,是文化活动中杀出的一匹“黑马”。检察文学的力量在这里得到生动地彰显。

在检察文学的耕耘者中,最活跃,最富有成就的是市检察院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李大申。作为州作家协会的成员,检察院笔会组的负责人,他不仅参与编纂了《木棉花红》和《绿海泛舟》两本文集,还立足本职,善于从大家作品和诸多文化资源中吸取养料,坚持创作,硕果累累。其中代表作品有《木棉花红》、《钟声》、《想起少年割漆的日子》、《矿灯为我送行》等。这些作品除了在本地媒体刊载外,同时也在且听风吟、新散文等文学网站广泛转载传播。因为有了他这样的文化带头人和群体,恩施市检察院的文学笔会在全州检察系统独领风骚,成为该院文化建设的亮点。

《木棉花红》和《绿海泛舟》是检察官的文学习作,或许它根本登不了文学的殿堂,只能在文学的边缘徘徊。但是我认为,尽管它很“土”,存在许多瑕疵,毕竟是干警们自己的作品,是一块检察文化精神的栖息地。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检察文学定会在文学园地里由幼小的树苗长出一片繁茂的森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三有”检察文化扮靓执法窗口

繁荣检察文化、创新检察工作、弘扬检察理念、铸造检察精神,是恩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文化标识所包含的理念。“三有”检察文化推动了检察工作的全面开展,给检察工作注入了活力,精心培育和推出了文明接待室、“党员先锋岗”、“青年文明执法示范岗”、“青少年维权岗”等一大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文明创建活动品牌,扮靓了文明执法窗口,树立了“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形象。检察文化的熏陶打造了团队精神,培养了干警“革命传统我牢记、检察荣誉我珍惜、建设和谐我有责、我为我院添光彩”的意识,实现了“创一流业绩、带一流队伍”的目标。几年来,全院13个内设机构中有8个部门受到表彰,其中60余人次立功受奖,带来检察机关的环境美、检察干警的心灵美,检察工作的业绩美,检察业务指标综合评比位居全州检察系统前列。反贪局和渎侦局把查处涉及民生案件作为重点,结合办案,积极在重点部门和行业开展“上一堂课、亮一盏灯、献一条计、建一张卡、回一次访”的预防职务犯罪活动;民行科推出了“服务民营经济的十条措施,与重点民营企业

建立联系点,开通了热线电话,热情为民营企业服务;控申科在群众点名接待、预防性接待制度的基础上,又推出了网上接访创新举措,保持了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公诉科、侦监科针对农村家庭成员犯罪情况,开展了轻微刑事案件诉前疏导活动以及“送法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基层、进机关,我为和谐献力量”活动,取得了办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队伍中涌现出全省十佳女检察官、三八红旗手向利和、全省优秀检察官谭昌慧、梅武,全市文明新村建设先进个人黄绍应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用行动谱写了“创西部一流,添晒都风采”的新篇章。一个个文明执法窗口,一枚枚奖牌,凸显了文化建设的魅力。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恩施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科。为方便群众诉求,及时依法化解矛盾纠纷,该科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断改进接访工作方法,于近几年来坚持开展了“四四四三”文明接待活动,不论上访人有理无理,均切实做到百分之百接待、百分之百受理、百分之百答复、让上访人百分之百满意。2008年,在检察长接待日、群众点名接待、预防性接访基础上,又推出了网上便民接访工作制度,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好评,因而继2001年以来3次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同时被州信访局评为“信访文明接待室”,其信访工作跨入全国全省先进行列,成为该院检察工作中的一大亮点。

“利剑行动”先进集体——恩施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反贪污贿赂局是活跃在反腐倡廉一线的尖兵。自1978年以来,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600余件,其中查处贪污受贿等大要案200余件,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近几年来,该局按照高检院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保持了反贪工作平稳健康发展。1997年以来,该局被省检察院评为“利剑行动”先进集体,先后三次被省检察院荣记集体二等功。

“一流科(处)室”——恩施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该科始终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首要任务,积极开展了“严打”专项整治斗争和各类专项治理活动,并积极实施刑事检察工作改革,于2004年率先在全州检察系统成立了“引导侦查检察室”,加强了与侦查机关的联系,

开展了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充分履行了审查逮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三项法律监督职责,其工作经验多次在省、州检察系统进行交流,先后被省检察院、团省委授予“一流科(处)室”和“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

“双加强、双保障”示范单位—恩施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该科是全国检察系统一等功荣立者黄光耀同志生前所在科室。近几年来,该科继承和发扬光耀同志精神,围绕“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主题,认真履行刑罚执行监督、监管活动监督职责,初步实现了驻所检察网络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连续3年实现并保持了零超期羁押工作目标,同时坚持连年对监外“五种人”进行考察,在看守所内积极实施以“五必谈”为内容的“暖心工程”,促使一大批在押人员走上悔改和立功的道路,有效维护了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多次受到上级检察机关的表彰,2005年7月,驻所检察室被省公安厅、省检察院列为全省“双加强、双保障”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先进科(处)室”—恩施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该局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目标,以查办

案件为中心开展了反渎职侵权工作。曾于1984年和1992年查处恩施市第一大刑讯逼供案、“6.27”特大爆炸案享誉州内外。他们认真履行职责,先后查处多起干部违纪犯罪案件,对全市党员干部起到了积极的警示教育作用。结合办案,该局深入“两路”(宜万铁路、沪蓉西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重点行业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收到较好效果,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其中于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被省检察院评为“先进科(处)室”。2008年,被授予全省检察机关“十佳反渎职侵权局”称号,记集体二等功。

维护司法公正先进集体—民事行政检察科。该科坚持以办案促发展,以办案强化法律监督,其中办理了在全省有影响的恩施市新华印刷厂产品质量纠纷案、神龙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纠纷案,为企事业单位和公民挽回经济损失400余万元,其办案数量、质量一直位居全州检察系统首位。近年来,该科推出了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的十条措施,在多家重点民营企业建立法律服务联系点,受到群众广泛好评,为此多次受到省、州、市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先后荣获集体二等功、并



获得“服务民营经济先进集体”、“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严打”整治先进集体—恩施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该科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贯彻“严打”方针,以提高办案质量为中心,努力加强公诉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公诉部门在维护社会稳定、打造平安恩施方面的职能作用。在工作中,该科深入推进公诉改革,进一步完善了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加强了侦诉交流,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诉改革试点,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轻罪案件采取轻缓的公诉政策进行探索,开创了公诉工作新局面,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和奖励,先后获得“全省严打整治先进集体”、“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全省优秀法警大队——恩施市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法警大队2005年元月成立以来,加强了制度建设,规范了办案工作区,开创了法警工作新局面,2007年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优秀法警大队,跻身于全省检察机关法警工作先进行列。2008年8月,被列为全省检察机关法警编队管理示范单位。

四、“三有”检察文化的社会影响及经验

恩施市人民检察院文化育检、文化兴检的作法,得到上级党委和上级检察院的充分肯定,也得到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主办的文摘、《检察日报》、恩施日报》、《恩施晚报》、《正义网》、《荆楚公平正义网》、《恩施新闻网》、《中国恩施网》、《中国晒都网》等对该院文化活动情况进行了报道。

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艺术总监、《方圆法治》名誉主编、著名作家莫言以及夫人杜芹兰女士,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检察日报社《方圆法治》主编孙丽,检察日报社文艺副刊部主任彭诚等一行,应邀出席了恩施市人民检察院的“作家、检察官与检察文化座谈会”,并参加了恩施的文化采风活动。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恩施人民检察院的文化建设成果。莫言在座谈会上谈了文学与检察文化的联系与影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评价说:“恩施市检察院的三有”文化建设很有特色,融本土文化为一体,鲜明活泼,值得学习。”座谈会期间,他们游览了大峡谷、腾龙洞、土司城、梭布桠石林、大水井、枫香坡等,无比赞叹恩施的人文风光。莫言在恩施市人民检察院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刊登在《检察日报》上,在

文化界和检察系统产生较大影响。

2008年12月,恩施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基层代表应邀出席了高检院在广东佛山市举办的“中国检察文化建设论坛”。副检察长向必格在会上作了题为《用和谐文化引领队伍建设》的发言,“三有”检察文化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得到专家和兄弟单位的一致好评。“三有”文化像一只金凤凰,正飞出大山,走向全国。

回顾恩施市人民检察院“三有”文化建设所走过的历程,有以下几方面的体会:

全员参与是有效开展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检察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广大检察干警。恩施市检察院能够形成文化建设生机勃勃的局面,就是以“三有”的理念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干警“我们工作、我们快乐”的积极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干警工作和学习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学习成为人人的自觉行动。如趣味组(队)活动,从班子成员到普通干警,个个报名,人人参与,干警们从中尝到文化建设的甜头,看到了文化建设的奔头,也让群众直观地看到检察机关的文明形象。尤其是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使干警能够围绕检察工作的主题自觉投身于火热的文化建设活动中,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强大的文化建设动力。

因地制宜是有效开展文化活动的必然选择。恩施市检察院的文化建设,没有人云亦云,贵在探索创新,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文化建设发展的道路。恩施地处巴文化发源地,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有丰富的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文化资源,这些为该院开展文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该院拥有在全州检察系统少有的文化人才群体,其中检察文学笔会组、摄影组、奇石组在文化界享有较高声誉。这些活动组成为文化建设的示范组,其骨干组员成为文化建设的带头人。浑厚的文化资源潜力,独有的人才优势,为该院文化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组织领导是有效开展文化活动的有力保障。为了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该院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长的“三有”文化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下设“三有”文化活动办公室,专人负责

文化活动,制定了“三有”文化建设活动方案,设立了“三有”文化标识,同时加大了对文体设施的投入,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

解剖一只“文化毛狗”

——富有旅游潜质的特殊年俗：“赶毛狗”

蔡元亨

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东乡”：从分水河沿清江而下，历新塘、沙地，到红土一带，河谷两岸居民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特殊年俗：正月十五“赶毛狗”。这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年俗。

说它“特殊”，一是，它的流行的地域不宽，而且它的周边，好像有一堵封闭式的风俗“隔离墙”，“墙”外，没有该年俗的过渡地带。所以它是个地域性极强的年俗。可以说，“赶毛狗”是对土家年俗文化的特殊镶嵌。当然，是钻石式镶嵌。二是，它是个有强烈文化个性的年俗。主要表现为“三个强烈”：强烈的民族情绪；强烈的参与意识（村村寨寨不分男女倾家而出）；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原始自然宗教意识、始元性的天真。三是，它虽然是“驱傩”古俗的流变，但却是与驱傩迥然不同的年俗。总之，赶毛狗是个元贞性文化事好象。

一、“赶毛狗”的个案

“赶毛狗”这个年俗，笔者是在上世纪的56年冬，听老红军董会臣说起的。当时既好奇又兴奋。所以，1957年春节，借辅导农村春节文艺活动之便，亲自目睹了一次“赶毛狗”。在这里举出它作为个案，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它无疑还是一个没有受到多少负改造的元贞性的文化事象。现记述如下——

新春的第一轮满月，刚刚从东山升起，土家人上元的“路烛”，已经“发”（点燃）得满场地、满坟头了。在寂静的河谷里，这成编的“路烛”光亮，像土家人会发光的文字，在作历史性的诉说。此时，家家户户正在忙着另外一件事：“赶毛狗”。场地上和一些最显眼的地方：岩包上、山峦上，堆满了茅草、干柴，有的还用杉木杆、竹篙、茅草搭起了简易“茅屋”（茅棚）。这些，都是赶毛狗时作焚烧用的。我的住户家里，也是这样做的。全家人为此忙

碌了好些天。一切准备就绪，连点火的“麻秆”都握在手里了。点火不想在人先，也不想落人后。自认为材料准备得最丰富的人家，还打算后“发”制人。尽管当年“发财”念头很隐蔽，是“不觉悟”的表现，人们还是要这样想。

当对面山岚第一堆火起，一下就点燃了整个河谷，豁亮了千家万户。一时间，火光冲天，燃起了人和山川的激情：高声的呐喊，鞭炮，锣鼓，一切可以一敲打出响声的器物都敲打起来。原声和回声混成一片。

尖厉得能撕破喉咙的呐喊声，惊心动魄。每个人的脸上，充满了宗教的肃穆，对着一群根本不存在的“毛狗”，“诅咒”得那么认真。人们仿佛在参与一场远古部落战争，也像部落成员一样在阵前叫骂和呐喊。那骂街式的喊法，因为声带振动频率太高，实在听不清楚。问我身边一位姓朱的农民朋友，才知道是一番恶毒的诅咒——

赶毛狗，喇嚯！赶毛狗，喇嚯！沟头沟脑赶死狗！问：脚杆蹿断塔没得？答：蹿断塔。问：尾巴烧（piao）掉没得？答：烧（piao）掉塔！问：毛狗皮割塔没得？答：向驼子割塔！黄麻子也割塔！

为什么要这样诅咒呢？而且语言像放牛娃子那稚嫩而粗野的童谣。笔者当时又想起了从董会臣老人那里采集到的另一则诅咒——

赶毛狗，赶出屁。臭死人，莫恹气。

董老还说，这些咒骂没有固定的词语，很“随意”，越口毒越好。但是，这些诅咒的形式，都像儿童谣谚，内容还要是咒骂，能说他们很“随意”吗？带着诸多困惑，笔者向文化作过追问。当年的文教委员朱元兴解释说，细娃的诅咒最灵效，所以才摹仿儿童口气。可能朱的解释是对的，因为土家风俗从来都认为，娃娃的话，来自效验世界的本意。人

们认为儿童话语,表现了宗教意义上的那种“天真”。

关于赶毛狗要用火来“赶”,这来自“理论巫术”:既然自然意义上的毛狗怕火,这群文化毛狗当然也怕火。关于为什么要扎成“茅屋”(茅棚),新塘谭金阶大嫂解释说,表示即使“毛狗”厌物(不吉利的东西),藏进了屋里也要烧,连“屋”一起烧!坚绝赶跑。人和毛狗有什么深仇大恨,斗起狠来,非要连最重要的财产——房屋——也豁出去烧了!这个赶毛狗的个案,生动地彰显出的民族集体抗灾的心理和“三个强烈”,完全值得我们对“赶毛狗”这个年俗作出文化叩问。

二、解剖这只土家“文化毛狗”

土家人称狐狸为毛狗。在对待狐狸的问题上,我国南北文化,虽然不同,但却没有如此对立。通观中国妖精故事,就会发现:以黄河为限,北方事狐;以长江为限,南方崇鬼。而黄河与长江之间,为中间地带,狐鬼皆事。所以妖精故事的主题选择重点,就出现了“北狐南鬼”现象。但南方文化并不“反狐”。而赶毛狗则偏要对北方的狐崇拜现象表现出反动。

《朝野金载》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饮食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时为谚曰:‘无狐魅,不成口’,”可是,“赶毛狗”年俗,却对冥冥中的那只“文化毛狗”,发动一场不共戴天的文化大战。根子在哪里呢?

(一)鬼——毛狗——灾难符号

无论是地方史志,还是国内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都记载着恩施地区自古以来,信巫鬼,喜淫祀(泛神祭祀)。这是古今共识,其他的地区的人们,对“鬼”是无法具体把握到的,而恩施土家族的民俗中则非常具体地认为,在晚上活动的毛狗就是鬼。毛狗叫,就是鬼叫。因为它是“鬼附了身”,毛狗只要在晚上叫,就是在替鬼代言。它是在为鬼传递一个关于该地区即将发生灾难的神谕,尤其是关于死人的神谕,人们相信它,超过了橙色预警,为此,毛狗夜叫,常常造成社区居民惶恐不安。如果家中有病患者,只要听到毛狗叫,甚至半夜也会起来“喇狗”(驱使狗去追

咬)。如果计划天亮后要“出门”办事的人,会把听到夜晚毛狗叫,会视作禁忌,择日再行,以避不吉。所以土家谚语有“不要听后阳沟里鬼叫”的说法。为什么风俗一口咬定毛狗是鬼呢?这是事出有因的。

一是因为人们说,毛狗叫出的那声“哇!”里,没有后气,人们叫这种发声方式为没有“后声”,这声音很恐怖。因此,在土家人的行为禁忌中,早晚不准说“毛狗”,不说鬼叫。只能根据它的叫声,称它为“哇子叫”。有些曾经“闹鬼”很厉害的地方(实际上是毛狗常聚集的地方),被以“哇子”命名,如龙凤向家村就有“哇子糍”。

二是毛狗叫(鬼叫)很“灵验”。从前,苦难的土家人有强烈的宗教感受性和宗教过敏性。比如头天晚上毛狗叫得厉害,如果三天之内,社区里有人生了病、砍猪草时手受了点皮肉伤、劳动中崴了脚、甚至死了人,等等。都算是“应验”了来自效验世界的神谕。于是,一切灾害都可以和毛狗(鬼)挂靠上,联系到一起。于是,毛狗就被土家文化提炼成了灾难符号,禁忌符号,麻烦厌恶的符号,最后成了被驱赶的符号:一只“文化毛狗”。毛狗和鬼,既是文化通感关系,又是文化构成关系。

(二)“赶毛狗”年俗是社区集体的“抗灾情结”

“毛狗”既然是灾难的邪恶符号,“赶”毛狗就是同灾难和邪恶抗争。所以这个年俗,虽然是对新年的祝福,但它和一般年俗不同,它不止于祝福,在民族心理上反映得最突出的还是“抗争”：“赶”。根据对前面个案的研判,赶毛狗的活动承载着该社区的苦难史、灾害史。所以才会出现那么恶毒的诅咒和敌愾同仇的强烈情绪,才赶得那么惊



心动魄。本文才称之为“集体的抗灾情结”。

可以说，赶毛狗是该地区历史打在这个地区的“灾难的印钤”。关于灾难，远的不说，只说近代史上，困阨势力的肆虐，土匪的扰民，加上国民党政权对红军的请剿，对这片红色土地的残酷镇压，更加上各种天灾……。红军转移后，这一带曾一度出现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烈景象。这一连串大灾大难，叫该社区人刻骨铭心，只会让这个风俗更加隆盛，而不会衰减。毛狗依然在“鬼唱歌”。而且其他野兽消失了多年，毛狗还是个繁荣的家族。原因还是毛狗身上的“鬼气”：土家人根本不吃毛狗肉，说它臭，酸，不吉利，谁肯吃“鬼”呢？当然这是误解，但这是文化“故意的”误解，正确地说，是文化曲解。所以捕猎毛狗的人不多，才使得这个物种至今还能生存下来。

苦难的历史离土家人相去不远，集体抗灾难的情结依然强烈，而毛狗也依然能“鬼唱歌”。所以“赶毛狗”过程中表现出的“三个强烈”就可以理解了。即使眼下和将来已见不到毛狗了，听不到它那“鬼唱歌”了，但这个年俗也会存在。因为毛狗已经因年俗而超越了：成了恩施市东乡人民的一只“文化毛狗”。

赶毛狗的轰轰烈烈的形式，有一个形成过程。受“理论巫术”的指引：既然烧山可以烧死、烧跑真正的毛狗，当然这把文化的“神火”，就可以烧死效验世界里那只象征灾害的毛狗。先是各家各户自行地烧，后来为了比试谁家“火旺”，就形成攀比。从户比户到村比村，再到河这边比到河那边。攀比中形成浮夸风，排场越来越大，声威越来越壮。然后攀比心理为审美情感所取代，一个壮丽而特殊的年俗就积淀下来了。

（三）“赶毛狗”和“驱傩”比较

驱傩，是中华古俗。它是由傩堂巫师设坛驱赶的更古老的灾害符号：“傩”这魔鬼的。它虽然是古代风俗，但可以在岁末驱傩，也可以可逢灾驱傩，比较随意。它属于社区集体巫术，由巫师设坛主持的公益性巫术。而中国傩神，傩戏之乡，就分布在西南各地区，而恩施州的傩堂之乡，又在恩施市的东乡，及其相邻的县。历史上就是这些巫师们担当着驱傩活动。赶毛狗最初受“驱傩”影响或文

化暗示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赶毛狗”年俗的活动时间很固定，也不需要巫师参与或主持，只受巫术心理的支配，所以它是独立于岁末驱傩活动以外的民俗。它沿袭到今天，它已经没有太浓厚的宗教色彩了，却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审美色彩。从而流变成了以审美、祝福、送年、闹年为主的集体性活动。

三、赶毛狗的旅游开发价值

前面所描述的“赶毛狗”那个特殊年俗的个案，说明了它在旅游开发方面极具潜质。无疑是一份丰厚的价值资源。而且，它不会像女儿会那脆弱，因为它虽然是文化事象，但不是女儿会、三月三、走婚一类的生命意义上的节日，它身上没有太多的文化“佩饰”。旅游业的经济开发，无论怎挖掘，不会蛀蚀掉它的文化内核，只会增加它的精彩。所以它的潜质无限。

“赶毛狗”个案说明，该年俗是人文活动来点缀江山的活动，它形成的审美性视觉冲击，是人文和自然共同造成的大美。何况这特殊年俗，又是世界唯一。更重要的是，它得天独厚地存在于清江河谷。水步垭的蓄水，提高了它的旅游价值阶位。所以笔者才说，它是文化对清江画廊的“钻石镶嵌”。蓄水，不但可以使“赶毛狗”打造成为黄金品牌，而且能为全州旅游业注入重大活力。现在我们对它稍作前瞻，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百船上元游”。“百船”指组织清江特有的传统豆荚舟，以及机动船，小型游艇，在上元夜顺流观赏“赶毛狗”，感染颠狂，参与呐喊，感受野性的豪迈。为了延长活动时间，两岸山头按程序点火，在手机指挥下，次第点燃。最后上岸，夜宿“农家乐”。

“农家乐”安排了游客的（受惠户）经营者，要求作更积极地参与、准备。如柴草，扎草棚。

（二）“赶毛狗”摹拟游。这是让“赶毛狗”活动经常化。凭该活动的刺激性、审美性、视觉冲击力和夜游画廊的别致情调，平常月份，于每月月圆前后两天，共五天。组织新婚夫妇，情侣，或阖家作“花好月圆游”。“赶毛狗”为他们驱邪，祝福。受惠“农家乐”负担火堆，当地观众是自发的呐喊队伍。

祝全州旅游业在新的一年里，宏图大展！



杉木坝古街

“顶子之乡”杉木坝

贺孝贵

“建始的女子，太阳河的饼子，杉木坝的顶子。”老一辈恩施人大多知道这个顺口溜，因其概括了个清代恩施县与建始县交界之地的三大特色，一为建始的女人长得漂亮，二为与建始交界的恩施太阳河集镇做的麻饼好吃，三为与太阳河交界的恩施杉木坝出顶”。顶子是旧时做官的代名词，清代的官帽顶上，装有铜、珊瑚、宝石制成的顶饰，分别代表不同的官阶，民间俗称顶子，谁取得了功名，便说谁有了顶子。杉木坝历来文风发达，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者众，于是有了“顶子之乡”的美称。

历史悠久的乡村集场

杉木坝在龙凤集镇偏东7公里，距恩施城区25公里，为一山间平地，因四周青山围绕，生长茂

密的杉树而得名。清代恩施知县唐方耀巡视杉木坝，有题记“晚自杉木村归道中作”诗：“半沟流水几人家，杉木青青日欲斜。莫道空山春不到，一枝开遍隔墙花。”

封建时代，恩施县白杨坪九根树有三会驿，为建始县、四川奉节县通施南府驿道交汇点，经此至施城必走杉木坝，杉木坝成为门户隘口，清同治版《恩施县志》载：“北由四川入施门户隘口二：杉木坝、龙马村。”

经杉木坝到施城的道路上，官邮、商旅、行人不绝，需要打尖宿歇，早在几百年前就形成杉木坝集场，清同治版《恩施县志》载：“北乡集场六：小龙潭、金龙坝、龙马村、杉木坝、梭布垭、太阳河。”

杉木坝集场为一条小街，横卧平坝一侧，长

200米,宽3米,石板路面,两边木质结构房屋鳞次栉比,饭店商铺毗邻相结,中段耸立文昌宫、武圣宫两座高大的庙宇,昌文尚武,晨钟暮鼓,香烟缭绕。每逢农历三、五、七、九日场期,小小的杉木坝街上,商贾云集,乡民簇拥,十分热闹。

进入中华民国,杉木坝为恩施县第四区驻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恩施县第九区(杉木区)驻地。1954年杉木区与龙凤区合并,杉木坝改为乡,1958年改杉木乡为公社,属龙凤区(曾改名灯塔区)辖。1975年“撤区并社”改杉木公社为杉木管理区,属龙凤公社管辖。今为恩施市龙凤镇属下的一个行政村。

两代进士的尹氏家族

杉木坝尹氏原籍荆州监利县,清雍正三年(1725年)迁恩施,逐渐繁衍为高姓大族,至清末出了尹寿衡、尹家楣父子两进士。

尹寿衡(1828-1915),名克墨,字梦伯,号翰楼,清道光八年(1828年)出生于太阳乡茅湖淌村,后随家迁杉木坝街上居住。其祖父与父亲皆科贡出身,精研孔孟之学,并各有著述。尹寿衡幼年由父亲自课,经史文学,早有根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6岁考中秀才,同治元年(1862年)34岁中举人,同治四年(1865年)37岁中进士。

尹寿衡中进士后,先观政刑部,未几任提牢厅事,1878年授江西司主事,光绪五年(1879年)因

先祖讳归里。翌年,应潭州制军聘,主讲陕甘宏道书院3年,又因继母王夫人逝回里服丧。光绪十二年(1886年)历任刑部代理提牢厅事,江西司主事,总办秋审处兼管司务厅浙江司主事。后以知县选用。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先后任四川眉州、资州、茂州等直隶州知州及供职泸州盐局14年。因他早年曾在刑部任职,故颇重法治,遇案执法严明,不枉不纵,折狱公允,百姓皆称其廉王。为官极力奖劝文教,时常亲赴各书院、义学察看师生勤惰,并为生员讲学。尹寿衡任知州三地,皆为其建生祠祭祀。朝廷授其中宪大夫,后又晋升资政大夫,再晋升荣禄大夫。因尹寿衡职级与功德,其祖父尹其琛、父尹炳昌被朝廷诰封资政大夫,祖母刘氏、母胡氏、继母王氏被诰封夫人。

尹寿衡公余,着力研究文学诗词并热心于志谱编纂。光绪十年(1884年)春,尹寿衡因母丧回籍,适值施南知府王庭楨倡修《续施南府志》,他欣然应聘入局主纂,经年书成刊行。较旧志体例多所创革。主张“方志不宜志天文,人物不唯重科名,艺文必确有可据,缺而不滥。”光绪十二年(1886年)于泸州任上,将自己圈点批注的《唐三体诗》刊印传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主持编修《尹氏族谱》,并作《六有堂宗谱序》。《尹氏族谱》记载了尹氏历代祖宗经江苏、四川仁寿、湖北江陵、湖北监利,落业恩施的迁徙经历,为研究恩施地区的移民



史提供了佐证。

尹寿衡敦教子孙有方,子孙皆有建树,长子尹家诏为贡生,曾任贵州候补道台;次子尹家楣中二甲进士,入翰林院,后任直隶候补道台,时人有“父子翰林”之称;孙尹援一、尹扶一考中秀才,因清末废除科举,后留学日本。尹扶一回国后,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在北京兴办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尹扶一妹王莲(随夫姓)亦留学日本,入东京女子工艺学校学习绘画,为清末恩施第一位女子留日学生,曾参加辛亥革命军旗设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尹寿衡致仕回到家乡,捐资倡导在杉木坝至龙凤坝之间的河上修建五孔大石桥一座,命名“幸福桥”,旋又捐资倡修杉木坝至龙凤坝之间约15公里的石板大路一条,历时两年路成,行旅莫不称便。1915年,尹寿衡逝世,终年88岁。

依然显赫的文化遗存

杉木坝因尹氏家族而发达,曾经街肆繁荣,庙宇巍峨,豪宅林立。然而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时间的消磨与世事的洗涤,让曾经的繁华风光不在,但那些斑驳陆离的文化遗存,仍然可从窥见往日的显赫。

杉木坝街道没有象其它地方改扩建,还是那样窄窄长长地静卧在原处,石板街面虽然多了泥垢的淤积,但依然还是过去那条石板路,岁月将路面磨耗得光滑而凹凸不平,但却映射着苍然的古道遗风。

石板街道两旁的木质房屋,大多改建成水泥“洋房”,间隔有几处仍是木架土瓦马头墙的古屋,有曾做过栈房的当地村民称为尹家十五太太屋,有腰门木台的商铺屋,保存基本完好的则要数做过区、乡两级政府驻地的尹家大屋,门厅两层,中厅三层,后厅两层,依山而建,逐级抬升;院坝天井,高堂阁楼,夹壁悬廊,粉墙黛瓦,古旧中张扬着豪门的荣华与威风。

祭祀主管科举利禄的文昌帝君张亚子的文昌宫,祭祀清代军人之魂武圣人关羽的武圣宫,虽然

拆毁改建为学校,依稀仍可辨别曾经的庙貌。操场边一壁砖斗古墙巍然高耸,墙上镶嵌着一块武圣宫石碑,字迹清晰可辨。几株苍老的古樟树遮天蔽日,仿佛在追述庙宇过去的辉煌。

从杉木坝村到邻近的古场坝村,有着连绵不断的墓地,坟丘虽然荒草萋萋,但墓碑大多几镶带“鼓”,雕刻精美,碑文落款从清嘉庆至光绪、民国年间,昭示着墓葬年代的久远与连续,以及墓主人身份的尊贵。这些墓葬大多为尹姓,也有吴姓、赵姓、熊姓、刘姓,从中可以了解当地人文历史,是多姓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共同繁荣了杉木坝与周边地区。

在一处叫金花屋基的地方,伫立着尹寿衡墓,墓碑很小,是一尊俗称“猪槽碑”的小碑,远不及其祖辈墓碑的高大精美,可能是其死于民国,改朝换代使其不能享誉显赫身世的葬仪,但主碑文“清授资政大夫晋升荣禄大夫尹公翰楼府君之墓志”,以及介绍其生平的副文,足可让人心生敬意。尹氏后人介绍,尹寿衡下葬后,坟上长满金银花,此地便被称为金花屋基,对其尊崇几近神话。

在另一处墓地,我们见到斜卧地上,下半截没于土中的墓碑,主碑文为“皇清诰封恭人晋升夫人……”副文中有“尹家楣”等字,猜测为尹寿衡之母胡氏墓碑,这是恩施市目前发现唯一一块明确镌刻“诰命夫人”字样的墓碑。墓碑是村民从别处迁来,墓主人的葬身之地已不知何处,时代的变化有建造也有毁灭,但历史只会永久的定格,也许有一天这块墓碑也会象墓主人也样灰飞烟灭,但留下的事象却会永载史册。

“顶子之乡”杉木坝的人文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建筑艺术、文化教育、科举制度、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许多可供研究的课题,同时也为该地的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我们恩施州古村落文化调研课题组,正是应龙凤镇党委、政府的邀请对杉木村调研,形成宣传文稿与调查报告,为该镇申报杉木村为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并打造以杉木坝村为中心的全镇旅游网络,助一臂之力。



沉默的老樟树

刘小平

一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凤子叫了林大力的出租摩托车到镇上去。

她男人郑凡平通过邮局给她寄了五百块钱回来，她得亲自去取回来。

郑凡平跟老樟树湾的好多男人都在广东的一家建筑公司打工，去年腊月二十八才赶到家跟凤子结婚，正月初四，蜜月还没度上几天便又匆匆地坐了船顺清江东下。凤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她刚刚懂得了做一个女人的奥妙滋味儿哩，男人却又要远去了，而且一去就是一年，世上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吗？临出发前，也就是初三那一夜，新郎竟要了新娘五次，他说：“又是一年到头才能回来，如果到时候买不上火车票，说不定还回不了，所以，我想要把一年的好酒都提前在今夜喝了。”凤子的话便也有了几分“浪”：“只要你酒量大，就让你喝个够。”最后，他在她的臂弯里醉成了一滩烂泥。

除了做那事儿，他俩说了一整夜的话，尽管到天亮分手的时候觉得也并没有说多少内容。除了疯话，也有不少是正经话。比如郑凡平说，他一定要在外多挣钱，争取过几年把这栋老屋换成砖瓦的小栋，还要买卫星天线锅，买太阳能热水器，总之山外的人现在享受的他们将来也要享受，特别是将来有孩子后不要遭罪，要过上舒心的日子。说到孩子，郑凡平说：“我的种子很好，你的土地很肥，说不定这几天就怀上了我们的孩子。”

郑凡平叮嘱说，他不指望凤子在家里种上多

少田，反正田里也种不出多少货，凤子能跟婆婆一起把两头猪喂好就行，自己种点儿菜园得了。

郑凡平的哥哥郑凡林也是要一起去打工的，留下嫂子秦春芳和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娟子在家。哥哥嫂子早已分家，另建了一栋瓦房过生活。郑凡平最放心不下的，除了新娘凤子，还有母亲。郑凡平说：“我妈是多病，特别是哮喘，得托你多操心。嫂子的心性我不了解，怕是不能指望。”凤子吻了郑凡平的脸，说：“有我在，你放心吧。”

第二天早上，汉子们都走出家门，扛着蛇皮口袋一齐出发了。凤子依依不舍地将郑凡平送了一程又一程，郑凡平当然也舍不得离开新娘，但却担心她走累了，但反复地要她回去，凤子总说，不嘛，让我再送几步。凤子一直走到村口的那棵老樟树下才止步。郑凡平特意地指了指需几人合抱，树枝蓬勃如伞盖的老樟树对凤子说：“这是几百年前我们郑家的祖先到山里来安家的时候栽下的，老远就闻得到它的芳香。我们村就是因这棵树而得名。”

郑凡平走得看不见身影了，凤子还在挥舞着手臂。

郑凡平走了两三个月了，他每个月都有信来，也有钱邮寄回来。在村小学读书的侄女儿娟子会从学校里把信和汇款单给凤子带回家来。凤子每次取钱，便也给郑凡平寄回信。比如告诉郑凡平，苞谷田是请隔壁的林大力帮忙耕的，然后姐姐郑凡英和嫂子秦春芳，还有田玉华都来帮忙起垄下种，然后有事请了凤子凤子也会去帮她们。菜地里

的广椒、西红柿、大白菜、南瓜、黄瓜、豇豆都长势很好，圈里的两头猪也肯吃肯长，等等。

在最近的这封信里，郑凡平除了照例要问他妈的身体状况，还叮嘱凤子要买过夏的衬衣了，他写道，别舍不得花钱，我不是还在挣吗？凤子便连夜给郑凡平写了回信，略带羞涩地告诉郑凡平，她好像有了，她的老朋友推迟了好久没来，前一阵子还呕吐、冒酸水哩。明天到了镇上要去做个妇检。凤子没有在信中告诉他母亲近来哮喘得有些厉害，还咳有血丝的情况，凤子的想法是她到了街上会去医院给婆婆买药，尽快让婆婆好起来，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牵扯了郑凡平的精神，让他安心打工挣钱才是大事。

三十几里山路，要上街去，就得叫林大力的摩托车了。林家的两位老人前几年都相继去世了，家里就是三个儿子，林大力是老二，三十大几了还是光棍一条。他的哥哥林发春也是光棍。弟弟林小泉却是先结婚了，娶的是跟凤子一个村里的田玉华。田玉华早来两年，膝下已经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了，名叫虎子。凤子嫁到郑家来，正是田玉华当的红娘哩。凤子和田玉华的家在云龙荒村，而且两家也是邻居，还都姓田，两人过去都做姑娘时就很好。云龙荒村比老樟树村还要偏僻，交通更不方便。凤子是一个本份的女孩子，看不惯那些外出几年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甚至她对于外出打工有一种本能的惧怕，于是她成了村里少有的没有外出的女孩子了。后来，凤子就经田玉华牵了线，嫁到郑凡平家来了。凤子对到老樟树湾来是基本满意的，虽然这个家家庭条件说不上好，但郑凡平还是一个一脸俊气的男子，一看就让人放心的那种。

凤子早上起来撒尿的时候，用一只小玻璃瓶接了点尿水。她爱看电视，虽然郑凡平家里只有一台21寸的旧彩电，而且天线效果不好，电视上雪花点儿多，但她还是爱看。她正是从电视上了解到做妇检要早上空腹时的尿样。凤子留心注意到，她现在的尿水比以前骚味儿更浓了，有点儿刺鼻，这使凤子颇感到难为情，于是她在尿瓶的外面再用一层塑料小袋子包扎紧了，才小心地放进包里收藏好。

婆婆已在做早饭了，她跟婆婆一起吃过早饭，跟婆婆说了声要“到镇上去”，便来到林家邀林大力。林大力主要做的就是跑摩托车出租的事，凤子前几次到镇上都是请他送。林大力家三兄弟住着

的也是那种三正一偏的老式土墙屋，低矮，半头盖着青瓦，半头还盖着杉树皮。凤子过来的时候看到田玉华正在让虎子吃奶。虎子嘴里咬着一只奶子，另一手却还抓着一只奶子，这使得她的两只奶子像一对白兔似的都窜到了衣服外面。林大力则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惬意地喝茶抽烟。凤子看到这情景，本能地感到有些脸红。来不及多想什么，田玉华已经热情地在跟凤子打招呼了：“凤子过来了？快坐。大力，给凤子倒茶。”

她因为奶孩子的关系，屁股粘在椅子上没有站起来。

林大力地递了茶过来：“凤子，又要到镇上去？”

凤子点点头：“是的，又得麻烦你了。”

田玉华快人快语地说：“快别这么说，谁跟谁呀？”

这时林大力已经把他的一辆半新不旧的华鹰90型摩托车推了出来，用劲地踩了几踩，摩托车的排气管里便打屁似的喷出一股子黑烟来。

林大力把一只旧头盔递给凤子，招呼说：“走吧。”

二

老樟树湾的人到镇上去，一部分人舍不得钱就是过硬走，更多的人就请摩托车，所以林大力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一来一去，一天下来挣三十块钱工资。除去燃油，还可以净落二十大几。路，是很窄的那种，有的路段则很陡峭，晴通雨不通，而且开不进来大卡车，能进村子里来的只有农用车和拖拉机。

凤子坐这车，有一种隐秘的心情。首先是凤子喜欢闻那头盔上的气味。郑凡平出门一段时间了，凤子差不多记不起来属于他的气味是怎样的了，但这头盔里有一种好闻的男人气味，让凤子迷醉。所以，凤子戴上头盔的时候，总是喜欢悄悄地深深地吸上几口气，觉得心里十分舒畅。当然，这样的感觉，她只能悄悄地藏在心里，不会对任何人讲。

走不多远，就有一段下坡了，一直到村口的老樟树那儿。林大力照例会吩咐凤子：“坐拢点，把我抱紧点儿。”凤子起初很不好意思，有些忸怩，但林大力加大了马力，凤子长发飘飞着，吓得心吊到了嗓子眼儿，只好搂紧了林大力。林大力回过头，一脸诡计得逞地朝凤子笑了一笑，笑得凤子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不过，凤子感到长发飘飞起来的姿势很青春，她很喜欢。

摩托车还在继续往前开,因为是下坡,风子感到自己胸前的两砣肉疙瘩挤压着林大力的背部了,她很难为情,想往后挣开点儿,但是却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坐过几次后风子已经有些习惯这种情景了,便觉得这也没有什么。

人在一起,总是得交流的。风子跟林大力在一起,有一句没一句的,也说了很多话。林大力三十大几的人还没结婚,这便是风子曾经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即使不问,风子认为自己也猜得出这里面的情形。农村里现在光棍汉不少,特别是像老樟树村这样偏远的半山地区农村更是如此,因为年轻的女子都出去闯世界了,闯过世界的女子哪里还愿意回到山里来?农村男人结婚便少了对象。男人为了找对象,更主要是为了外出挣钱,多数都外出打工了,像林大力这样的留在土地上的青年人实在数不出几个。风子知道老樟树村有时死了老人,甚至凑不齐八个男人的八大金刚了。农村家庭有儿子的,父母便为儿子结婚的事犯愁,能结上婚倾家荡产在所不惜。郑凡平的哥哥郑凡林跟秦春芳结婚,就是一种“调换亲”,郑凡林的姐姐郑凡英嫁给了秦春芳的哥哥秦家虎,两家商量好了,两家的儿子才各自结成婚的,而且是两家的女儿都还在读初中的时候两家的老人便商量下的。林大力没有姐妹,不能调换亲,结不上婚便很正常。

风子回忆郑凡平春节结婚后的贪婪样儿,像是馋猫,忍不住问了林大力:“男人不结婚,没有女人的日子,好过吗?”林大力却淡淡地说:“没结婚不等于说没有女人嘛。”风子听了,笑道:“这话怪了,不结婚哪有女人?除非你跟你弟媳妇田玉华孤男寡女的不规矩。”

这话带有几分泼辣,风子发现自己结婚后比结婚前更口无遮拦了,这个变化居然很明显。林大力说:“田玉华哪有你风子来电?如果你跟我那个,我不就有女人了吗?”

风子拧了林大力一把,骂道:“叫你胡说。”

林大力夸张地叫了一声,摩托车晃了几下,差点儿晃到公路坎下去了,风子吓了一跳。林大力说:“你看这地方,几十米高的坎,下去了我们俩就要一起死掉,到阴间里做夫妻了。”

风子吓得吐了一下舌头。

今天,风子的鼻孔里又在闻着林大力的气味儿,手里又在搂紧着他的腰部了。一路上,林大力像往常一样说些骚情的话,风子照例会嗔骂他,心里却并不反感。风子耽心林大力会闻到她包里的

尿骚气,多难为情呵。幸好,林大力那猪鼻子倒没有闻到。

到了镇上,风子先到了邮局,取了汇款,寄了信,然后到医院。林大力一路陪着他,风子倒也习惯,这情形有些像两口子似的。只是她把尿样送去做检验的时候没让林大力跟着,风子觉得那太过分了。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拿到妇检结果,呈阳性,果真是有喜了。这使风子有一种分外甜蜜和踏实的感觉,还有几分自豪。要做母亲了哩。

风子在医院里还给婆婆买了三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药。

中午就过了,风子要像往常一样接林大力吃盒饭。风子是不会大手大脚地花费郑凡平在外挣回的辛苦钱的,每一块钱都用得心疼。风子思念郑凡平的时候,眼前便能浮现出他站头戴安全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的情景。毒辣辣的烈日下,他正在挥汗如雨地工作。所以,风子要尽量地节约着花钱,把郑凡平寄回来的钱存下来,然后实现他说的盖房子买太阳能热水器的计划。而且,更重要的是,风子怀孕了,她即将做母亲了,将来要抚养孩子,钱变得更加重要。

这天林大力说要接风子吃饭,风子说这哪成,我请你的车,还是我请你吃盒饭。林大力说,我们俩也不光是金钱的交易吧,我们是邻居,还是朋友,我总得请你一次,如果你不让我请你吃饭就是见外了,以后你就自己走到镇上来吧,再也别坐我的摩托车了。风子不好说什么了,便跟林大力进了一家小饭馆里找了一个雅间,恭敬地坐下来,林大力要了一个山鸡火锅,说,“怀孕的人要多吃土鸡,大补。”

吃饭的时候,林大力几次往风子的碗里夹菜,风子颇有几分感动。

饭后,风子到几家商场里逛了逛,在琳琅满目的服装中间选来选去,花费了一些时间,最后却一件衣服也没舍得买。

看看天色不早,两人上了摩托车往回走,到老樟树那儿的时候,林大力说,妈的,摩托车坏了,怎么也打不着。

风子在旁边看着林大力用起子和扳手拆卸盖壳和零件,弄得满手油污。太阳已经西沉到山背后去了,风子几次催问快修好了吗?林大力都说,快了,要不你先走?风子反倒不好先走,麻烦人家不说,还吃了人家的火锅哩,独自走掉岂不是显得大不仗义?

林大力打开了摩托车尾箱,说:“凤子,你来拿几块面包,还有矿泉水,你到老樟树下面休息,等我,我尽量早地修好它。”

凤子说:“树下蚊虫多吧?”

林大力笑道:“樟树有驱蚊除虫的功效哩,哪会有蚊虫?你去吧。”

摩托车的尾箱里除了面包矿泉水,竟还有一块雨布,可真是齐全。凤子把这些东西拿了,走到老樟树下,把雨布铺在地上,坐下,边吃面包边等林大力。清风徐来,老樟树的芳香让凤子觉得非常好闻,她美美地吸了几口。或许竟是因为这一天的行程,凤子累了,才吃了几口面包便躺在雨布上,进入了梦乡。

月亮已经从老樟树的头顶上升上来了,周围都是朦胧的暗影。凤子睁开眼睛,看到林大力坐在自己的身旁,正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自己。凤子连忙坐直身子,问:“修好了吗?”林大力声音有些怪异地说:“修好了。”凤子说:“我们走吧?”林大力却在凤子面前跪了上来说:“凤子,我好喜欢你,我想要你。”

凤子骤然感到情况不妙,害怕起来,站起来就走。林大力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掀倒在雨布上,压上去,用嘴唇强吻凤子。凤子厉声说:“你想干什么?”林大力边撕扯凤子的衣服边说:“好凤子,我求求你,我是个单身汉,你救救我吧,我想死你了。”凤子推拒着,但是凤子这时浑身像筛糠似的没半点力气,她在地上扭动着身子,双手揪住短裤头,这是她最后的屏障呵,她带着哭腔说:“你住手,我喊人了。”林大力喘着粗气说:“你喊吧,这时候根本不会有人来,你喊破喉咙又有谁能听见?”

林大力腿空里的硬物不由分说地戳进了凤子的身体里。

老樟树一阵哆嗦。

一种奇异的舒爽感电流般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凤子被击倒了。

三

凤子气呼呼地重新收拾好自己,看也不看林大力,咬着牙说:“我真是瞎了眼了,把你当好人。我再不会坐你的车了,再也不会给你任何机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林大力说:“对不起,别这么说凤子,我太喜欢你了,全老樟树湾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呀。”

凤子说:“我不会听你胡说八道的。你再敢碰我,我一定去告你强奸罪。”

凤子是懂一点法律的,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如果去告了林大力,对她自己也没好处,那样会弄得满城风雨,难于做人。只要再不让林大力碰她,对于结过婚的女人来说,一次性的经历也算不了太大的损失。

凤子说完,拿着自己的行李,从公路上往回走。

林大力发动了摩托车,一直跟在凤子的后面,用车灯照着凤子走路。凤子高一脚低一脚却走得很快,一会儿就走了几里路,看着再有一里路就到家了,听见了前边公路边人家的狗吠,林大力骑着赶上凤子说:“快上车吧,凤子,听我说。如果人家看到我们俩这个样子,会怎么猜想?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凤子骂道:“你这个畜生,不知道羞耻,还会怕人说闲话?”

凤子辍着站在那里不动。凤子也在担心别人看着情形不对瞎猜测,人言可畏,那可不是好事。林大力的车停在她前边不远的地方,并不熄火。过了一会儿,凤子一句话不说地走到了林大力身边,右腿一偏坐到了摩托车后座上。

摩托车一直把凤子送到家门口,才调头回去。凤子开了门,家里冷火秋烟的。凤子知道婆婆这几天病情严重,到现在连饭都没吃上,于是先进到婆婆房间里问候。婆婆在她的床上躺着,十五瓦的灯泡照着她一脸的惨白。凤子看到,床面前是巨大的一滩绿色的痰。婆婆轻轻地埋怨道:“去了一整天,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凤子想到今天的委屈,看着地上的绿痰,一阵恶心袭来,她快步跑到门外,好一阵呕吐。

凤子用了地灰把婆婆床前的痰清扫了,才用药罐子给婆婆熬药。熬好了,端到婆婆的床前,又细心地用嘴吹气把滚烫的药汁吹温了才递给婆婆喝下。她麻利地做了饭菜,也给婆婆端上一碗,等婆婆吃了后,她收捡了碗筷,烧了水自己洗澡。

她洗澡用的是一只大木盆。装了满盆的水,在灶门口洗澡。边洗,边流泪。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多么的肮脏,打了好多香皂,却觉得怎么洗也洗不清身子,洗不清屈辱。

凤子带着满身心的疲惫去自己的厢房里睡觉。她脱得只剩下内衣,刚睡下,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一个人站到她的床前。凤子吓了一跳,正准备惊叫,却认出了这人正是刚才强奸了她的林大力。林大力把食指放在嘴前“吁”了一声,压低声音对

凤子说：“别喊。千万别让你婆婆听到了。”凤子抓紧面前的被褥掩住自己，愤怒但是轻声地喝斥：“你怎么进来的？”林大力得意地说：“你开门到外面去倒洗澡水、上厕所的时候，我就钻进来了。”凤子说：“滚出去。”林大力死皮赖脸地说：“我太喜欢你了，你可怜我造孽吧，我一个单身汉，救救我嘛。”凤子说：“我怎么救你？我凭什么救你？”林大力说：“就凭你已经是我的的人了。”凤子气炸了肺，说：“你强奸了我，我不去告发你，反倒是我的不是了？行，我现在就到镇里去，找派出所报案。”凤子不顾羞了，作势从枕边拿衣服穿，准备什么也不顾地去报案。林大力连忙吓唬一声在床面前跪下了：“凤子，别去报案，搞得满世界都知道，对你有什么好处？求你了，我的姑奶奶。”说完，他在地面上嗵嗵地叩起了响头。凤子听到他叩头的动静不算小，连忙伸手挡住他的头说：“别叩了，让我婆婆听到怎么办？”林大力说：“你也知道不能有动静呵。”不由分说，林大力从地上爬起来吻住了凤子的嘴唇。凤子挣扎着，嘴里发出唔唔的奇怪的声音，但是不多一会儿，凤子不挣扎了，似乎放弃了抵抗，任由林大力轻薄。

一会儿，林大力终于得手了，他呵了一声，伏在凤子的身上不动了。凤子承受着重压，而灵魂出窍了似的，变得前所未有的轻灵，仿佛在天际遨游飞升。在享受到极度的快乐之时，她同时也觉得自己很无耻，很淫荡，很肮脏，她把恼恨发泄在林大力身上，拼尽了力气在林大力的胸前抓出了几条血痕。

四

凤子渐渐地脱胎换骨了，她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骨子里的欲望全部被激活，羞耻感逐日流失，直到荡然无存。

那一段时间里，凤子总是为林大力留着门，而且故意看电视看得晚，且把电视机声音弄得比较响，以此来掩盖林大力开门进来时发出来的响声。

后来凤子在尽情受用的时候，忍不住有了叫床的习惯，这可是致命的声音，特别是在静夜里，这种赤□□的声音会传得很远，也会坏事呀。于是凤子只好拼命地咬着枕巾，把脸憋得通红。

有天夜里，婆婆听到了什么动静，摸索着来到凤子的门外，叩响了凤子的房门：“凤子，哪里不舒服？”

林大力和凤子吓得傻住了。还是凤子机灵，说：“没事儿，我肚子里的孩子踢腾哩，有点疼。”

“不要紧吧？你打开门，我进来看看？”

“妈，没事儿，您去休息吧，已经好些了。”

凤子悄悄地对林大力说：“别怕，我不会去开门。”

婆婆狐疑地在外边听听，再没见什么动静，便回房去休息了。

凤子以有了身孕为名，不再常常到田里去做农活，而是时不时地坐在林大力的摩托车后面到镇上去玩儿，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都是尽情享用。林大力呢，也时不时地花点儿小钱，献上一份殷勤，把个凤子宠得像皇后似的。郑凡平寄来的钱，凤子也不再节约，而是不心疼地跟林大力两人共着花掉，反正郑凡平也在信中说让她不要吝惜花钱，别苦着自己。回信，她倒还是给郑凡平写，不过已是潦草塞责，再没有了那份思念心情。

凤子跟郑凡平没有度完的蜜月，在林大力这里却找到了蜜月的感觉。

有几个晚上林大力没来了，凤子十分焦躁，心里无法平静。

这夜，外面下起了小雨，凤子侧耳注意地倾听着，满世界似乎都是雨水打在尘土上沙沙的响声，又像是有人从窗外走过的细碎的脚步声。想到可能是林大力到来的脚步声，凤子的心狂跳着，但终究没有脚步声。凤子实在控制不住情绪了，半夜时分，她起床，穿了点简单的衣裙，摸到婆婆房前，听到婆婆房间里有熟睡的那种轻轻的鼻息，便悄悄地打开后门，溜出门来。

好在雨并不大，路程也并不远。凤子踩着湿滑的小路，飞快地来到了林大力家门外，他家的狗轻轻地吠了两声，迎了上来，咬住凤子的裤腿，见是熟人，便自顾自地去墙根下继续睡它的安稳觉去了。

凤子跨上青石板镶砌的阶沿，在林大力的木窗外面，凤子轻轻地敲了敲两声，悄悄喊道：“大力，大力，你睡着了吗？快开门，我想你了。”

里面没有动静，凤子不甘心，接着敲了数遍。突然，林大力在里面的窗子边上回应道：“凤子，你回去吧，我睡下了。有事明天再说。”

凤子执拗地说：“我不，你开门，我要进来。”

林大力仍然轻声说：“不，你先回去。我明天对你解释。别把动静闹大了，让大家都知道了。”

凤子说：“你不让我把动静闹大，你就开门。”

林大力没有办法，只好打开了大门，让凤子进

来。凤子直接来到了林大力的房间。这时，房间里的电灯亮了，凤子走进去顿时愕然：林大力的床上，傲慢地睡着田玉华，她的半个身子裸露在一张薄薄的黄色线毯外面。枕头很高，田玉华的长发随意地散开在枕头上。

凤子很不高兴了，质问林大力：“怎么回事，她怎么在你床上？”

林大力无言以对。田玉华睡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她就是这房间里的主人似的，且挑战似地对凤子说：“哎哟，半夜三更的，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凤子！我也想问你，这是你的房间吗？林大力又是你的什么人？你半夜三更在跑到他这里来，是干什么来了？不会是走错路了吧？”

田玉华是凤子多年的好朋友、好姐妹，而且是凤子跟郑凡平的结婚介绍人，凤子对这种场景很不适应，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以及是不是该连忙退回去。但现在退回去，她跟林大力之间的秘密也已在田玉华面前暴露无遗，似乎没必要躲避她了。一时，她对林大力的恼怒占了上风，顺手打了林大力一个耳光：“我一心一意对你，没想到被你这个畜生骗了。”

凤子转身拉开门就往外走，逃也似的冲出大门。在门口，她觉得自己的脚在门坎上磕绊了一下，然后她就摔倒了。不仅摔倒在阶沿上，而且还翻滚了一下，滚落到青石砌成的阶沿下，滚落到稻场里的泥水里。

林大力挨了一耳光后，怔在那里。当凤子转身离去的时候，他想上前拉住她，或者把门去关上，总之，他的思维里并没有想清楚该做什么，又觉得该做点儿什么。这时他发现凤子被磕倒在地。

林大力走到门外来，对倒在泥水里的凤子说：“不要紧吧，快起来。”

凤子却只剩下呻吟的份儿了。

林大力走向凤子，边对屋里的田玉华说：“快来看看，凤子怎么啦？”

凤子的衣服都被雨水打湿了，沾满了泥巴，而且她的肚子里开始剧烈疼痛，艰难地说：“我不行了。”

田玉华连忙和林大力一起将凤子往床上扶。田玉华却说不行，必得扶到她的房间里去，看样子凤子跌得不轻，还不知后果如何，如果放到林大力床上，明天别人问起来不好回答。

到了田玉华的房间后，田玉华帮凤子把打湿了的外衣脱下，安顿睡下，再把儿子虎子转移到

林大力床上。虎子瞌睡大，转移到新的地方仍然睡得香。凤子脸色惨白，下身开始流血，呻吟着说：“我怀的娃娃，怕是保不住了”。

田玉华帮着凤子把内裤褪了下来，找了不少的卫生纸来垫到凤子的身子下面。凤子不断地呻吟着，额头上豆粒大的汗珠不断线地流下来。林大力拿了毛巾，不停地帮凤子揩擦额头上的汗珠。

天快亮的时候，凤子下身流出了一大坨血糊糊的肉疙瘩，林大力连忙将它捧了扔进了厕所里。

凤子的孩子丢了，但她心里却并没有觉得如何难受。郑凡平外出半年多了，她对他的印象已经很淡了，她心里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孩子的存在和出生，只不过觉得是对郑家的一份义务而已。她的确对林大力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产生了心理上的依恋，觉得如果是怀上了林大力的孩子她可能会更高兴。凤子的心情千丝万缕，复杂得甚至没有时间来清理它。她在林大力的房间里堵住了田玉华，而田玉华又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朋友，现在还得躺在田玉华的床上！天哪，这些复杂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她现在着急的是，天亮后婆婆就会知道她流产的事，而她是怎么流产的，又为什么在田玉华的床上流产？到时候对婆婆应该有个说法。

五

田玉华打来三个荷包鸡蛋，凤子分明觉得肚子里空虚，心里也空虚，却就是吃不下，边流泪，边咬着牙吃了两个，好歹再吃不下了，便躺下休息。

天亮了一会儿，雨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凤子才醒来。

田玉华和林大力分明都一夜没睡，还在床前照料着凤子。

凤子醒来后，已经有了主意。凤子现在回家去也是问题，婆婆会想，凤子昨夜到哪里去了呢？现在这么早偷偷地溜回家来？如果这么早回家再告诉婆婆昨夜流产，情理上更是说不通。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干脆就在田玉华这里躺着休息。凤子跟田玉华关系平时走得近，躺在她的床上大致上是说得过去的。她让林大力去睡觉，不让外人看出参与了此事，而让田玉华去将婆婆请到田玉华家里来。

婆婆闻讯十万火急地赶过来了，同来的还有嫂子秦春芳。

她们过来的时候，被血污的床单早已更换过了，凤子安静地躺着。

秦春芳的嗓门比较亮，还在门外就在大声问：

“凤子怎么啦？到底怎么啦？”

凤子很虚弱，她吃力地告诉婆婆和嫂子说：“天快亮时，我觉得肚子疼，但我知道婆婆身体不好，也怕惊醒了婆婆休息不好，我便来到玉华姐这里，想在她这里找几片止疼药。后来，我就流产了。”

秦春芳说：“有几个女人没有流产过，这是正常的事情，只要你身体没什么危险，我们也就放心了。你好好的休养几天吧。要不，到我家里去住着？”

婆婆不得不认可眼前的事实。婆婆虽然身体不好，但睡眠很轻，些小的动静她都能听到。凤子什么时候从家里出来的，为什么又跑到田玉华这里来而不叫醒婆婆，总是一个疑问。婆婆来不及细想这些，她现在在想，郑家的骨血丢失了，作为婆婆，多么希望凤子的孩子顺利生产，为郑家延续香火呵。婆婆当场便痛哭流涕了，她责怪自己：“都是因为我这一身的病，没有把媳妇照顾好，对不起郑家的先人！该死的是我，而不是这个孩子呵。”

由于凤子的身体需要休息，田玉华便对凤子的婆婆说，凤子暂时不能走动，需要在这边静养一两天，等好些了再回去。婆婆同意了。婆婆说：“我回去杀只鸡炖了给凤子端过来。”

秦春芳乖巧地说：“妈，这事该我来办。您不用操心。”

婆婆和秦春芳都回去了，林大力这才连忙跑过来腆着脸问：“不要紧吧？”

凤子不愿意理他。婆婆和嫂子走了，凤子的心情又复杂起来，想到了昨夜是怎么到这边来的，想到把田玉华堵在林大力房里，想到了一切的一切。

现在可以不理林大力，却可以不理田玉华，毕竟是睡在人家床上呀。田玉华使眼色让林大力先回避：“去，你去忙别的事，这里是我们的事，有我就够了。”

林大力知趣地退了出去。

凤子对田玉华说：“你也去忙别的事吧，我想独自休息一会儿。”

是的，凤子很疲倦，从身体到心灵，从来没有过的疲倦。

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中午时分，秦春芳熬了鸡汤，和婆婆一起过来看望，才把她叫醒。婆婆说：“你嫂子炖了鸡汤，趁热吃吧，补补身子。”

凤子食欲不怎么好。婆婆要喂她，她坚持自己端着碗来吃。吃了几小口，眼泪却滴到碗里。

田玉华对凤子存了一份歉意，带着讨好的神情一直小心地在凤子身边跑前跑后的服侍，不时问凤子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凤子不睡的时候，她就陪着凤子聊天儿。这天夜里，她也没有去跟林大力同床，而是说要跟凤子挤在一床亲热亲热。

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在跟田玉华表面上亲热地睡在一个枕头上的时候，凤子才了解到一个真正的林大力。

当村里的男人们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林大力作为留在村里的不多的男人，成了留守妇女们的稀罕物。农村里的许多事情，离了男人是不行的，比如吆牛耕田，比如上山砍树，比如开山炸石做田坎、修公路，都是男人才做得了的力气活，所以，女人们便需要常常请林大力到家里做活儿。在老樟树湾这个山大人稀的地方，农户之间相距都不近，有的地方单家独户，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人知道，这样，林大力常常在为那些女人们付出体力的时候，也奉上身体。很多的时候，这是相互的生理上的需要，久久得不到丈夫疼爱的女人，也是饥渴难耐呀。这样，林大力如鱼得水，有点儿像皇帝似的，走到哪里都有女人，他也能给女人们以“宠幸”。根据田玉华对他的了解，老樟树村少说也有三十个以上的女人跟林大力发生过暧昧关系。

田玉华说：“林大力的这些女人里面，也包括郑凡平的亲妹妹郑凡英。这可是林大力亲口对我说的。”

陡然听到这种隐秘的内幕，凤子感到十分震撼，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凤子原来以为林大力只是喜欢自己，凤子是当作发生了一种爱情的，为此她甚至差不多忘掉了远在广东的郑凡平，一心一意的只对林大力。现在，听到田玉华喋喋不休的叙述，凤子觉得恶心，觉得心里有什么在轰然坍塌。

凤子一直没怎么讲话，这会儿她问：“别的女人我们就不说了，你是他的弟媳妇呀，怎么能这样？”

田玉华多少有点儿尴尬，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她很快适应了，笑道：“孤田寡女的，长期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一个锅灶里吃饭，服侍他就像服侍自己的男人似的，哪能不发生故事呢？这也怨不得我。说真的，我最初并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情况，直到我跟他以后，发现他常常在外留宿，而且是在那些个下贱女人家留宿，我才知道了个大概，后来他经不住我追问，才对我透了底。可是到

了这个时候,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也不过是他一个女人之一,尽管他对我还是有不同的,毕竟他得回家来吃饭吧?饭得我弄了他吃,衣服得我给他洗吧?最初我想不通,跟他闹过,抗过。我跟他在家里关上门闹,有谁知道呢?但闹来闹去,他就那个样子。后来我也适应了,破罐子破摔吧。管他呢?”

田玉华说:“其实你跟他发生关系,我一开始就知道。他不回家来往,而且你在他胸前抓出那么大的血痕,哪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如果说我很开心那是假的,但是我没怎么生你的气吧?一来,我们俩本来是好姐妹,你分享一下也没什么,再说这林大力也毕竟不是我老公;二来,生他的气生得过来吗?反正,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男人女人就是这么回事儿。”

田玉华讨好地笑道:“谁叫你要跑到我们家来,撞上这一切呢?你流产的事,我们真不是情愿的。你也别为这事急。等郑凡平年底回来,你跟他多加几个夜班,就会再有的。好吗?”

凤子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带着怨气,又有几分不屑地对田玉华说:“我可不像你那么贱。我是被强暴的。”

田玉华被“噎”了一下。可是她也不服气呀,对凤子说:“是的,我知道,你最年轻,你是新媳妇,所以林大力对你格外用心一些。虽然是他强暴了你,可你现在不也顺从了吗?你虽是不像我这么贱,可你三更半夜的跑到我家里来干什么呢?”

凤子说:“我不理你了。”

凤子扭转了身子,装出睡着了的样子,但是,她哪里就睡得着?两行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打湿了枕巾。

六

凤子在田玉华这里休息了一天多时间,觉得好些了的时候,便回到了自己家里,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从那个雨夜摸出家门,到现在不过几十个小时的时间,但对于凤子来说,真是沧海桑田。凤子已不是原来的凤子了,忽然间她觉得对世界的看法整个都改变了,一切,都恍如一场轻梦。她原以为得到了一份婚外的爱情,虽然她知道对不起郑凡平,但她仍沉醉其间,觉得开心,觉得幸福,现在,她知道她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场欺骗,她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人渣。

婆婆和嫂子秦春芳照料着凤子,凤子心里颇为不忍,她知道自己不配得到她们的照顾,这使她

痛苦。姐姐郑凡英住得离娘家不到两公里,听说了弟媳妇流产的事,也带了两包牛奶、一只母鸡、一只腊猪蹄子回家来看望凤子,如果凤子不知道她跟林大力有一腿,会很感激,但现在,凤子知道郑凡英是怎么一回事了,对她的礼物看也不看,随她丢在梳妆台上。

郑凡英对此却浑然不觉。

凤子能走动了,但她多半时间还是躺在床上,很多事情都出现在她的眼前。凤子现在回想起自己的经历,悔恨不已,觉得自己很可耻。明明自己是一个受到强暴的受害者,却受到情欲的驱使,堕落成一个荡妇,跟林大力这样的人渣同流合污,还以为得到了一份爱情。真对不起郑凡平呵,还弄丢了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又何尝不是摧残?

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得写信问一问郑凡平,是不是可以跟他到广东打工去?凤子不想再呆在这个家里了。做姑娘的时候,凤子对外出打工是有几分畏惧的,但现在广东有郑凡平,怕什么呢?可以更多地照顾郑凡平呀。到广东后不管做什么工作,累点脏点都没关系,只要跟郑凡平在一起就行。凤子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同时想到了婆婆。如果自己到广东去打工,也就意味着要把一身是病、泡在药罐子里的婆婆一个人留在家里。这多少有些让凤子觉得难办,有点儿惭愧。郑凡平走的时候,对自己是有交待的,而自己将要置婆婆于不顾了吗?凤子哭了起来。但是凤子又想,嫂子秦春芳和姐姐郑凡英毕竟还在婆婆身边,无论如何,她们都会照顾婆婆的。何况自己的打算离去,的确是情非得已。

凤子写信了。凤子初中毕业,她的信中没有浪漫的词句,仅能表情达意而已。但她相信郑凡平看了信以后,会明白她对他的思念。她是他的妻子,虽然她做了错事,但她现在悔悟了,便还有权利说爱他,以及得到他的爱。凤子甚至于思考着,到了广东后,该不该向郑凡平坦白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得到他的谅解,真正地从这场恶梦中走出来。凤子想,作为男人,郑凡平一时是难以真正谅解凤子的,但是这个时代,一个男人找到一个好老婆也并不容易,何况,郑凡平是爱自己的,想想他春节期间那份猴急那份贪馋吧,或许他会原谅凤子;如果他不肯原谅呢?哼,他敢,我就死给他看。当然,这些事情说给郑凡平了,自己的心里清静了,却给郑凡平增加了一份痛苦,增加了一份耻辱,这又何必呢?那么,就将这份沉重放在自己一个人的心里?

很多事情,凤子一时还不可能想得很透彻。凤

子边想边哭边写，终于写完了这封信。

第二天，凤子对婆婆说了一声“我到镇上去寄信”，便徒步出发了。这一次，她再不会叫林大力的摩托车了。一旦悔悟，凤子是有这份定力的，她宁可自己走来回六十里山路，也不会再跟林大力搅在一起了。凤子知道，如果不就此彻底断开，再搅在一起，就只有再次堕落，万劫不复了。

凤子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了虾子沟。又看到了那棵老樟树。触景伤情，凤子满心是痛。数百年树龄的老樟树，见证了凤子的灾难。可是那个时刻，老樟树看着林大力作恶，为什么一声不吭呵。

不敢多想，凤子快步地走了过去。真的不能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否则会变成疯子。难道每路过一次老樟树，就要来一次痛苦的回忆吗？只有离开此地，且再不回来，心灵才可能平静。

但是凤子还没有走多远，林大力的摩托车声音在后面突突地赶上来了。凤子知道林大力在背后来了，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她不知林大力要做什么，不知自己该如何应对。凤子有预感，林大力是专门为自己而来。

果然，林大力是一个人，他的车屁股后面没有别人。他赶上了凤子，但是凤子却并没会议室脚步，仍然在坚定地朝前走去。林大力减了车速，跟在凤子后面，对凤子说：“上车吧，别使性子了。”

他又央求了几遍，但是凤子坚定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们俩再没任何关系了。我会走路到镇上去，不会再坐你的摩托车。”

林大力央求说：“凤子别使性子，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为了你，我对天发誓再不跟那些女人来往，还不能得到你的原谅吗？”

在凤子那里，没什么条件好讲：“我还能相信你什么？你祸害了一村子的女人，猪狗不如。你别跟在我身后，让别人看到不好。”

林大力说：“你不上来我会一直跟着你。”

凤子说：“你爱跟就跟吧，我才不管。”

凤子从此再不跟他说一句话，而是自顾自地朝前走去，连看也不朝他看一眼。

林大力跟了凤子三四里路的样子，觉得无趣，骑着摩托车返回了。

凤子走到镇上的邮局，给郑凡平寄出了那封信。

七

凤子天天盼望着郑凡平的回信。

这一段时间，凤子变了。

在家里，她变得勤劳起来了。

每天早上她都会起得很早，跟婆婆抢着做饭、打猪草、剁猪草、喂猪。吃饭后，她便一声不吭地到地里去做农活。秋收季节来到的时候，凤子跟婆婆商量，请了郑凡英、秦春芳以及其他的乡亲们帮忙，把地里种的苞谷和黄豆都收了回来。除了坚决地不请林大力。然后，趁晴朗的好天气把苞谷和黄豆晒干。

邻居们有事请凤子，她也会不惜体力地帮邻居们做活。

邻居们都看在眼里，称赞道，凤子真是好样的。

凤子还花钱买回了一斤二两毛线，替婆婆编织一件毛衣。凤子想，把毛衣织成以后，自己或许就可以到广东去了。婆婆在家过冬，可以穿得暖和些，这也算是对婆婆所能尽的一份孝心。婆婆知道媳妇在替自己织毛衣，自然很开心，脸上的笑容格外多了起来。凤子织毛衣，房间里的灯便熄得晚。婆婆总是心疼地在凤子的门外对她说：“凤子，早些睡觉吧，别累着。”凤子这一段时间心情也好多了，大声回答婆婆说：“好的，我织完这两圈就睡。”

但是，又一场祸事突然来临，毫无预兆。

事情发生在婆婆身上。

在这种暴雨天气里，这天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突然天气变得漆黑，眼看一场暴雨要来。婆婆惦记着大媳妇秦春芳家里的稻场里晒的苞谷没人收——秦春芳早上对婆婆说过下午到山上砍柴去的，婆婆便到大媳妇家去帮忙收场子。大门没关，婆婆自言自语了一声：“春芳也是的，出门门也没关。”当婆婆走进大门的时候，听到春芳房间里传来了呻吟声。婆婆想，怎么啦，难道春芳病在床上？当然这声音跟发病的声音又有些不同。婆婆心里狐疑，便推开了春芳住的房间门。婆婆看到，林大力正压在春芳身上，两具白花花的肉体正忘情地耸动着。

千不该万不该，他们连门都不关，可见是如何的情急。

婆婆气极了。大喝一声：“你们两个干的好事，给我跪下。”

两个人呆住了。林大力连忙从秦春芳的身体上滚落下来，飞快地穿上短裤，套上短袖上衣，看都不看婆婆一眼，便打算从婆婆身旁往外走过去。婆婆当然是不能放过他，便一把抓住林大力的短袖上衣，愤怒地说：“你还敢跑，我可抓住你了。”

婆婆其实心里很混乱，她并不清楚抓住了林大力该怎么办，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抓着他，而不能让他跑掉。

林大力想跑却又跑不掉，一时不知该怎么办。这时，秦春芳跑了上来，掰她婆婆的手腕，又对林大力说：“你还不快走，还像个男人吗？”

婆婆的手腕眼看要被秦春芳掰脱，眼看就要放跑林大力了，急眼了，俯下身子就在秦春芳的手上狠狠地咬上了。秦春芳杀猪似地叫唤起来。林大力看到这情景，便抱住婆婆的头往外掀，企图将婆婆掀开，以便替秦春芳解脱。但婆婆不知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儿，林大力掀了两下竟掀不开。秦春芳便骂：“狗日的林大力，平时你操老娘的时候劲儿倒大，现在连个老婆婆都掀不开呀？”林大力受此一激，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举起双拳，朝婆婆的头上狠狠地砸了下去。一下，两下……

天边，一串轰隆隆的惊雷劈空砸下。

远处，火光一闪，村口的那棵老樟树西侧的一根枝丫被劈开了，断裂，且“哗”地倒下。

与此同时，婆婆也终于松开了咬着秦春芳的牙齿，倒在地上。

一场瓢泼大雨终于降临人世。

这一切发生时，风子在家里喂猪。喂完猪，听到屋后面的嫂子家里动静不对，心想得马上去看看情形，她伞也没撑就从雨水里跑过来，头发和衣服都被雨水浇湿，紧贴在身上。结果她看到嫂子赤□着，而婆婆被林大力打得倒在地上。说时迟，那

时快，风子从地上捡起一把柴刀，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对着林大力的头就是两柴刀。

风子还是有分寸的，她是用刀背砍的，而不是用刀锋。

秦春芳吓得傻站在那里了。

林大力倒在地上，鲜血满面，还在痛苦地叫唤着：“风子，你怎么这么狠心呀？”

风子手指着林大力骂道：“你这个畜生，祸害了多少人，我今天一不做二不休，先废了你，我再去自首。”

风子用柴刀割开了林大力的短裤，揪住他腿空里那个还湿滑着的玩意儿，一刀下去，那玩意儿跟它的主人已经两相分离了。

林大力惨叫着，在地上打滚。

风子看也不看他，扔下柴刀，把婆婆扶起来，用手试了试她的鼻子，还有一丝气息，便俯身把婆婆背起来，扛回家来。

风子给婆婆灌了一杯糖水，婆婆悠悠醒来。

安顿好婆婆，看来没有什么大碍了，风子没再说什么，只是心情复杂地拿眼神跟婆婆告了别，然后向山下的镇上走去。

她是去派出所自首。一切既然都已发生，便任由政府处置。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远处的山影在雨水中显得朦胧、飘摇。

几十里山路，会走得很辛苦，但现在风子什么也不怕，她心里一片坦然……

附：

老樟树下的情与欲

——评羊角岩《沉默的老樟树》

李小杰

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涌出农村，经年不归，造成留守女人心理和欲望上的空虚，容易在身体和感情上出轨。偏远山区农村男人外出打工挣钱，希望可以早日娶妻生子，并有能力在物质上满足女人，完成男人的“任务”，反而忽略了已婚女人对情与欲的需求。这篇小说抓住了这一社会现象作为小说的外在结构。而通过对风子的堕落过程的细致刻画，反映了这种心理的失控，形成这篇小说

的内在心理结构。作者很好地利用这一社会现象和人物心理——因为这一社会因素结构，让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更为可信，而达致一定的深度。

小说的叙述由三条线组成。主线是主角风子陷入情欲之网，觉得自己找到了爱情，不久发现对方是个混蛋，最后幡然醒悟；另外一条作为补充和对比的是秦春芳和田玉华与林大力的奸情线；第三条作为传统道德观照的老樟树，在小说中作为

纯洁,道德化的象征。主线与第二条线的关系是第二条线的秦春芳和田玉华代表纯粹的情欲、堕落——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而凤子很快从情欲之网过渡到对爱情的幻想,最后幻想破灭,而悔悟改过自新;第三条线与主线之间的联系是虽然凤子第一次在老樟树倒了下去(失身),但是凭着自我控制能力和老樟树所赋予的纯洁、道德的意义,同样在老樟树下站了起来。

跟许多外出打工的人一样,凤子的老公郑凡平腊月二十八才与凤子结婚,她才刚刚尝到夫妻之间的奥妙,正月初四丈夫就离开了家乡到广东打工去了,而且一去就是一年。不久之后凤子就怀孕了,于是就坐了林大力的摩托车去镇上检查。

小说开始:“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凤子叫了林大力的出租摩托车到镇上去。”这一篇小说的开始非常重要:“出租摩托车到镇上”让男女主角有机会频繁地接触;在晴朗美好的天气下,则暗示男女之间美好的事情将会发生。

凤子喜欢林大力车头盔上气味,因为丈夫离家日久,而这头盔上的男人味道,让她迷醉。这里作者所把握的细节非常有意思,很巧妙的把凤子红杏待出墙的无意识诠释了出来。所谓头盔上的气味,其实不过是男人的汗臭味,这种让人“十分舒畅”的气味不过是凤子心理欲望的投射而已。而且凤子早上起来收集的尿液样本,“骚味更浓”,则说明凤子的心理和身体都需要男人的慰藉。

所以当遇到林大力这个“有心人”,叙事动力就有了突破口,奔泻而下。在下坡的时候,林大力教凤子抱得紧一点,还加大了马力,凤子只好搂紧

林大力。男女交往的时候,身体的初步接触很重要,如果彼此排斥,就没有下文,如果不排斥,那一切将会水到渠成。下坡完全没有必要加油,而应该减低马力,在林大力的刻意使坏下,从身体慢慢攻破凤子的心理防线。所以当凤子的胸第一次挤压到林大力的背部时,会觉得难为情,可是“经过几次后”,凤子已经有些习惯了。

由于凤子的心理防卫机制已经松懈,情欲就自然涌出来。她主动问林大力:“男人不结婚,没有女人的日子,好过吗?”这句话表面是关心和拉家常,其实已经直指男女之事,在这样暧昧的情形下,无异于火上加油。林大力打蛇随棍上地说:“田玉华哪有你来电?如果你跟我那个,我不就有女人了吗?”男女之事最难捅破的是那层纸,一旦捅破,关系就随便多了。所以“今天,凤子的鼻孔里又在闻林大力的气味儿,手里又在搂紧他的腰部了。一路上,林大力像往常一样说些骚情的话,凤子照例会嗔骂他,心里却并不反感。”

来到镇上,林大力陪着凤子进进出出,又请她吃饭,往她的碗里夹菜,让凤子很感动。在回到老樟树的时候,林大力说摩托车坏了,于是就地修理。太阳西沉,他叫凤子吃些东西休息一下,“摩托车的尾箱里除了面包和矿泉水,竟还有一块雨布,可真是齐全。”走路也能到家的路程,没有必要准备如此齐全的物资,可见林大力早就设计好,摩托车坏掉多半只是借口而已。果然林大力强行“要”凤子,凤子在一番推拒之后,“浑身像筛糠似的没半点力气。”凤子一度奋力抗拒,可是她还是感到“一阵奇异的舒爽感”。



凤子在第一次失贞后本来有机会“拨乱反正”,可是她没有抓住。因为她觉得如果告了林大力会弄得满城风雨,而“对于结过婚的女人来说,一次性的经历也算不了太大的损失。”这就是她堕落的开始,因为她内心对性的态度问题。作者没有就此作罢,他为凤子如何慢慢陷入堕落的漩涡而不可自拔作了很仔细的描写。凤子本来不再理会林大力,打算自己慢慢地走回村里,可是林大力又赶上来说:

“快上车吧。如果别人看到我们这样子,会怎么猜想?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凤子犟着站在那里……林大力的车停在她前边不远处,并不熄火。过了一会儿,凤子一句话不说地走到了林大力身边,右腿一偏坐到了摩托车后座上。”“右腿一偏”给人一种身体失重的感觉,在此身体的失重就是心理的失重,代表了对林大力的接受和原谅,伴随着心理的倾斜,情欲的洪水马上泛滥而来。果然凤子回到家,服侍好病重的婆婆休息,林大力又潜进了她的房间,他对凤子又跪又求,又赖又逼,软硬兼施,一番施为之下,“凤子不挣扎了,似乎放弃了抵抗,任由林大力轻薄。”至此,凤子完全陷落。她不但常常和林大力幽会,白天还和他到镇上游玩,林大力也不时为她花点小钱,讨好她,“凤子跟郑凡平没有度完的蜜月,在林大力这里却找到了蜜月的感觉。”凤子觉得在林大力身上找到了爱情。

在小说前三节,作者着重对凤子的堕落进行内在心理刻画,第四部分开始对小说的外在社会现象结构进行了叙述,这个叙述由一次奸情和流产所推动,令这部小说有了新的厚度,同时也带来了小说重大的转折。从小说的第四节开始,叙述的步伐和叙述时间明显加快,带着读者冲向小说高潮。

因为林大力几个晚上没有来,凤子思念满溢,跑去林大力家,却发现了林大力和他大嫂田玉华的奸情,她打了林大力一个耳光说:“我一心一意对你,没想到被你这个畜生骗了。”凤子以为遇到了心爱的人,美好地认为这是爱情,没有想到给一个脚踏两船的人给骗了,正是因为凤子对爱情抱有幻想,所以她跟那些沉迷情欲的人不一样,她一旦发现这段爱情是虚幻的,就会清醒,而沉迷情欲的人可以不停寻找新的刺激。所以这是凤子改变的开始,也是故事出现转折的萌芽。

后来凤子冲出林大力家时不小心在门坎上绊了一下,摔流产了。“凤子的孩子丢了,但她心理并没有觉得如何难受。郑凡平外出半年多了,他对他的印象已经很淡了……她的确对林大力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产生了心理的依恋……凤子的心情千丝万缕,复杂得甚至没有时间来清理它。”因为凤子在林大力家流产,所以只能和林大力嫂子田玉华共睡一床,从田口中才知道因为村里男人都出去打工了,能干粗活的林大力就成了“香饽饽”,许多事情如犁田、砍树、修路,都需要男劳动力,女人便要请林大力到家里干活,这样触发了不少奸情。

“很多的时候,这是相互的生理上的需要,久久得不到丈夫疼爱的女人,也是饥渴难耐啊……根据田玉华对他的了解,老樟树少说也有三十个以上的女人跟林大力发生过暧昧关系。”小说的情节让人想起一句话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爱情不仅仅是物质的满足,也不是名份的给予。爱情可能就是“到镇上去玩”“不时花点小钱,献上殷勤”,或者帮女的干干重活,换换灯泡,让家里有个主心骨。就算一个身处在农村的妇人也会渴望爱情,感情要两人花时间去努力经营,这恰恰是身在异乡的民工所不能给的,也是悲剧发生的主因。当我们只看到民工为城市带来变化时,应该关心他们背后的“基地”发生的变化。作者写出了外出民工与留守女人之间的问题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可以警醒世人和引起他们的思考。

凤子对此感到十分震撼,原本以为自己是林大力的唯一,想不到不仅仅不是唯一,也不是二者之一,而是众多的一个。“凤子觉得恶心,觉得心里有什么在轰然坍塌。”凤子在失去肚里的孩子时,“并没有觉得如何难受”,可是现在觉得“震惊”、“恶心”和难受,说明这段爱情的坍塌对她打击很大,也让她完全清醒过来,幻想终于破灭。这是小说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而且这个转折影响了后面凤子对林大力排斥的举动。

不过作者没有就此打住,还借了田玉华的口来说明这些深陷情欲的妇女的心理,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凤子找回自己的第一步。凤子:“别的女人我们就不说了,你是他的弟媳妇呀,怎么能这样?”田玉华说“同一屋檐下生活”,“这也怨不得我。”“后来我也适应了,破罐子破摔。管他呢?”不过凤子并没有接受这样的解释,她反而带着怨气说:“我可不像你们这么贱。我是被强暴的。”她在心理上将第一次失贞再次定性为“强暴”,这样使她开始在心理上和别的陷入情欲迷阵的人分隔开来。所以当凤子丈夫的姐姐回来看望凤子,凤子知道她和林大力有一腿,所以“对她的礼物也不看,随她丢在梳妆台上。”

来自丈夫家庭的温暖让凤子不好意思,觉得对不起丈夫。于是写信去看看能不能跟他一起到广东打工,“累点脏点都没关系,只要跟郑凡平在一起就行。”凤子的写信的过程就是一个找回自己的过程,思考整件事的过程,“边哭边写”,“她是他的妻子,虽然她做了错事,但她现在悔悟了,便还有权力说爱他,以及得到他的爱”,这也是一个洗

涤心灵的过程。

信写完之后,凤子就要到镇上去寄。因为来回六十里山路,大家通常都会乘林大力的摩托车,可以说这是对凤子最后的诱惑。不过,凤子选择了走路。进出山区的路不但漫长曲折,而且凤子就是在路上的老樟树下失身,所以她路过时会想,“难道每路过一次老樟树,就要来一次痛苦的回忆吗?只有离开此地,且再不回来,心灵才可能平静。”老樟树也给了她抵抗和反省的力量。果然走出老樟树不远,林大力驱车追了亡来,再次施展甜言蜜语,企图重修旧好,凤子始终不为所动。凤子这一程走来,终于走出林大力和她自己欲望的中心,走到了她丈夫的“身边”,把信寄了。

作者选择于此借凤子的口说:“可是这个时刻,老樟树看着林大力作恶,为什么一声不吭呵”来回应小说篇名《沉默的老樟树》,正如前所言,老樟树是一个象征,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叫老樟湾,凤子在送丈夫离开时,她丈夫说:“这是几百年前我们郑家的祖先到山里安家的时候栽下的。”“安家”乐业,所以这老樟树就代表了樟树湾,也代表了祖先的价值伦理。而“沉默的”既是说老樟湾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走了,整个地方都不热闹了,更是说老樟树所代表的旧伦理道德——老樟树就在老樟湾与外界之间耸立,审视着这片土地——可是在物质、金钱和追求享受的外面社会变化冲击下,老樟树所代表的一套价值体系已经无处安身,只能选择沉默了。

凤子寄信回来之后就变了,变得勤劳了。在秋季季节的时候也坚决不请林大力帮忙,“然后,趁晴朗的好天气把苞谷和黄豆晒干。”这和小说开始“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相似,不过在这个晴朗的好天气下,美丽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了,只有实在的生活用品“苞谷和黄豆”,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意象来说明凤子的蜕变终于在这里完成了。

本来随着凤子的幡然醒悟,主线也就结束了,小说已应该收局,不过作为情欲的第二条线依旧蔓延不止。婆婆去帮大媳妇秦春芳收苞谷的时候撞破了林大力和秦春芳的奸情,被林大力痛打倒地,与此同时,“火光一闪,村口那棵老樟树西侧的

一根枝丫被劈开,断裂”。听到动静赶来的凤子于是拿起柴刀背砍了林大力的头两刀,并割了林大力的“玩意儿”。

此时,叙述的三条线停在一点上:祸害全村的林大力被去势,再也不能为恶,秦春芳等经过此事,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为林大力伤人在先,凤子教训了林大力,救了婆婆,不过将要面对法律的制裁;而具象征性的老樟树也在这次事件中被劈去一根枝丫,樟树湾的前景就像“远处的山影”,“显得朦胧、飘摇”。

读者在读这篇小说时会有一疑问:那些丈夫为什么一去之后在小说中就没有了消息?难道他们就不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我觉得这是作者所设置的结局的需要。如果男的回来抓奸,那凤子等人都会被一网打尽,林大力可能会被私刑处死。那凤子和老樟树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和人性良知将不能彰显。在作者的结局中,他对凤子这个角色不仅仅赋予人性的光辉,还赋予了同情与人文关怀,彰显了人性伟大的一面。另外,樟树湾的前景晦暗不明,正是因为外在环境和秦春芳等人的行为显示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和这个复杂性会发挥到多大影响的可能性,这个更大的结构让作者写出不完全是光明的结局。这里面涵盖了作者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入观察。在欲望面前,人性也许是软弱无力的,不过我们还有最终的武器——良知。正是对良知的执着,让小说提升了一个层次。

作者通过对情欲、爱情和老樟树的描写,不但写出了留守女人的问题,还道出了农村道德伦理的瓦解和人性的美好一面。其中对女人情欲心理的刻画尤其细致。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那么就是作品中欠缺适当的留白,比如说:“林大力回过头,一脸诡计得逞地朝凤子笑了笑。”这个“诡计得逞”就破坏了读者对后面诱奸陷阱的期待和思考的快感和神秘感。还有“她骨子里的欲望全部被激活,羞耻感逐日流失,直到荡然无存。”其实作品后面“凤子总是为林大力留着门”和“忍不住有了叫床的习惯”完全把都“荡然无存”表现无遗。所以应该让这些白空着,读起来会更有想象的空间。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

柏拉图大哥

石 嘉

夏明被单位派到建筑技术研究所学习一周。夏明大学刚毕业，风华正茂，领导十分重视对他培养。此次学习 AC 项技术规程，任务倒不重，夏明在大学里就接触过有关的技术资料，所以他心情很轻松。

只是研究所生活条件十分简陋，地处远郊，住在办公室沙发上，吃的是临来王敏买一些方便面火腿肠面包榨菜。王敏非常细心的给他装在一个纸箱里，还叮嘱夏明别忘记带换洗的内裤。天气热，她一忙碌脸色便黑红黑红的，油性皮肤更加明显。夏明对王敏粗黑的肤色一直怀有厌烦心理，但从不在言语中表露出来。

他喜欢皮肤白腻的女孩，这种女色可以激发非常美妙的性感冲动。他和王敏是大学同学，王敏对夏明倾心爱慕，时常羞涩的谈婚论嫁，而夏明却装聋作哑，跟王敏的关系若即若离，并不干脆说出散伙的话，十足的伪君子，夏明暗自骂自己。他不忍辜负王敏多年的一片痴心，倘若绝情散伙，这体态丰腴皮肤黑黑的傻丫头，岂不要可怜死。

傍晚，太阳的热气从地面上蒸腾出来，没有一丝儿风。很快，研究所附近的果园和菜地，便笼罩着一层热雾，绿色的植物因为热而打蔫了，景物显得陈旧模糊。研究所因电压增容，线路改造，临时拉农用电，晚上便彻底停电了，整幢两层楼的人都下班回家，只留下夏明一人。闷热的夜色和肃静的时空，令夏明感到孤独如虫噬心。他把王敏买的火腿肠方便面吃饱肚子，浑身燥热，内裤汗湿，便想到王敏浑圆的臀，走路时一耸一耸的模样，不禁心跳一阵。有蝙蝠扑在窗户玻璃上，黑暗中的“扑扑”声，实在难以入眠。

夏明赤裸着膀子，跑到研究所的传达室去，他很想找门卫柏大库聊天解闷儿，消磨这炎热的夜晚，打发一种令男人焦虑的孤独时光。远处的村庄隐约传来狗吠，研究所前的小路蜿蜒穿过菜地，在

黑夜里像一条白色的飘带，通上公路国道，那里有公交车停靠站。夏明算计着不须几日，便可结束学习，离开研究所苦僧般的寂寞，去享受都市夜晚酒吧舞厅的喧闹。

一道手电光射到夏明身上，传达室门前，一位健壮的赤膊男人，晃动手电筒招呼道：“是夏明吧，吃罢饭了么？”他叫柏大库，挺别致的名字，研究所上上下下的人都称他为柏拉图，柏拉图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夏明想如此称呼大概出于谐趣吧。

昨天刚到研究所，夏明便对柏大库异常感兴趣，不仅是他待人近似粗鲁的热情，他的穿着打扮更令人眼球转不动了，紧盯着他便陌生感顿消，犹如前世闾亲为邻一般。当时夏明背着王敏给他买的食品，大汗淋漓，走到研究所大门前，喘息未定，便听大喝一声：“嗨，你这孩子是干啥的？”柏大库头戴巴拿马小草帽，墨镜，帽筒上还系着红蝴蝶结，大花格丝棉混纺绸短褂，笔挺的乳白色西装裤，裤线能削萝卜，而贼亮的皮鞋可以照人影儿，大热天穿著这般讲究体面，有一种异域浪漫情调。

夏明惊奇的有些面目发呆，柏大库一巴掌打在夏明肩上，“你这孩子累熊了，天热，我这里有凉茶，快饮。”说着端来一个大号搪瓷缸，里面撒了一些茉莉花瓣儿，茶香扑鼻。夏明随身所带的行李物品，是柏大库一股脑帮着给搬到二楼去的，一溜风的来去，爽快自如。听得办公室的人夸赞道：“这老头年近花甲，身板骨倒像小青年似的。”夏明大吃一惊，外观丝毫看不出，柏大库莫非换容有术，怪哉。

“柏先生，你的年纪当真将近六十岁？”夏明迟疑的问。“叫俺柏大哥，五十九周岁，老啦，头发染黑的。”

其实，夏明最初不敢称他柏大哥，论辈儿，该称柏大爷，柏大库比夏明的父亲还年长八岁呢。不

过他硬坚持要夏明叫他柏大哥，不然称其柏大爷他便面露怒气，坚辞不受。夏明也觉着叫柏大哥有一股江湖男儿的豪壮，挺好玩儿的，便应承下来。

事后夏明才知道，柏大库一九六二年支边到新疆，八十年代中期返城就一直干门卫工作，没有结婚，独身一人，吃住都在单位里。研究所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称他柏大哥，或者背后叫他柏拉图，无一例外，夏明倘若称柏大库为柏大爷，倒是个笑话。

传达室前后两间屋，后边便是柏大库的卧室，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灶案勺，过日子的家什一应俱全。柏大库会裁剪缝纫织毛线活儿，炒菜做饭的手艺更是精熟细致，昨天，柏大库请夏明晚饭吃他烹制的红烧鱼，糖醋酒葱姜蒜的混合香味烧得恰到好处，柏大库喝了半斤白酒，他嗜饮，一般不醉。夏明几乎将红烧鱼吃尽，却滴酒未沾，他不会喝酒。

柏大库并不勉强他喝，说道：“孬孩子，男人不喝酒，跟女人有啥区别？”

传达室后边，摆着柏大库喝完的一堆空酒瓶。他喝酒用碗盛，或者就着瓶嘴喝。吃饭吃菜经常习惯拔出腰间的一把小刀当勺子，那把刀弯如新月，刀鞘上镶有黄色的金属花纹和红色的玉石粒儿。

夏明十分好奇，便想要过刀来自己也当勺子试一试。柏大库赶紧护住小刀，阻止道：“不怕割了你的舌头。”他吃完饭便用手绢把小刀揩拭干净，将刀片在手掌里反复摩挲，眼圈竟红了起来，说话给人一种抽泣的感觉，眼光变得柔和迷离。

夏明以为柏大库酒量喝高了，便劝道：“柏大哥，一顿半斤酒量，我瞧着都有点害怕，喝二两足够了。”

柏大库笑道：“假若喝足的话，要一斤往上呢。我在新疆二十多年，练就一身酒气，难改。”

这时，有一位中年妇女骑着自行车，来找柏大库，看见夏明在座，便点头笑了一下，把柏大库叫出去，两人挨在一起，叽叽咕咕说了一阵话，柏大库进屋在枕下摸出一沓钱，交给那妇女，把她送走了。柏大库回来后夏明便问：“柏大哥，那女的是谁？相貌怪清秀的。”

“你这孩子欠揍，偷瞅人家的脸盘子，不害臊。”柏大库的情绪很高兴，满屋乱转，忽然打了一趟拳脚，虎虎生风，夏明也不懂是啥拳术，惊异在这小房间里，他竟能蹦跳闪挪，飞腿抡拳，招路规矩有致，家具桌椅对他丝毫不碍，目如无物一般，不禁喝彩鼓掌起来。

柏大库得意的说：“这叫拳打卧牛之地。”

末了他忽然主动说道：“刚才那女的是亲戚给



我介绍的对象,可惜无缘,俺不能跟她结婚。她有难处,俺就帮她几个钱吧。”

夏明说:“既然分手,你给她钱不白扔了。”柏大库笑而无言,只是催夏明快回去歇息。夏明后来跟办公室的人闲谈这事儿,大家议论道,柏大库相貌身材如同四十岁的壮汉,一直孤孤单单,不少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对他称心满意,但最终柏大库都不肯结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研究所的人私下猜测,柏大库有难言之隐,极可能生理缺陷,不能过正常夫妻生活。夏明身为未婚男孩,又是外单位来学习的人员,听见人家窃窃议论柏大库的奇怪事儿,不觉脸红心跳,不便多嘴插言,便默默躲去一边。

他心里忽然弥漫一种愿望,跟柏大库无拘无束的交流亲近,年龄的差别已无障碍,柏大库为老不尊,不尊的令人可爱。夏明感觉他就像大学寝室的上下铺,晚上睡不着觉,便放肆猥琐地大谈女生身体隐私,渲泄欲望的困扰,搞得性意识亢奋而无法入睡。

传达室旁边有一块空地,有石桌石凳,摆着杠铃,哑铃和石锁,柏大库轮番演练,杠铃他仰卧举,石锁要扔出花样,竟用肘部去接,惊得夏明目瞪口呆,颤声问道:“你都快六十岁了,哪来这般力量?”柏大库道:“虽六十,俺仍为童男子,真阳未破。”

夏明没有作声,他多次梦中与女性做爱,遗精弄污了内裤,做贼似的偷偷洗干净,惶乱了好几日,无法安静下来。柏大库看到夏明有些害臊,便转了话题,问:“你咋吃的饭?昨天吃了俺的红烧鱼,今天俺做了虎皮肉,南方口味,锅里还有,尝尝。”

夏明说:“不用,不用,我已吃饱了。”柏大库浑身汗如水洗,胸肌腹肌如青铜铸就,跟他比体魄,夏明暗自羞愧。天空有了些月色,微微起了一阵风,裹着植物的涩苦味儿,仍然热气扑人。柏大库伏在自来水管上,冲洗身体,水花四溅。夏明忽然看到他肋骨处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便就近仔细看,伤疤有些骇人,还有缝的线痕。夏明脱口而出:“这是刀伤。”

柏大库变了脸色,怒气冲冲的说:“胡嚼舌头,这是俺小时害疮留下的。”

夏明肯定的说:“是刀伤,长条疤。”

柏大库说:“你这孩子眼力毒。”便用毛巾胡乱擦干赤裸的脊梁,返身回屋,撇下夏明不再搭理他。夏明心中暗想,糟啦,我揭了这老头的伤疤,他

恼了,自己说话不知深浅,如何向他陪不是呢?

孰料柏大库从屋里出来,拿着葫芦丝,笛子和二胡几样乐器,牵住夏明的手,说:“你这孩子回去反正睡不着,天热,俺给你吹奏几曲消凉如何?”夏明又惊讶起来,他怎么也想不到柏大库会摆弄乐器,不禁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情。二人坐在石凳上,柏大库吹起笛子,笛音婉转悠扬,曲子充满新疆少数民族的韵味特色。月光撒在柏大库脸上,勾勒出他脸部五官的轮廓,夏明看到柏大库眼角的鱼尾纹,额头的皱纹比较深,眉峰下的一双眼睛浸着泪花,他仿佛用整个身心在吹奏笛子,夏明忽然听懂了这曲子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有异曲同工之妙,蕴涵着青春和爱情的故事。

他感到凉爽许多,身上已经不出汗了,甚至有一种疲惫而得到抚慰的舒服感觉。他打断柏大库的吹奏,唐突的说:“柏大哥,我有女朋友了,她叫王敏,跟我是同学同事。”柏大库放下笛子,又把其他乐器归拢整齐,前倾身体,关注的说:“你这孩子,有女朋友是好事,好事。”紧接着又问:“咋样?啥时结婚,俺一定到场去喝喜酒。”

夏明叹口气,嗫嚅一阵,推心置腹的说:“不瞒你,我抱着她都无兴趣,她长得黑。”

柏大库一巴掌拍在夏明肩上,“混帐话,皮肤黑的女孩只要跟你真心相爱,便是茫茫人海难得的缘分。”

夏明垂下头,默不作声。柏大库又说:“强摁老牛不喝水,你不喜欢她,也不要害了她,人心都是肉长的。”

夏明一时没听懂这话的意思,茫然的抬起头,尴尬的笑起来,他把内心最隐蔽的男女性欲讲给柏大库听,何况还是刚刚认识年长他三十多岁的长辈,夏明不禁羞臊起来,他感到脸孔热得像火烤,浑身又透出一身大汗。

柏大库“哈哈”大笑,推搡着夏明回去睡觉,说:“我是一个老光棍,喜欢谈女人,明天晚上再扯叨,反正偌大一个研究所,晚上就咱俩男人。”

夏明回到办公室,冲了澡,穿着三角短裤,睡在沙发上,手摇着扇子,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象着王敏赤裸的臀是怎样的,也许皮肤白嫩些吧?窗户上,又传来蝙蝠“扑扑”的声音,在炎热的夜里令人心绪不宁。室外有柏大库上楼的脚步声,他宏亮的咳嗽着,手电光在每间办公室的门窗上晃动,门卫照例要巡视整个研究所的安全,这一霎,夏明即刻睡着了。

第二天，主管 AC 项目的女工程师和夏明共同核对分析图纸资料，二人相偎甚近，她皮肤白皙，鼻翼有沙金雀斑，天气热，一股汗和化妆品的混合气息撩在夏明脸上，他在工作日志上做笔录时，常出差错，心猿意马，那女工程师的身体不经意挤了上来，夏明便被富有弹性的肉感螫了一下，慌忙躲避。

王敏的身体也丰腴饱满，夏明和她夜晚约会，经常光顾一家“海马”舞厅，王敏紧紧挨着他，挽着他胳膊。夏明便感到紧贴柔软厚重床垫似的，他推开她，保持一些距离，就像高贵矜矜的公鸡，丝毫不理会王敏在公共场所所受的委屈。大部分时间，夏明都甩开王敏，让她闲坐一旁，殷勤的去邀请形态窈窕的舞伴，他喜欢皮肤白嫩，风骚妩媚的女孩，幽暗朦胧的舞池里，好似情欲催化剂迷惑了夏明的道德约束力，一种动物本能的欲念放纵开来，仿佛享受占有女性肉体的快感。

但他不敢吻舞伴的唇，揽着女孩的腰肢优雅如绅士一般，轻轻捉住她的手指尖，旋转间，夏明暗自憎恶自己内心的龌龊，他莫名其妙停下舞步，奔到王敏身畔。迷离闪烁的灯光下，已看不出她微黑的肤色，王敏偷偷啜泣却仰起脸儿，将献媚的笑送给夏明。她自卑自怜的表情令夏明情不自禁，赎罪般偎依着她好温存了一番。

主管 AC 项目的女工程师打量着夏明，说：“天热，人容易犯困，你累了吗？歇歇。”她放下图纸，坐在沙发上，问：“晚上停电无聊吧？你去传达室找柏拉图玩儿，他是挺有意思的人。”说着便和办公室其他人议论柏大哥与女人相处体贴专情，天下少有的好男人。但死活不肯结婚上床，让人家空耗青春。

夏明伏在桌上假装小憩，听见说那与柏大库交往的中年女人，在附近乡镇企业做保管员，家境很苦，老母亲肾病靠透析撑着一口气儿，医药费几乎把柏大哥每月的工资都掏空了。又听见大家说那女人命注受穷，有个砖瓦厂的老板要娶她，不愁家财万贯，她偏死缠着坐怀不乱的柏拉图，结婚遥遥无期，傻等着怪可怜人的。大家唏嘘感叹一番，便沉默下来。

夏明到研究所学习这几日，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寂寞时便想念王敏，他对王敏从来没有这种软弱依恋的感觉。将来婚姻的那一半，不应该是平庸黝黑的王敏呢，他每次做性梦，压在身下都是皮肤白腻娇喘欲死的美女。青春忧郁迷惘的心

理负担，令夏明迅速的成熟稳重许多，他时时欲言又止，或者沉默无语。傍晚田野拂来热风，空中的云彩一点一点黑了下来。

研究所依旧无电，白天供电局的人来勘察线路，重新栽了电线杆，正式通电还要等几日。柏大库赤膊穿短裤，腰间那把精致的小佩刀在夜色里闪闪发光，肋胸下的刀疤有些狰狞。下班后研究所的人走空了，他便脱下时鲜的衣裤，光着膀子放松起来。柏大库自己裁缝熨烫的夏装有好几套，颜色为鸭蛋青鹅黄和苹果绿。

此时，汗珠在柏大库胸前淌成小溪，他烧烤羊肉串的手艺十分精熟，炉火灼着他的皮肤，好似青铜的颜色。他将羊肉串卷在烙馍里，递给夏明，“尝尝，你这孩子有口福，俺用的孜然是地道新疆调料。”

看到夏明默不作声，心情低沉，柏大库便笑着说：“你这孩子想女朋友了吧？孬熊。”

他猛然犹如坠入遥远的烟云中，脸色凝重下来，端起碗，大口大口饮酒，然后抹一把嘴角的羊肉油渍，眼神异样明亮，粗鲁的打了一个酒嗝，便“哈哈”一阵笑，说他一九六二年在家没有粮食吃，饿得躺在地上打滚儿。后来支边到新疆，便能吃饱饭，还可以吃牛羊肉。新疆的女孩相貌俊美，像外国女人，她们非常好客，热情似火，烤出香喷喷的羊肉，柏大库吃撑了，闹起肚子，成为笑谈。

那是戈壁边缘的一小块绿洲，叫古莎姆的美丽地方，维哈汉混居，民风凶悍，男人无不舞刀弄枪，放牧打猎，是居民的主要生计，妇女则种植瓜果。夏日，水草丰饶，葡萄园郁郁葱葱，藤蔓间氤氲淡蓝色的雾霭，古莎姆的天空瓦蓝瓦蓝，纤尘不染。阳光有些刺眼，柏大库卧在河边草丛中，偷些懒，昏昏欲睡。远处的村庄像一堆木块，空旷的草地死寂无声。忽然，一阵水声哗啦哗啦传来，柏大库在草丛里探出脑袋，眼睛睁得滚圆，浑身热血沸腾，心跳如鼓，几乎窒息。一位妙龄女孩脱光衣裙，赤条条蹲在河边洗澡，她的背和臀凝脂如玉，胴体曲线嵌满水珠。后来她蹲在草丛里解小溲，舒服的呻吟似断断续续的歌谣。这女孩面对着柏大库，一双乳房小巧丰润，她闭着眼睛，根本没有看见躲在草丛深处的男人。惊吓半死的柏大库却认出她，因为贪吃她烤的羊肉串，拉肚子弄污了裤子，自个儿醉酒不省人事，这女孩帮他褪了衣裳，洗得干干净净。

夏明感觉因勃起短裤紧束十分难受，他悄悄

将手放在小腹上遮掩，脸孔发烧，大腿根儿粘漉漉的。柏大库沉默下来，拔出那把小佩刀贴在脸上，又放在手掌里摩挲。

忽然，他站起身打亮手电筒，研究所外的小路上，走来一位女人，是王敏，她给夏明送来两条内裤，说天热出汗，要勤换勤洗。在柏大库的手电光里，夏明看到王敏穿着墨绿色长裙，低胸圆领的素花汗衫，平底皮凉鞋。柏大库端来大茶缸，又抱着一个西瓜，招呼王敏解渴消凉，他那把锋利的小刀将西瓜斩成月牙儿般的碎块。

王敏吃惊的盯着柏大库肋下的刀疤，说：“师傅，这疤怪吓人的。”柏大库扯过背心套在身上，笑道：“新疆给我留得纪念，差点戳到心脏。”

夏明拉着王敏说：“到我房间坐坐。”两人到二楼办公室，王敏摸索着坐在靠窗的沙发上，窗外的天光使她低胸的衣衬里，鼓着乳房的轮廓。两人急促的喘息着，在黑暗中默默无语。忽然，夏明推倒王敏，便趴到她身上，喃喃的说：“丑丫丫，臭丫头。”

王敏狂乱地抓夏明的头发，轻轻咬住他的嘴唇，竟哭泣起来。

夏明撩起王敏的裙子，发现她早已光着下身，没穿内裤，便有狠狠的喊道：“丑丫头，丑丫头。”

王敏散发着汗液的体香，令夏明消魂。这时，门外晃动着手电光，柏大库拍着门说道：“你这孩子不懂事，趁最后一班车，赶紧送她回去。”

夏明穿上汗衫，送王敏赶上公交车，回到研究所恼羞成怒，恨不得朝柏大库脸上吐唾沫。他经过传达室，柏大库好像专门等候他有话说，一把拽住夏明的胳膊，吼道：“人有人心，不是畜牲。图一时痛快，千万不能毁人家女孩一辈子。你这孩子嫌人家长得黑，并不想跟她结婚，为何要欺负她，欠揍。”

夏明忐忑无措，猛然甩开柏大库，转身朝二楼的办公室跑去，他像一头惊恐不安的小野兽，需要

躲在窝里舔伤口。研究所大院里栽满紫薇冬青和栀子，一株桂树溢着香气，从纱窗透进来，夏明感到这馥郁的花香更令他压抑痛苦，烦闷和性欲使得炎热的黑夜变成一种刑罚。

室外的夜色和植物重重围拢在他胸脯上，夏明失声呜咽起来，泪水盈出眼眶。他忽然害怕柏大库把今晚他和王敏的羞耻事儿，宣扬出去。窗户上不仅传来蝙蝠的“扑扑”声，又爬来一只壁虎，月色下这壁虎竟跟柏大库的小腰刀形状一模一样。

夏明脑海里混沌一片，隐约浮动洗澡女孩白嫩的裸体，柏大库肋部的刀疤和王敏星星般的泪眼。新疆那个叫古莎姆的戈壁绿洲，伸出葡萄藤儿紧缚他的四肢，动弹不得。

夏明发了怔，大喊柏拉图大哥，惊醒过来，远郊的这座建筑技术研究所，依旧是炎热的夜色和无电的黑暗，夏明发觉自己从沙发里滚落到水泥地上，柏大库正打着手电筒，挨个儿巡视办公室的门窗。

夏明学习结束，离开研究所时，搞不清是惧怕还是恼羞抑或愧疚感作祟，竟没敢跟柏大库打招呼，便偷偷溜之大吉。

转年春天，夏明和王敏拿着婚宴的请柬，来研究所寻柏大库，已无法晤面。那位白皙面孔有沙金雀斑的女工程师说，柏大哥在新疆支边时，有位相好的女人如今丧偶守寡，他听到信儿办了退休手续，便奔那女人去了。至于新疆啥地方研究所的人谁也不知道。

夏明对王敏说：“你还记得那晚来研究所找我的事儿么？柏大哥将你撵走了。”

王敏羞颜掩不住垂下头，盯着脚尖儿笑。夏明高兴的说：“那晚柏大哥讲得很清楚，他心尖尖上的女人，在古莎姆。”

回来后，夏明和王敏将新疆地图篋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古莎姆的地名儿。

过 年 (外一首)

崔显实

从孩子搬着的手指上
奔来

溅起一路芳香

裹住了山村

幸福荡漾

路,一条条发亮的玉带

牵引着乡愁

炮竹扯开喉咙喊着

回家过年

香味扑鼻的鲜肉

回味悠长的年俗

团团拥簇这个圆圆的桌

沼气蓝色的语言煮沸家的味道

竹筷纤细的舞步交叉爱的意境

大碗的酒喝出土家人的豪气

羞涩的红晕飞上了

门楣上的春联

点灯上亮 祭拜祖宗

是过年必不可少的功课

那些勤扒苦做的先人

习惯了草帽呵护的日子

在生命的尽头用发黑的草帽

将自己盖在山岗

佑护着子孙的发旺

一叠纸钱点亮了哀思

一支蜡烛照亮了前路

三柱香火传承着幸福

微醉的父亲

扫净了房前屋后

喂饱了牛羊

就在牛的反刍声中

将镰刀锄头和犁耙

一一挂在檐口

锃锃发亮的农具

一轮轮耀眼的月亮

照亮我灵魂深处的家园

雪 意

哈,格咂

一场雪

飘飘洒洒的精灵

善解人意

当掩埋的不留痕迹

当填补的一马平川

远处群山静如处子

沉默如佛

那觅食的雀鸟

饥饿的翅声

振得屋檐上吊挂的凌根

一如惊兔

雪中的大地

就是父亲摊开的手掌

生命线智慧线爱情线

一条条叮咚的山泉

坚韧地扎向

生命的动脉——清江

矮小的吊脚楼

幸福地蹲在江边

放飞着炊烟的脚步

乡野的脉搏

好啊

我心仪已久的雪

缤纷着季节

邻家妹娃的山歌

飘过山岗
我浮躁的心
静如群山

冷暖河流(组诗)

黄明山

冰河里的船

在南方
一只船静止在河里

一只孤立的木船
不知何时停靠岸边
竹篙不见了 空空然
如一弯睡眠的沙渚

冬天里的船
你让我重温一次登临
从腊月的深处
回到故乡的童年

注视这只船
还有那船头的锁链
借一阵寒风
我掩饰了瞬间的惊愕
冰河里的船
南方的船
停泊得好个扣人心弦

西边的河流

在我的庐舍以西
在我的童年以西
眺望以西 一条河流
由南向北斜斜横过

一条极其普通的河流
清澈或者浑浊
都生出褐色的枝桠
一夜之间
水涨水落
深深浅浅的脚印布满河岸

摆不脱这条河流的映照
正午很静的时候
我在河边伫立良久
像一个失家的孩子
更多的时候 我在桥上
看太阳高高低低
如何从河流的一端
走向河流的另一端

桥

默默的承受
构成了你特有的语言
敞开心胸
啜饮脚步匆匆

任流水哗哗
带走无数个朝朝暮暮
坚守自己的位置
你以整个身躯
作一次次路的延伸

踩着你的筋骨
一代又一代飒然而过
追赶远方的风景
而你依然沉默如初
凝望里
甚或得不到几许回眸

对于赶路者
你是一条捷径

没有选择的你
选择了从此岸到彼岸
那一段痛苦
选择了给赶路者
那一种无言的深情

珍藏一条河流

曾经有一条河流
清澈而悠长
哲理般切断我的去路
望着彼岸
我只有走进渊深的映照

潜潜的流动
引导我学会了倾听
想一座桥如虹
想一只船踏浪而来

寻望渐行渐远的河流
每每曲曲弯弯
泉质的诱惑
一如雨夜的火把清志明目
使我在歇足的空隙
回溯生命
使我在举足的岁月里
用心
珍藏一条河流

流动的冰

这使我想到太阳
曾经远离过我们
想到在那个洁白的早晨
我们把脚印玩得深深

雪以冰的形式封固河流
模糊了许多倒影

道路遍地横生
只是在我们的脚下变得圆滑
弄不好就跌跤
毕竟不是滑冰
我们走路
步步小心

这使我的眼睛突然水亮
流动的冰 或嘶
以水的形式
还原了冻夜的梦境

让我们也随冰流动
用崭新的惊喜
拍响一道道蜿蜒
然后流泪
这泪是流水的一部分啊
然后歌唱
在太阳的下面挥洒天真



那些树 那些花

董祖斌

离开木林子林场已很久了,但是那些树,那些花还倔强地挺立或摇曳在我的脑海里,沉淀出一片深深的绿意,氤氲着我心中的生态田园。

木林子林场地处鹤峰县下坪乡,现属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在着手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0万公顷,属原始森林与原始次生林。“林如其名”,“木林子”其实是土家语,就是原始森林的意思,土家族有语言没有文字,现在在生活工作中使用的词汇极少,而这一片森林能以这个原始的土家语命名并传承下来,不仅涵意了一种历史,而且还衬托出其生态含量。

从鹤峰县城往下坪方向出发,经雕岩,过下坪乡集镇,然后一头扎进山中,共约30公里的路程,沿途都是高山峻谷,绿树连绵。坐在车中,看窗外及视界尽头的山峰一波一波掠过,似乎穿行在绿涛之中。这种行走,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心灵及意识形态深处的医疗和升华,只因为这种生态的绿色和公路旁一路缠绵的溪水。

和很多林场不一样,木林子林场几乎可以用“地无三尺平”来形容,很多林场,人行其中,只能看见成排的粗粗的树干,总是有一种“没”入其中、不知其总体概貌的感觉,最能引人入胜的就是静宓幽深的林荫道,而木林子林场却是一个立体的画面,它似乎是由无数的坡及谷地组成。人在坡底,仰目四望,四周都是一面一面的绿墙,就像站在院子里看天空似的,而那些涌起的披着绿毡的山峰就像一个个连绵的浪头,木林子林场的场部在一处山沟中,处在波涛的谷底,在排山倒海的绿色波浪中,躲在一个波谷中获得一种安宁,人更能体会在这种自然山水前面的渺小感和卑微感。这个场部建设历史已很长,从计划年代就已开建,场部周围还有当年建筑的一些残垣断壁存在,一个粗糙的水泥球场和一个锈迹斑斑的篮球架还在倔强地诉说着那段知青在此喧闹的岁月。但是,场部新修的场房却又鲜明地表达着时代的气息,一新一旧,一废一立在这片小沟旁的地上演绎出一种沧桑与时尚的交响,与穿场部而过的千年不变的

溪水声作永恒的厮守。

木林子林场的树与其他常见林场的树形不太一样,不是那种成排成行高耸入云的树林,而是以乔木、阔叶林居多。由于木林子林场由一个一个的较陡的山头组成,且高差达1000米之多,所以,植物的地理、气候特征很明显,自上而下分为山顶矮曲林带,红叶岗矮林;常绿阔叶混交林带;常绿阔叶林带。林场整体海拔较高,自1000多米到2096米,最高峰为牛池,传古来是野犀牛饮水的地方。因海拔高,且植被茂密,故气温凉爽,我去时为盛夏,但仍可盖很厚的棉被。因山体和海拔的缘故,整体观林场有很多层次,植物圈着山自己形成了一圈一圈的群落,在外观上也就有了外形及颜色不同,更像植物分布的一个立体展厅。

木林子可称为第四纪冰川运动遗留子遗植物的“避难所”,有众多珍稀保护动植物还生长在这片“天堂”里。植物类如水杉、银杏、红豆杉、莲香、水青、钟桑木、鹤掌楸等,动物类有华南虎、豹、黑熊、大灵猫、红腹角雉、飞虎等,几乎可以说是天然的植物园和动物园。而最珍贵的,木林子有原始森林,面积大。据林业的业内人士透露,木林子的森林资源在全省来说都是最好的,当时是为了给兄弟单位创造条件,稍后一步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实,论“实力”是全省第一,更别说是恩施州了。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木林子林场的原始森林,此前,我还未到过原始森林,有些地方自诩是原始森林,其实只是经过宣传好发展旅游而已,而木林子的原始森林却是货真价实的。沿着险峻的山间公路行到半山腰,弃车步行进入一条淌着水流的小溪谷,一路循看水声,溯流而上,便进入了原始森林。

木林子的原始森林与我想象中大有区别,或许,这才是真实。原始森林中,并不是树木密密麻麻地拥挤到无处下脚,而是像有一个屋顶在其上,各种树木都努力地向上伸长头颈,交叠的叶子似乎形成了一个屋顶,而一根根树干就像柱子,树林里漏着光,而整体却不显得明亮,这里的树有粗有细,因为木林子林场的主体及其精华属于常绿阔叶混交林,所以好像各种类型的树都有,没有那种常见的一大片是同一种树的景象。远看这些树干都似乎不粗,都攀在山坡上,可是每当走到跟前,才发现多是需一人或几人合抱的胸径。地上没有裸露的地方,总有各种不同的草本植物覆盖着,山

林间各种藤蔓长得很恣意，树干间留下的很多空白都被它们填满了，缠着绕着，吊着挂着，就像织出的一张张网，烘托出一种原始与神秘。树干上多有苔藓或一些藻类生植物，听林业人员讲，这是原始森林的标志特征。坡上的草，无论哪一种都特别精神，植体都水嫩嫩的，似乎看见水分从纤维管里在汨汨地流。那些开着的花，大多叫不出名字，自然而又奔放地开着，把那种生命的美与张力尽可能地释放出来。大的如手掌、小的如米粒，在这片丛林间各自演绎自己的精彩。那些树，有茁壮的生长着的，也有整体枯萎的，还有倒伏的，腐朽的，就像人世中的不同年龄段的生存状态。那条小溪，在我们走的那条临时小道两旁跳来跳去，时隐时现，顺着山势，越前越高就越小越弱。而让人更加震撼的是那些倒伏的树干，有的要几人牵手才能合围，他们横七竖八地倒伏着，有的是因为生命自然终止，有的是因为雷电，有的是因为滑坡或塌方，像一个个在战场上倒下的士兵。与士兵不同的是，他们还在战斗，即使倒下仍然在与时间和风霜战斗，虽然敌不过沙漠里的胡杨，不能倒后一千年不朽，但是据同行的林场工人讲，有些树倒在地上的形状，他们巡山时看见已有十多年了，似乎没有变化。那些倒下的树干挡住我们的去路，有时我们必须跨过去，有时必须弯腰钻过去，那些树干远看都已成绿色，因为他们周身已长满了绿绿的苔藓，成为一种不易看见的绝美景观。因为零乱和无序，相反显示出一种自然之美。有些树根也象脚丫似的裸着，远看像一个个巨大的根雕作品，有同行的人说运出去卖，一定价格不菲。听林业人员讲，那些长着的树，胸径稍大一点的都在几百年以上，有的还有上千年的树龄，好多教授、专家在这里一呆就是几个月，从这里总能找到惊喜。倒下的、枯萎、腐朽的、生长的这些树，成一种顺序的传承，又在画面上构成一种巧妙的形与色的搭配，在那一刻，我觉出了做一棵树的伟岸与坚强，我感到自然的伟大与神秘，而人，却那么渺小和短暂！那些树，他们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就这样坚守在脚下的土地上，毒蛇游过、蚂蟥爬过、飞鸟栖过、猿猴折过，他们一直站立着，撑起信念的枝叶，迎接每一次朝露晚霞。不羡慕山外的那些成为雕梁画栋的同伴，就是倒下，也在故土上，化为一层肥沃子孙的黑泥。

这一片是真正的原始森林，听说木林子原来采伐量也大，很多地方几乎已是人工林，幸免的这片一直到山顶牛池现在都是人迹罕至的地区，为

了让我们行走方便，林场的人工人沿着一条不明显的巡山小道用刀拾掇了两边的野草等。有些草花被斩断在路边，由于生长旺盛，刀口处的水还在往外汨汨地冒，有些长得健壮的草，茎断口处还向回翻卷，像人体上受了大伤的外口向边上豁开一样，看得我很心痛。那些被斩断的不知名的花，还在不知疼痛地绽放着，芬芳着这原始的林间潮湿的寂寞。我倒似乎觉出我们一行人的罪过，是我们笔会的造访让他们失去了青春的生命。那些断口上，我似乎看见是她们的血。这是一片原始的土地，是她们的家园。我们的一步踏入，便会改变她们自然的生命，倒不敢说我们是第一个踏进这片森林的人，但是我们为了好奇心的确侵犯了他们的空间，好在我们只带了眼睛和相机。我们的呼吸，会促成为他们的呼吸。在原始森林中，我们没能走得太远，因为队伍中有老同志，而且用镰刀搭掇过的路已没有了。回程的路上，我专门拾起一株被斩的野花，像百合，又像水仙，娇嫩如水，一直拿到场部。

在返程的路上，与我们同行的林场吴场长，手里拿着一个袋子，把一路上大家丢弃的包装袋、纸巾、烟蒂等全都拾起来放在袋里。我突然对这种职业和这位同志产生一种别样的钦佩。他说，这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多年来已经习惯了，我们一行人中，虽然都听到场长进过不得抽烟、不能乱扔垃圾的要求，而仍然有人犯错，吴场长就像一个面对一群孩子的家长，对这群参观者，对这片森林均是如此。

后来在场部吃饭，却见有几位年轻的女子穿梭着帮忙，经介绍，原来是场里职工家属。有的并不在场部，听说我们一行人来，专程来帮忙的，属于“友情出演”。每天都是为我们服务完了才吃饭，一脸的笑容淳朴而真诚。场部在深山里，离乡集镇都很远，除了这一片绿色的山，连个买东西的地方都没有，她们陪伴着爱人，在这里实践着那一份忠贞与浪漫，数十年如一日，看看那一个个青春的脸庞与匆匆的身影，我总联想到山林间那些不知名的野花。

记得那天吃过晚饭，大家去场坝里散步，谈天，正好屋前的清溪里传来几声潺潺的叫声，吴场长听见了，大声地说：快回去，叫什么叫，不怕别人把你捉了？就像逗自己的孩子的语气，我忽然觉出一种慈爱的感觉，对这片山里树木、动物、一草一木他俨然已如子女。树是其儿，水是其女，而山石

土地是他的肌体，他们之间似乎已有一种类似血缘的牵挂。

听别人介绍过，这个林场一度发不出一分工资，是吴场长一班人坚持义务值守，在山里守了下来，护林防盗、防火、舍家庭别亲人，才留下了这片原生的绿，才换来了今天的日子。他们自己动手修路修房，事迹感人至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坚守这样一份信念，能付出这样一生的青春，诚属难得，看他们那憨厚的笑容和一笑而过的从容，我找到这片山林缘何迷人的答案。

离开木林子很久了，那些树，那些花还在记忆里挺立和开放；在那些片幽静的深谷里，在记忆的角落里，油油的生长，长在眼前，也长在天涯。他们会老去，会倒下，会化为春泥，而在我的记忆里从此定格青绿。

爆米花(外一篇)

黄爱华

不知打哪儿，就看了爆米花。

是在精致的玻璃柜里，静静地躺在那。通身的奶白，裹满了麦色的糖。奶白与奶黄，温馨地，由眼入心。

爆米花，让我惊喜不已，亲切得如同路遇故人，迫不及待就奔了它去，拎回一种散发温暖的回忆。

想起小时候，村上的爆米花，是在冬季。农闲后，忙年的那一个月里，村里有人支个炉子，也不知打哪买的那个黑乎乎的滚桶，一只手摇着桶，另一只手忙忙地往炉里加柴，黑乎乎的柴烟从滚桶边上冒出来，熏得爆米花的男人，脸膛也泛一层黑油油的光。

去炒爆米花，是小孩子最乐意做的事。不管路程有多远，有多难走，也是一定要去的。爆米花要选苞谷籽，因为苞谷籽炒出来的爆米花才香，选出的苞谷籽，都是晒得最干的，籽是最大最好的，因为苞谷籽干得越好，爆开的玉米花就越大。准备好几个尼龙口袋，那些口袋是从买过肥料的袋里拆来的最底里的那一层塑料袋，洗净后晾干，把爆好的米花装在里面，一直到爆米花吃完都还是那么酥、那么脆，香喷喷的。

来炒爆米花的几乎全部都是小孩子，围着那

个黑乎乎的滚桶跳来跳去，叽叽喳喳，乱哄哄地挤着，惹得那个炒爆米花的人不得不大声吼着“都给我隔远点啊，一个二个的排好队。”

人多了就要排队，当然，如果是那个炒爆米花的亲戚或是熟人，也是可以中途“插”队的，那些能“插”到队的，自豪地歪着个小脑袋，鼻下拖一条长长的涕泡，摇摇摆摆故意把个脚步走得踢踏响，然后得意洋洋地越过周围羡慕的眼神，真是雄纠纠气昂昂模样。那时候，小小的心里，觉得那个炒爆米的真了不起，有那么大的说话权，要谁去谁就可以先去。

炒爆米花的价格是按“锅”论，一元钱一“锅”，没得钱的也可以用柴来抵，只要保证带的柴能把自己带的包谷籽炒完，就不收钱。所以，除了我们这些远村的小孩子没法带柴而外，其余的均是以柴代钱。

滚桶吱吱嘎嘎地转，小孩子在边上一个劲地往炉里塞柴，加得那火炉里的柴燃得贼红。没几分钟，就听得黑脸男人大喝一声“炸了”，吓得孩子们四下跳开，然后“嘭”的一声，那些小小的包谷籽，就全都爆出了一朵朵黄白相间的花儿。孩子们个个喜笑颜开，忙扑扑地装着爆米花，把几个口袋都捂得满满的，那一颗颗纯真的心，也跟着开出一朵朵的黄白花儿，散发出土地里拙朴的清香。

还有一种炒爆米花的方法，就是在家里自己用锅炒，母亲把锅涮得黑亮，然后放盐，把盐炒热后再放进苞谷籽，用盐把包谷籽焖好，不一会儿，锅里就“哗哗啾啾”地炸开了。这种炒的米花没有那种机器爆的米花大，不过也足以温暖一颗向往爆米花的心。我们称这种米花叫“哑籽”，要说味道，比那种爆米花更香。那时离学校较远，在家里吃点早饭后中午就不回家吃饭，带一包“哑籽”当午餐，饿了，就嚼一把“哑籽”，灌一瓢冷水，身体里，有香香饱饱的温暖。

每次，母亲把一包包的“哑籽”装好，然后，目光追随着我们蹦跳的身影翻山越岭。走出很远了，母亲的声音还在后面“路上小心点呵，放学后要早点回来。”那时候，有一些年少的心思，就如同这一种“哑籽”米花，不懂张扬，就只将它闷在心上，让它为自己开着香香的花儿。

农村的小孩子很少有零食吃。爆米花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甜心，不论去哪，都要装一小袋，嘴里随时都是悦耳的“嚓嚓”声。在这种欢乐里，也有不少发明，比如把爆米花装在杯子里，倒一杯水，将

爆米花完全溶化,洒一把糖,用筷子一搅,喝一大口米糊糊,软软的甜,绵绵的香,只觉得头发丝上挂的都是米花香,被风一带,飘得满村满庄。

爆米花,陪着我们过了一个又一个蹦跳的童年,幼稚的理想,小小的希望,就如那爆开来的米花,一朵一朵,在心田上悄悄开放。土地里那些散发出来的糙粗的香,母亲用一道道爱焖好的香,在记忆里,烙着很深很深的印迹。

我在玻璃柜前,托一包爆米花。抓一小撮撮在嘴里,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爱,在爆米花弥漫的香气里,温馨地荡漾开来。

我是土地的女儿,醇醇的米花香里有着母亲的

初冬的乡村

耕牛刚犁完地还没来得及卸下枷担。

鸦鹊把叨来的枯枝刚刚在窝里垫好。

冬就来了。

乡村的冬天,远远比春天来得直爽,春天还需探头缩脑,羞答答,千呼万唤方才姗姗而来。而冬,却只要在某一晚,把秋风变成怒嚎,尖声拍打着屋脊和窗户,然后第二天,在半空中截住雨水,把它变成晶莹的六瓣花状,就大大咧咧地闯入季节的座位了,爽快得如同乡村汉子,不带丁点儿的委婉。

冒味而来的初冬,于是就把个乡村搅得忙乱而甜蜜了。

刚刚丰收的庄稼,还堆在屋脊上,天冷,不能出坡忙农活了,就趁机捡拾捡拾,屋檐下黄灿灿的苞谷坨,如同凡高油画里热烈奔放的向日葵,在初冬的乡村里,驿动着永不泯灭的希望。满簸满箕的黄豆,在女人们前推后搯、款款摆动的腰肢里,滚圆滚圆地撒着欢儿,被遗忘在树丫里几个灯笼样的柿子,如雕花般,镌刻着丝丝缕缕的晶莹,在轻薄的雪里,张扬得不知所措。

柑桔树披着一层厚厚的稻草,树杆上刷了一层白白的石灰,只露了几颗绿莹莹的眼,万般端庄地,与随风飘扬的雪花媲美,水灵灵的白菜也被细心的人家套上了红的、黑的塑胶袋,很丰满地,在整个冬天里摇头晃脑。

乡村的冬天,就显得那么高,那么空了,远远地,挂在天那端,有几分静谥的味道。只有村头树

枝上的鸦鹊,还在固守着它们的窝,它们是土地上的憨夫憨妇,只要窝在,就一板一眼地过日子。

窝下人家,也打开了各家的大衣柜,里面的棉衣、棉袄、棉鞋、厚棉被,统统地被翻出来了,有勤快的女人,早就在秋里翻晒好了衣被,抖将出来的,是一份藏有阳光味的甜心,一家人,在甜里,过足日子。

那闲置了一年的火炉,被急急地抬了出来,冬的日子里,它是农家人最贴心的伙伴了。团团地,围坐一家人,唠唠叨叨,女人们飞针走线,纳棉鞋,织毛衣,缝缝补补,男人们不时瞄屋里几眼,哪需要补漏,哪需要加固,很沉默地,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思考一个又一个家庭如何发展的问题,和着抽线的簌簌声,杂乱而又和谐地响着,或嗑着南瓜籽、葵花籽,三五个凑一桌“捉尾巴”,毛角零票在几双裂口皴皮的手里,乱飞乱舞,在一些从土地里衍生出来的段子里,肆无忌惮地爆笑,女人男人的憧憬打算,就在炉内那四迸的火星里,乱纷纷地,上下翻飞。猫与狗趁主人不在意,也摇头摆尾,蜷伏火炉边,不时为领地的权属问题发出几声低沉的战略信号,然后又又在主人的呵斥里各自相安无事。小孩子烤火是假,烧东西吃是真,将一个个的土豆、红薯、玉米,烤得那香味从板壁缝儿里一个劲往外钻,热滚滚地从火炉里刨出来,连皮带肉,吃得滋溜响,然后举着唇边一圈儿黑印满村疯窜。

烤过柴禾火的女人们,脸上红霞彤然,浅浅的羞态与媚意悄然开在脸颊,没有城市的做作,比胭脂更美丽。

冬季是农村人的“蜜月”,也只有在这风寒风冽的日子里,将各种农活忙完之后,终年的劳苦才能略得安歇。

圈里养的各种牲畜,早在冬季来临之前,主人就已为它们备好了草料,是以,初冬刚至,它们早已是膘肥体壮了。各家各户的女主人,在雪花飞扬的日子里,走门串户,闲聊一个又一个的趣事流闻后,不经意间,便流露出操家持务的本领。

“哟,年猪肥了啊!啧啧,你家今年的年猪真大。”“不行啊,及不上你家的哩,不太肯吃”,女人用粗糙的手掌摸着那一墩墩厚实的肉,肥得能掐出油,表面上,只牵动一下嘴角,心下里,却是满满的笑,这肥,荡漾着美丽的希望和憧憬,是辛苦过后的甜心。

靠山而居的人家,免不了受野兽困扰,平常没时间搭理,现在趁着农闲,便可要好好地吓唬一番

了,山里人天生就是猎人,知道哪里是野兽出没的地,哪儿最适宜打野鸡,一番折腾过后,便可看见战果了,还特地提着猎物,在村里招招摇摇地绕上一圈,如凯旋归来的英雄,然后,便呼朋唤友,推杯换盏,在辣热的火锅里,在大块的肥肉里,在大碗的苞谷老烧里,把个枯燥的冬日,搅得风生水起,把初冬的韵律,搅得个沸沸扬扬,然后,再在冒着油泡的火锅里丢几片鲜嫩欲滴的菜叶,撒上春的气息,冬天的乡村,就像一树在寒风里起舞的辣椒花,辣乎乎而热腾腾了。

广东早茶

谷冬青

最早知道“广东早茶”这个名词,是我在学生时代的电视或书刊上,那时候认为广东的早茶就是纯粹的“早上喝茶”,可心里就是不太明白,广东人为什么那么无聊,一大早的去喝什么茶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关系的丰富,广东一下子出现了我的很多亲戚朋友。于是“广东茶”这个学生时代不能理解的东西慢慢地贴近了我的生活,也让我对这张“神秘的面纱”越来越有兴趣。

去过广东,才知道“早茶”不仅仅是我自小印象中的茶水,还有糕点。而且不仅仅是喝茶,或吃点心,还有更丰富的内容。早茶一般有乌龙茶、铁观音、普洱茶等。一般老人家喝普洱,年轻人喝铁观音。糕点就是我们这里称的小点心,但是做得很精致,分为干湿两种。干点有饺子、粉果、包子、酥点等。湿点则有粥类、肉类、龟苓膏、豆腐花等,粥有及第粥、皮蛋瘦肉粥、生滚鱼片粥等,皆以绵软顺滑的粥底,配上不同肉鱼蛋类,再以香脆虾片、青嫩葱花佐之,鲜味浓郁。

早茶的环境可根据自己的心情喜好或实力选择,可选择大酒店,大茶楼,或是选择小茶馆,小酒楼,也可以选择有特色的酒楼,比如选择“小桥流水”边、或“风花雪月”楼。可是上了桌子却是不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茶钱少到几元钱,多到上千元,所以广东早茶并不像有的人认为是有钱人才喝的,它是大众的,一般的平民百姓都上得起这个早茶桌。

我记得曾经喝茶的一个地方有亭、有水、还有琴音,在这样比较清静的地方喝早茶,集品、观、听

于一体。喝着茶,吃着点心,观着风景,听着音乐,和心爱的朋友们聊着天,别有一番雅致的情调。如果选择在酒店的大堂里,那种场面真可谓“群英会”一般,似天下“豪杰”云集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刹是热闹,很像我们这边办酒席时的流水席的场面呢!只是这些人桌子上的一般不会像人我们那边的流水席一样很快地离去,这样的热闹场面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才会换另一批客人,然后又是一番同样的热闹景象。不过更多的百姓平民都会选择经济实惠的小茶馆,虽然气氛环境比不上大茶馆,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些茶,那些点心虽然在手工的讲究上有些区别,可是味道也不比大酒楼的差多少哦。

我曾有过和三五个朋友坐在热闹的大堂一起喝早茶的经历。我们一进茶楼,就有一个漂亮的穿着旗袍、挎着一个精致小篮子的年青女了迎上来,把我们带到空位上。看到这个婀娜多姿的女子在大堂里穿来穿去,我羡慕这漂亮女子的工作真好,真舒适,朋友笑笑说虽然轻松待遇却不是很高的。然后就有服务员上来询问我们点什么茶水。茶水上来时,第一壶茶都是来洗自己用的餐具的,然后倒在一个盞里。我很好奇的,难道这样就能消毒吗?朋友说这也只是心理的安慰作用而已,在广东的饮食文化里早已成为一种习惯。酒楼的点心都是做好的一小篓或一小格子,一小盘子,有时候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自己去挑选,要不就是酒楼的小姐推到客人桌边供客人选择,据说以前推着点心车的人还要以便吆喝着一边卖的。虽然并不知道那些茶水或点心的味道,却也装出很老道的模样,附和着朋友点茶水或跟着朋友去点那些看起来就要流口水的小点心,和他们说着笑着闹着,感觉自己也算是鱼目混珠地过了一回早茶隐,融进了这种早茶的生活,也成了地道的早茶族一员。

我一直不明白,都说广东人的步伐最快,时间最紧,可是为什么早茶楼经常都是满座,哪有那么多悠闲的人来喝早茶呢?朋友告诉我说,广东喝早茶的人一般是分几批的,第一批是一些老人家,他们一般不会选择大酒楼,就近到街边价廉物美经济实惠的小茶馆。每天早晨六七点钟,茶楼里最先到的就是这些老人家。一帮老人家都是相约好了在同一时间,同一个茶楼同一个茶桌或同一个位置,每天喝同样的茶,一壶茶两件点心,广东叫一盅正在检测超大附件两件,也是两笼的意思。我想,也不一定就是非得只要两件东西,现在应该是

对所有点的点心的泛指吧。他们看报纸,拉家常,谈谈国事天下事。几十年下来,喝茶的这些老人们一个一个的先后老去,又有一个一个新的面孔加入。茶楼人生,如同生命的写照,走了几个人,又来了几个人,可是茶楼的生意却是人流不息、常年香旺。第二批到八点左右的时候,中年人来了,或是生意人谈生意,交换生意信息,或是朋友三五个聚会、谈天说地。第三批是九点后那些贪睡的年轻人,有时候十点才去,虽然迟些,却也叫喝早茶。或是无聊的人则在此混混时间,打发时光。遇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时,也有全家老小围坐一桌,谈笑风生,共享天伦之乐……

如果我问朋友是属于哪一批,我想他也许会回答属于星期天的早茶吧。

记得以前星期天的早上,每当我从床上爬起来时都是十点多了。如果打个电话问一问广东那边的朋友在干什么时,他们一定会说“喝早茶”,那肯定也是坐了好几个小时了。听他们那轻松的口气,我好像看到朋友三五个围着一壶热气腾腾的茶,吃着小点心,喝着茶,聊着天……一副优哉悠哉的场面,形容为“偷得浮生半日闲”一点也不过哦。平时他们的劳累,平时停不下来的脚步,就会在星期天的“早茶”里得到一定的补偿。可是如果那边的朋友问我们在干嘛时,基本上听不到我们回答说“在过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饮食接近“川饮食文化”以辣为主,面,粉,格子,羊肉牛肉,包子馒头。一般吃一碗面或拿一个小格。

以速度快为特点,几分钟的功夫而已,然后走掉了。

不知道别人会不会也像我们初去喝广东早茶时有过这样的感慨:盯着主人点了满满一桌的小点心,一壶茶,看着主人盛情洋溢的笑脸,心里却在想:我其实只想吃一碗牛肉或炒酱面,几块钱就会搞定。我记得带女儿去吃早茶时,她也是不习惯,私下很夸张地对我说:广东人早餐吃这些东西,他们怎么活啊?哈。可是我看到广东的小孩子们在早茶的桌上,围绕着家人,撒着娇,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小点心。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从小的熏陶和感染,这也算是南北文化的差异吧。如果让那些小孩子来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这些辣辣的东西,我想他们肯定也是要皱眉头的。可能最初因为味道和生活习惯,也许你不喜欢某些人或某些事。可是,当它们融入了一种深层次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吸引你慢慢地贴近它,然后慢慢喜欢上它。

这就是一种叫文化的东西吧。

因为亲戚朋友工作上的忙碌,我经常是一个人的早茶。如果遇到没位的时候,也可以和别的客人“拼桌”。我拼过别人的桌,别人也拼过我的桌,彼此对视的时候笑一笑,然后各自喝各自的早茶。给我的感觉广东人都是很友好的。初去时,为了了解这个学生时候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一般我会选择到大堂里去。我会要一杯清水,点一些小点心,可是我的这种漫不经心、四处扫视的神态就不像是来喝早茶的,倒像一个观风景的人。整个大堂里,只有我与这个浓浓的早茶的气氛是格格不入。我总是很认真地审视周围每一个喝茶的人,看他们轻松的神情,听着他们用我听不懂的广东话在谈天说地,感觉到一股浓浓的南方气息紧紧地包围了我,让我倍加感受着身处异乡的风情。一大堂的桌,一大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开心快乐。吃着,喝着,聊着,笑着……不怕被别人吵着,也不怕吵到别人,身后之人之事都与他们毫不关联。曾经在大堂里,连续两天,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每天独坐同样的位置,喝同样的茶,吃同样的点心,看报纸,在吵吵嚷嚷的大堂里,他的神情是那样的平和专注。坐在哪个环境哪个位置喝茶都是不重要的,环境不同,风味各异,重要的应该是取决一个人的心态吧。突然想起一句生活的哲理来:你没有多少观众,你不要老觉得自己累。

一个人的早茶,也有感到寂寞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选择一个靠着玻璃窗的地方坐下,要一壶茶,点一些小点心,然后看看窗外的风景,等着某个人,或想着某个人……如梦浮生中不免增添些许温暖。看着窗外的行人匆匆,车来车往,喝着带点丝丝涩涩的茶,也许只有此时的我才是最清醒的:我只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过客,我只是稍作停留,我终究会离开……

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记载茶楼景象的一幅对联,因为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广东早茶的文章,所以当时就有心记了下来: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

广东早茶已成了一种悠闲生活方式的象征。这就是来自遥远的广东早茶的真谛。

广东早茶,热闹的,温情的,如同那热腾腾的壶和一杯杯冒着热气的茶,温暖而带些浓浓的异乡情调。喜欢广东早茶,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味道。喜欢一个城市,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的人。而是

这个城市渗入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它已融进你的心灵深处，引起你灵魂的共鸣。所以因为早茶，这个城市才会更经典。

广东早茶，一个遥远而又温暖的名词，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同一首悠长深远的歌，在我的平凡的生活中余音缭绕……

怀念父亲

颜英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在这十三年中，我无数次地坐在桌前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可是，每当我铺开纸、拿起笔，或用键盘敲打时，眼泪便会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心里哽咽着，无法落笔。

要是父亲活着，今年就满七十岁了，古稀生日，儿孙满堂，该是何等热闹。可是，我的父亲却只能静静地躺卧在一个小山坡上，与青山为伴，与绿树为友。在父亲寿诞之日，我和姐姐一起迎着初冬的严寒，踏着布满冰凌的土路，来到父亲坟前，往事积淀在心里，许多泪水一发即不可收。至今我仍不想相信：贫穷的时候、幼小的时候，父亲陪伴着我们；而当生活安定、事业成功的时候，父亲却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在父亲坟前，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身体好极了。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高大、健壮，1米75的身高，160斤体重，一年四季从不见他有啥病。听母亲说，外婆刚刚生下幺姨就去世了，父亲迎娶母亲时，母亲带着一岁半的幺姨一起嫁给了当教师的父亲。从此，父亲就担负着姐夫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哺育幺姨成长，供幺姨读书、出嫁。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中人口众多，有80多岁的奶奶，有和我们年龄相差不大的幺姨，还有我们姐弟5人，一大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父亲肩上。由于成份不好，父母生养我们5人搬了5次家。有一次，修建房屋，父亲抬着木料，一不小心，从小路上跌倒在大沟里，胯骨骨折，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父亲靠坚强的毅力坚持给报社写稿，用稿费解决着一家人的生计。

每到除夕，父亲一大早起来，忙着自己作对联、写对联，还帮着周围邻居编写春联。而我，就站

在父亲身边，为他研墨，帮他折纸，欣赏着父亲舞动毛笔的风姿，等忙完了所有的事情，团年的鞭炮声便噼噼啪啪地响彻云霄。大年初一，父亲带着我们，在院子里踢毽子、打羽毛球、跳绳。父亲的毽子踢得很好，随着他身子的移动，毽子在他身上任意翻飞，一会儿停在肩头、一会儿歇在鼻尖、一会儿爬上额头、一会儿跳在左耳上、右耳上、下巴上，然后一耸肩、一点头，毽子又轻盈地回到脚上，我们在旁边又笑又闹，却怎么也抢不过来，那时候的父亲，完全就是一个大孩子。到了晚上，父亲拿出他心爱的二胡，我们围着父亲坐在火塘边，一个个在父亲二胡的伴奏下唱歌跳舞。在那样寂静的山村冬夜，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我们一家人的歌声、笑声伴随着父亲悠扬的二胡声飘出好远好远……

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家中缺乏劳力，我们就利用星期天帮母亲做农活，在用挖锄打碎田间的土块时，我一不小心，将脚踝挖伤了，不能上学。父亲知道后，怕耽误我的学业，背着我到十里以外的学校去，趴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我幸福极了，一边帮父亲揩汗一边想：要是父亲永远这样背着我该多好……

高考结束了，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到家里，父亲欣慰地笑了。他悄然转身到镇上给我买了一个精致的紫色小皮箱和昂贵的黄皮鞋，用去了他一个半月的工资。在那个偏僻的小镇上，父亲将我打扮成了一个骄傲的公主。

参加工作后，我拿到了第一个月工资89元，到邮局给父母寄了50元，并在汇款单一栏写道：“爸、妈，这是我第一个月工资，给你们寄2/3，我留1/3。”没过几天，一张60元的汇款单就回到了我的手中，只见父亲刚劲的字迹：“孩子，你才拿89元工资，给我们寄了50元，你吃什么啊？出门在外，好好工作，不要牵挂，家里一切都好！”由于当时在乡里工作，不需要什么开支，我就用这钱为父亲买了两斤“马海毛”毛线，织了一件毛衣给父亲邮了回去。母亲说：父亲整个冬天就穿这件衣服，其它的毛衣他都不肯穿了。父亲逢人便夸耀：“这件毛衣是我女儿织的……”

一个初春的上午，我接到堂哥哭诉着从建始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出事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跌跌撞撞地爬上车子飞奔到父亲身边的。当我跑进高坪医院时，天已全黑了，只见冰冷的木板床上躺着我的父亲，头上缠满了白色纱布，整个人昏迷不

醒,吊针滴嗒着液体。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扑在父亲身上大叫“爸爸、爸爸……”父亲仿佛听见了,从眼角缓缓地滚落出大滴泪水,可是他仍然双目紧闭,喘息微弱。

在母亲和亲人的同意下,我们连夜叫了救护车,将父亲送到市医院作开颅手术,手术后的第九天,父亲撇下我们一个人远行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日,我们悲恸的哭声响彻了小城。我的父亲,我的困难压不弯、逆境磨不垮的父亲,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可恶的车祸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父亲从始至终,就没有睁开眼睛看看我,就没有一句分别的话,直到他生命终止,我守在父亲病床前,看着父亲的气息一点一点弱下去,看见从父亲眼角慢慢滑落的泪滴,我的心也慢慢地沉到了黑暗的谷底……

父亲走了,他带走了我坚实的依靠。我只能让自己坚强起来,因为还有虚弱的母亲和正在上高中的弟弟需要我的安慰和扶持。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担当着母亲和弟弟的保护神。

今天是父亲七十岁生日,我从城里回到乡下,亲手为父亲拔下坟头的枯草,躬身为父亲点亮照明的香烛,在父亲的坟头添几撮枯土,任狂风吹拂着满钵纸灰,任雪花飞上我的头发,任泪水肆虐地爬满脸颊。我在父亲坟前长跪不起,用悲痛的心情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

“逝水共吞声,任伤情泪雨成顺,浩浩亲恩难报答,终天长抱恨。虽遗像雪花供养,蒿蒿庭训不复闻……”

神游柳州城(外一篇)

邓斌

最近,从张良皋先生《巴史别观》一书中了解到: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系这脉古老的文化沉积带上,竟有多处荒废了的古城堡被呼作“柳州城”。恩施有之,竹溪有之,郧西有之,陕南的安康亦有之。这些柳州城共同的特点是: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地方行政治所与军事寨堡,均位于兵家必争和商贸往来的要冲,均随着岁月的风化早已掩埋到荒林草野中去了。柳州城仅仅是“旧州城”的讹称吗?张先生认为,也许,“柳州”,很可能是古代巴语中的一个普通名词,概指“老城”。当然,恩施学者

对恩施市郊的那座柳州城还考证出来其他方面的一些含义,如:其山势形若官印之钮,这里早在周代初年曾受王封为“城雄钮鼎”,故称“钮城”,后讹呼为“柳城”、“柳州城”等等。我不是穷极物理的考古学者,对人类起源、民族起源之类学说知之甚寡,惟能出于某种梦游般的、行马由缰的思绪,再次登临恩施东郊椅子山的那座柳州城,遥想千百年来这里的兵戈扰攘,这里的人境沧桑,并生发出天地悠悠、人生几何的悲壮慨叹!

在椅子山柳州城的断墙残垣上看夕阳,看新月,一样的色若古铜,一样的高渺飘浮。极目俯瞰,鳞次栉比的州城现代化楼群与街衢历历在目,一脉清江呈“U”字型自北向西再向南,尔后绕过五峰山与椅子山夺路东去。行走山脊,但见山势险峻秀美,林木风光怡然,林深处,不时有宋元时代的城垛、碑刻等俯拾皆是。北门沟、南门槽、将军岩、玄武峰等山岩林立,耸绿叠翠;“狮抢宝”、“龙戏珠”、“崖勒马”、“凤朝阳”、“鹿舍花”之类景名极富艺术情趣;饮马池、云台观、校场坝、点将台、兵器坑等遗址依稀可辨。

椅子山,是南宋时期施州旧州城的遗址。清《恩施县志》记载:“椅子山在城东十五里,宋开庆初,郡守谢昌元移州治于此,以据险要,亦名州基山,俗称旧州城,讹呼柳州城。”谢昌元为何要将州城从清江西岸的瑞狮岩与象牙山迁移到如此险峻的山头?原来,早在他来施州就任知州以前,椅子山即已被覃姓土家族首领建立蛮寨。这个覃姓首领疑为土家族强宗大姓覃氏的直系始祖覃伯坚,他于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征“蜀吴曦乱”有功,受封为行军总管施州,1209年卒后葬于椅子山。那时,椅子山的蛮寨有蛮王宫,周围掘有莲花池,广植水果园,栽种胡桃、银杏、李子、杏子、西瓜等,今仍有摩崖石刻上的西瓜碑碑文可作见证。到了淳祐年间,南宋统治日益衰微,塞北凶悍惯战的元蒙军队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南宋王朝为了抵抗元蒙军队的进攻,诏令各地择险要处筑城设隘以防御。《宋史·理宗本纪》载:“淳祐三年五月庚子,诏施州创筑土城关隘六十余所……”椅子山柳州城便是其中之一。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谢昌元出任知州,强行占领覃氏土家族首领的寨基,将州治移至椅子山,并驱使数以千计的土民凿石筑城,安排滚木擂石、强弓硬弩,企图倚天险而固守。几年后,接替谢昌元的知州张朝宝又“平削险巉”,开拓南门便道。那时节,出于汉民族君临天下

的正统观念,民众与士卒同仇敌忾,用汗水构筑,用热血守护,多少风霜雨雪剑啸弩鸣,无数生命在城墙上苦涩着,又在城墙上凋零着……直到元兴宋灭后的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将领杨大渊平定南宋的万州(今重庆万州区),不久又“分兵略施州”,擒统制薛忠。元军元帅蔡邦光断其水路,自西门雪夜攻城,宋军守将向良率15名义士舍命据守,与攻城元军展开肉搏,全部战死(向良等15义士的“将军坟”遗址仍在),清江西岸瑞狮岩的州城与椅子山的州治所在地均被强有力的元蒙军队攻陷。薛忠被擒,向良阵亡,血性的守城将士葬身于流矢与刀剑之下,椅子山磐石城堡内维持了17年的州治也随之树倒猢狲散,成了一段浑浑噩噩的历史冷风景,成了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土家族地区面临改朝换代之际,兵戈扰攘中许多血与许多泪的梦影残痕。

城废了,城基仍在。后来,聚儒、道、释、巫于一体的民间宗教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于废墟堆里渐渐建成五进七出的云台观、古佛青灯的尼姑庙等。若干年头,这里“白云瑞雪兆州地,玉竹苍松绕旧城”(云台观门联),“聆听筱堰清波韵,端赋竹簧玄圣诗”(尼姑庙门联)。我们的先民在袅袅青烟、飘飘纸灰中虔诚祈求平安,祈求幸福,祈求高寿,试图淡忘生命的坎坷磨难,生活的苦辣酸辛。然而,如歌如诉的诵经声、木鱼声、祷告声,难以排解妻儿老小们啼饥号寒的悲声;无论是太上老君,还是观音菩萨,均不能惠赐仙丹圣水来提升人们的生存质量。随着岁月流逝,道观庙宇相继淡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觉灵和尚墓、邱道人墓等仙家弟子的荒冢与将军坟、兵器坑一道,于蒿草丛中渐渐归属于自然界的宁静无语!

老城老矣,斑斑苔藓、郁郁林莽,封存了多少生的渴望和死的恐怖!如今,我神游柳州城,回溯先民迁徙、开垦、固守、抗争、求索、希望等人性的挣扎过程,禁不住“兴从中来,不可断绝”!踟蹰在古老的城基上,徘徊于前人的陵冢间,我想,历史长河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生命的起灭更迭,正如其中的浪花闪烁,水珠溅迸。个体生命若离开河床实乃渺小之至,必然转瞬即逝;只有将之永远融汇在生命的群体之中,才会伴随历史长河,一路浩歌。为此,我似乎悟到了古人以死抗争来固守一类文化基因的缘故,悟到了宗教信仰徒们寻找精神寄托与灵魂归宿的意义,更感受到了如今恩施柳州城的开发者们为什么要将一腔心血泼洒在这片文

化的热土上,那是为了引导人们寻找民族的与精神的巨大根系,为了用历史文化、宗教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精髓来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打造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和智慧的殿堂,从而完善我们面对着的这个共同的世界。

柳州城,柳州城,你还会这样静悄悄地安卧在岁月的荒郊草野之中么?

平湖高坝水布垭

41年前,16岁的我初试了一次极其惊险的清江闯滩,它令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一种灵与肉的洗礼,生与死的较量。

我在浑水河(清江一段)的河谷阴差阳错搭上顺水放逐的大木排,一直“闯”到清江与其支流马尾沟的合流处。其间,共闯过48道险滩,穿越将近50公里的无人峡谷,正所谓山连山,滩连滩,波涛滚滚九连环。那木排由数百棵杉木“撬”成,十多名排客或撑长篙,或操橹木。一声号子在深邃的河谷悠悠传响,木排猛地扎进花水滩,就开始在波峰浪谷间大起大落。紧接着“将军柱”的我只觉得一线天空在头上剧烈晃荡,两岸崖石拼命地挤压、颤抖、颠覆。从高崖倾泻而下的瀑布恰似白龙吸水、银蛇腾空,而颠簸的清江好像随时要把我们与木排一道抛向云天之外。数米高的白浪拍击木排发出声声怒吼,刺骨的江水一重一重砸打着我的头脸和身躯,冰凉、麻木、恐惧,震颤与撕扯着我那稚弱的少年心旌。更有防不胜防的礁石不时将排底刮得嚓嚓作响,排客们多次在排身将要散架的情况下,扑入白浪中用长铁钩抓取散开的材料,尔后用抓钉钉牢,用缆绳捆死。到了稍微平缓处,浑身赤裸的排客则一边撑篙摇橹,一边用粗喉咙大嗓门呐喊着扯天扯地的歌谣……

41年过去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仍然十分清晰。最近,57岁的我应水布垭旅游公司之邀请,有幸再次故道重游。然而,当年的急流险滩早已踪迹全无,龟山滩、青牛滩、滚波浪滩、三簸箕滩、七里滩、雷打石滩、鱼剑滩、清明滩、乱吼滩、鲢鱼滩、苦力滩、将军石滩、磨刀滩、白蛇滩、朱梁滩、鱼龙滩……那些骇人听闻的滩名早已名存实亡,清江水面变成了一派山影颤颤、涟漪灿灿的平湖波光。我与同游者乘坐豪华大游船“清江之翼”从浑水河码头启航,不到4小时,就抵达号称世界第一高坝的

水布垭大坝,航程全长87公里。一路上,不仅无潮可弄,无滩可闯,而且平风息浪,境界大开,扑入眼帘的竟是一派全新的画廊:九曲岭、二叠岩层峦叠翠,枫树湾、新月湾秋林如染,太阳坡、红花墙石林竞秀,旗峰山、五花寨长剑倚天,大岩洞、和睦洞幽邃险怪,“镇妖塔”、“思过崖”禅意深远,雷公岩、神女石绝壁崩云,犀牛岭、回龙岭磅礴昂扬;更有那“天书映江”鬼斧神工,“盐神化蝶”一翔冲天,“廪君枕江”惹人遐思,“童子礼佛”令人神往;景阳桥长虹凌空,三里城遥指霄汉……这百里库区像一卷生态与人文浓墨重彩写成的巨书,一页一页,翻过了多少古朴艰辛、苍凉厚沉的历史岁月,又铺展开无数五彩缤纷、美不胜收的时代画卷。一道巍巍高耸的水泥面板堆石型大坝,使得洪水猛兽般的清江一下子变得温柔多情,祥和宁静。再加之这段库区北边汇入马水河、刀龙河、野三河、磨刀河等支流,向南接纳马尾沟、伍家河、栗阳河、青龙河、龙王河等支流,故其湖汉七沟八岔,纵横绵延,在鄂西南山地铺展开舒曼优雅的长度,把它的力量放在了非常广阔的流域面积上,从而造就出明一程暗一程的跌宕,形成了山一重水一重的胜景,既方便了山里人的水陆交通,又丰富了生态与人文的旅游资源。两岸村寨,白天如仙宫琼楼,夜晚有繁星盈野,山上有稻菽飘香,江面有轻舟荡漾,整个鄂西南的土家族山乡,不由沉醉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悠远意境里。置身游船,我痴望着明丽的山光水色,看千重青峰闪退,观万点鳞波跃动,回想数十年来眼底人寰沧海桑田般的剧变,禁不住嗟然长叹,禁不住神采飞扬!

次日,信步游览水布垭大坝,但见其梯形坝体从幽深的河谷傲然耸立,锁住上游的一派浩茫平湖。大坝由混凝土面板和堆石体构成,从海拔176米的河床堆垒成233米高的“金字塔”,使上游水面升至海拔409米。坝基厚度为660米,坝顶厚度为12米,因此,就其横断面来看,它是下宽上窄的正“金字塔”型;而顺着河道看,它依山势耸立,坝基长不过30米,坝顶则有将近300米的长度,如此,它又是倒“金字塔”状。

大坝北端,是隔墙相间的5道泄洪坝。若遇汛期,只要打开厚重的闸门,江水就会恍若脱缰的野马由此狂奔而出,骤然喷涌百丈水雾,席卷千堆寒雪,令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气温陡降,雨丝飘飞。大坝南端,高大的山体内部被人工开挖成4

条约170米长、23米宽和近70米高的通道。这些通道构成的地下厂房,相当于好几幢20层高的“大楼”,共安装有4台46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四台机组若同时运转,年发电量可达161亿度,相当于整个武汉市区一年的总用电量。

水布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岸农村,因一道巍峨高坝而吸引住世人的眼球。野性的清江点亮星空般的圣火,宽广的平湖迎来了天下宾朋。养殖业、发电业方兴未艾;旅游业、航运业前程似锦。当我从水布垭返回恩施的那天,热情的东道主特意用快艇送我顺库区逆流而上,瞩目浮光跃金,舟影悠悠,群峰闪退,银瀑如链,我忽然想到数千年前驾着“土船”顺夷水(清江古名)而开疆拓土的廪君部落,想到烈烈巴人与他们的后裔千百年来上下求索抗争不已的苍茫历程,不由“兴从中来,不可断绝”——随着清江的改变,随着世界的改变,我们失落了很多很多,但我们获得的则会更多更多!



春风又绿清江岸

——恩施市天保工程建设纪实

王 兴

如果说对恩施林海的破坏，是我们亲手镌刻在历史上的遗憾，那么，十年来以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为重点的林业生态建设，则是再造恩施林海，超越自然的恢弘之作。

作者题记

翻开厚厚的恩施史卷，历史向我们展示着一幅幅茂林蔽日、山青水秀的林海画卷，古木参天、清泉甘冽、群兽嬉戏、百鸟和鸣，勇敢地土家汉子背銃持弓狩猎于幽林野谷，美丽的姑娘倚在吊脚楼吹着木叶……这一切并不遥远，仿佛就在昨天。今天，我们已经只能去想象曾属于我们的恩施林海。

历史和自然似乎都在证明着同一规律，当对自然的人为破坏达到一定限度，就必由人为的再造才有可能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恩施人曾经为林海的恢复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真正使恩施林业飞速发展，森林覆盖率迅速回升的，是实施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带来的机遇和动力。围绕这个工程，在国家、省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七十多万恩施儿女，以林业部门为骨干，倾尽全力，把天保工程建设成为“生命工程”。沥沥心血浸沃土，悠悠林香透群山，春风吹绿了清江河畔。

一、自然与现实之间

历史给我们记录了这样一组永远无法抹去的数字：

恩施市1949年有林地面积260万亩，森林覆盖率55.8%；

1953年有林地面积250万亩，森林覆盖率44.0%；

1966年有林地面积210万亩，森林覆盖率32.72%；

1975年有林地面积134.7万亩，森林覆盖率32.72%；

1985年有林地面积177.38万亩，森林覆盖率40.15%；

1999年有林地面积208.2万亩，森林覆盖率34.98%。

从历史的数字中，透射出一种自然与现实之间激烈碰撞的轨迹。

恩施是一个“八山半水分半田”山区，长期以来，人民形成了“靠山吃山，不养山”的作法，特别是受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食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和1984年林业承包政策不稳定的影响，森林资源遭受了三次大破坏，对林木毁灭性采伐。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几乎整整一代森林工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作出牺牲的还有大半个恩施林海。

当相依为命的树木一排排伐倒，又一排排顺江而去时，随着江河流走的还有巴人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水土流失造成土壤退化，土层变薄，质地沙化，养份下降，每年流失的表土达1831.7万吨，相当于每年损失31万亩耕地的耕作层。历史会永远记住1989年和1998年。1989年7月曾经孕育了恩施文明的清江一改她昔日的温柔，不安地宣泄无法抑制的愤怒和悲伤，以特有的方式报复和警示她的儿女们，暴涨的清江洪水淹没了恩施城的三分之一，冲毁了农田、房舍和水利设施给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危害。惊心动魄的1998年的抗洪抢险虽已过去，但抗洪抢险的余烈到至今人们仍能深深的体会到。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主体的森林植被遭受到人为的破坏，使清江不再清澈。沉痛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使恩施人不得把反思的目光投向寂静的山地，必须植树造林，必须恢复森林植被，但机遇在哪？

二、大写的2001年

无论怎么说，2001年，在恩施市林业发展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随着国家六大林业重点工程

的启动，恩施市迎来了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的契机。

恩施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市人民政府与各乡、镇、办(场)签订了《森林资源管护行政目标责任书》，市人民政府制定颁发了《恩施市天然林资源管护制度》，制定了《恩施市天保工程建设考核办法》，全市成立了市、乡、村森森资源管护体系，聘用专、兼职管护员 763 人。全市商品性林木采伐全面停止，关闭了全市 14 个木材交易市场，关闭木材加工厂 52 家。对国有森工企业富余职工实行转产分流 1000 多人。会议、标语、广播、电视、报刊……处处“天保工程”在频频闪现，在公路、在河畔、在山巅、在恩施的每一个角落，都传遍了天保工程建设的声音。设计、施工、建卡、上图、归档，一切都那么规范严格、一丝不苟。恩施人是懂得珍惜这一千载难逢机遇的，他们以山里人的朴实干得那样的投入和认真。

三、绿色的效应

十年天保工程为恩施市林业创造了一个奇迹，较十年前相比有林地面积增加三十多万亩，森林覆盖率上升 12.6 个百分点；十年天保工程为恩施市林业证明了一个道理，林业政策对头，林业的发展将为全社会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十年天保工程为恩施市林业找到了一个方向，朝着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现代林业迈进；十年天保工程为恩施市林业人铸就了一种精神，实现林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生态建设是当代务林人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追求。

效应一：天保工程的实施使恩施市森林植被得到了快速恢复。

有这样一位身体健壮的老人，他今年 67 岁了，自恩施市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就一直默默无闻的当一位天保工程建设的广播员、宣传员、护林员。他就是盛家坝乡石门坝村老农民朱德万同志，在和这位老人的接触中，他对我说得这样一句话，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他说：“我走在山里，只要大声的吆喝一声，任何人都不敢动一根树”。听了这句话，我对这位老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是我市天保工程建设中的缩影，像他这样的典型人物，在我市管护员中有许许多多。正因为是这些过去的“砍树人”变为今天的“护林人”、“造林人”，才会铸就了十年来恩施市森林资源恢复最快的辉煌。截止 2008 年底，全市拥有林业用地面积 396.99 万

亩，比 99 年 363.91 万亩，增加了 33.08 万亩，增长了 9 个百分点，森林面积 264.28 万亩，比 1999 年的 241.86 万亩，增加了 22.42 万亩，提高了 9.3 个百分点；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62.5%，比 1999 年增长了 28 个百分点。

效应二：稳定了林业队伍，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

恩施市林业局局长万亨东曾这样说过，天保工程的实施，作为恩施市每个林业人来讲，是应该感恩的，的确天保工程不仅是一个“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对林业人来讲更是一个“感恩工程”。林业人永远不会忘记，在天保工程实施前林业所面临的困境，林业站职工发不起工资，像一盘散沙一样，各自到处“找饭吃”，工资及其政策性福利待遇更无法想象，林业站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没有一张完整的办公桌、椅等办公设施，更何谈林业工作。正是天保工程实施给林业带来了福音，林业职工的工资按月足额发放，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卫生生育保险能应保尽保，林业职工伤有所治、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屯堡乡、芭蕉乡、白果乡、白杨乡、太阳乡、红土乡、板桥镇等林业管理站的高大、明亮、宽敞的办公楼，巍巍矗立，不仅林业人回来了，林业人的心也回来了，林业人找到了自信和自豪，积极的投身于林业工程的发展和建设中。

效应三：森工企业和国有林场实现“瘦身减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森工企业和国有林场经营发展十分艰难，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境地，职工面临无固定经济来源，大部分职工都愿意“拿钱走路”。随着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富余职工一次性安置工作的启动，实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天保工程一次性安置森工企业富余职工 1085 人，安置临时工 313 人。森工企业和国有林场 615 万元债务获得豁免。目前我市现有 8 个国有林场仅有管护员 77 人，与工程实施前上千职工相比，把国有林场从债务危机、人员瘫肿中解困出来，各场积极开展二次创业，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非林非木的多种经营，如：铜盆水林场发展的森林旅游业，大山顶发展的高山反季节蔬菜，太山庙林场发展黄莲种植等。

效应四：林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天保工程的实施打破了以木材生产为主的经营格局，激发人们积极探索走出“独木支撑”的发

展路子。恩施市的林业逐步形成了以日本落叶松速生丰产林、紫油厚朴、茶叶、板栗、油茶、漆树、鲜果等特色鲜明的林业支柱产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逐年的显现出来。

长岭岗的启示：驱车行使在恩鹤公路新塘乡的长岭岗段，映入眼帘的是成片成片的厚朴林，这是百里紫油厚朴长廊基地。近几年来，立足于天保工程等林业项目建设，在长岭岗沿线向四周辐射发展厚朴林近12万亩，涉及9个村，近7000多户农户。厚朴年收入150万元，在厚朴林下采取套种蔬菜、种黄莲等，多种经营，年收入达200多万元。省、州、市的领导来了，全国的药业企业来了，加工、营销大户和外地药商来了，以紫油厚朴为主的中药材产业已成为新塘乡的支柱产业。

效应五：促进了生态文化体系建设。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引起了全社会的共识。全市建立起了恩施大峡谷、凤凰山森林公园、铜盆水森林公园、柳州城生态园、侗乡枫香坡、梭布石林、成效农家乐等生态文化休憩旅游场地，伴随着天保工程建设，涌现出一大批生态文艺创作作品，从2003年的《绿满恩施》电视专题片、2004年的“天保杯盆景展”、2005年的“天保杯林业知识竞赛”、2007年的“天保杯文艺汇演”、2009年的“天保杯生态摄影展”等系列活动，产生了许多反映生态文化的优秀作品。同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标语、宣传牌、宣传车、宣传手册以及报刊等多种形式对天保工程孕涵的生态文化开展了全方位宣传，十年来，累计广播宣传20000余次，书写宣传标语40000余条，出动宣传车600余车辆次，印发宣传册6万份，各级刊物报道近1万条新闻。通过这些生态文化休闲场所、优秀的生态文化作品及生态文化的各种传播途径，使全社会不断增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逐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享受自然的良好风尚，明显提高了生态文明素养。

四、结束语

红江桥和施州大桥相伴横跨于清江河上，一群麻白麻白的野鸭在桥下清悠清悠的河面上自由自在的嬉戏。红江桥的沧桑和施州大桥的新生，就像新旧年轮一样，见证着恩施市林业人建设绿色清江的历史轨迹。

白果村里的白果树

马开友

离开老家已二十多年，离家久了，思乡的情结渐浓。儿时的生活片断、老家的山水田园总会出现梦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村里那棵古银杏树，村里人都叫它白果树。

老家是恩施市崔家坝镇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里那棵白果树很粗壮，十来个小孩手牵手还围不过来。村人量过其周长，竟10米有余。每年秋天，树周围落下厚厚一层叶和果子。孩子们在树下疯够了会捡一包银杏果带回家放进火塘里烧，把烧过的银杏仁取出来在磨石上磨出一个小洞，用竹签撬出杏肉吃，余下的杏壳从缺口处塞进一颗小石子便成了哨子。村子顿时有了此起彼伏清脆的哨音。

白果树之古老无从考证，爷爷说，他的爷爷记事起白果树就如此雄壮、伟岸。小村落因此被叫做白果村，村里明清时代碑文上的记载可以说明村名已沿用了数百年。后辈们无法推测是先有树后有白果村人在此定居繁衍，还是先有人居于此而后种下此树，然而村人对此树早已视若神灵，逢年过节必行拜叩之礼。

白果树承载着历代白果村人的吉祥与福祉，无论是大办钢铁的时代，还是两山并一山之后的分户经营，白果树及其周边始终受到村人的自觉保护。老支书专为白果树办了一个独立的山林证，2008年林改时白果树享有专用证书——白果树成为白果村人共同的精神支柱。

今年春节回了趟老家，老支书已七十多岁，自然又谈起白果树。老支书说，前两年白果树的果子、叶子突然值钱了，外面有人想包下白果树，甚至还先斩后奏打了一天的叶子，村人发现立刻报告了老书记，承包愿望被及时制止。大家说，山里人穷，需要钱，但不能因此打白果树的主意。此事引起村人警觉，他们在白果树及四周砌起一道围墙。

看着这简陋的保护设施，我深受感动，老家人朴实的古树情结与时代的最强音竟如此吻合。

我知道，我也有责任保护它，听林业局的同志

说国家有保护珍稀树木的政策,我要向他们反映,要求名正言顺对白果树挂牌保护。(2009年4月10日)

春天的故事

吴承楚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我带着春的萌动,脱去冬的外衣乘车前行,又到我的护林点——天上坪林场上班。

迎着和煦的阳光,有昏昏欲睡的感觉,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和汽车的颠簸,驱赶走了我的睡意,便沿路欣赏起车窗外的风景。

2009年的春天比往来的更早一些,才过三月,春意就很深了,路边的行道树已发新芽,残草已吐嫩绿,南飞的大雁正在北归,我想冬眠的老熊也应苏醒,说不定正到处偷吃蜂蜜,正在思绪之时,汽车缓缓地来到了恩咸公路大约5—6公里处,周围的小山像低矮的丘陵,山上有茂密的松树林,只见一群白鹭飞舞,它们有的在水田里捉蝌蚪,有的双双飞回自己的营地,有的在树梢望哨,有的直冲云霄,正如“天空一碧如洗”,水田清澈见底。白鹭悠然站立,口叨小小银鱼,犹诗中所绪。

大约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了我的家乡,一路上放眼望去,家乡的山水不知不觉中变了样,上个世纪后期,由于过渡的采伐木材,山上除了依稀可见的小树苗,就是杂灌、茅草,秃秃的,黄黄的,无精打彩的,显得十分萧条,2000年,天保工程开始实施,经过近十年的封山管护,山变绿了,树长高了,从前已被开垦过的荒山现都长满了松树,它们你换我,我挤你,并争先恐后地试比高,老家屋后的桃树、梨树,花枝招展,芳香四溢,勤劳的蜜蜂在周围嗡嗡地忙个不停,繁花似锦的家园一派春的景象。人们都在忙于春耕,有的几人结伴,欢声笑语地忙活着,有的人哼着小曲,与远处鸟的歌声连为一体,他们都在忙于播种,播种新一年的希望。

离开家乡,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沿着弯弯曲曲的上坡路随车来到了山顶——我长期工作的地方,这里的春姑娘刚从冬天的被窝里钻出来,羞涩的脸上还着一丝倦意,气温也比山下低,真是一

山有四季呀。场门前的梨树才露出一点点小小的花蕾,山上的树看起来和几天前一样,但树梢有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在蠢蠢欲动,十年前被采伐过的山坡由于天保工程的人工造林,现栽植的树木已长成林,嫩嫩的,绿绿的,像年轻人一样活泼有朝气,与其它成林树木一道等待春天的召唤,进行新一轮的成长赛跑比拼,不时有雀鸟从头顶飞过,偶尔也可以见几只鸟儿对话,像是在谈情,站在水库的堤坝上看四周的山蜿蜒起伏,层峦叠嶂,坝里的水清澈的,湛蓝的,水连着山,山连着水,水里有山,山里也有水,水里还有蓝天白云,突然一只鸟在水中央来了一个蜻蜓点水,溅起的水波像一浪一浪的,一个一个地逐渐扩大,逐渐消散,水中的蓝天也有了皱纹,树也舞动起来了,有时还可听到林蛙跳入水中的扑通声。慢慢奏响着春的旋律,林区的山依然还是那些山,但人比以前少了,树比以前高大了,小树苗比以前高多了,空气比以前更清新,野生动物活动更频繁了,原来的生态平衡正在恢复,下车来到住处,一天的行程历历在目,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十年天保营造的美景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

当今时代发展与环保并重,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为了不让像马耳他这样的岛国和地球赤道冰雪奇观——气力马扎罗山在不久的将来消失,为了地球的明天,全人类应该行动起来,保护好生态环境,只有人人都肩负起环保的重任,地球才会变成美好的家园。

花枝山的嬗变

蒋杨艳

步入恩施市屯堡乡花枝山村,一股蓬勃发展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幢幢新房拔地而起,一片片茶园充满生机,人工林郁郁葱葱,村民个个神采飞扬。眼前的景象不禁令人想起10年前的花枝山:天然森林资源逐步枯竭,森林过伐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林业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

“天保”10年,花枝山嬗变。如今的花枝山,有村级林场4000亩、茶园600亩、经济林300亩。全

村林地面积 5320 亩,森林覆盖率达 61%,森林资源对村里的生态影响举足轻重。“我们花枝山这几年,和过去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村民在田坎地头闲聊时的话。

花枝山之变,令人惊喜,更让人探究:变的“招儿”是什么?“多亏了天保工程,为发展我村经济和替代产业创造了条件。”花枝山村党支部书记刘得清给出了答案。指着前方的林场,他无比感慨:“10 年前,这里几乎都是荒山。全村水土流失面积达 2.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15%,土壤被侵蚀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有滑坡 10 多处,大部分地方小型采伐企业随着可采资源的减少而难以为继,林区的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影响。”

2000 年,恩施市开始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于是,花枝山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他们根据全村森林面积的大小,将天保工程的各项任务分解到人头,实行分片管理,统筹平衡,层层落实,并把防止盗伐、滥伐和偷拉盗运,防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地,搞好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纳入森林管护内容,定期巡护,对森林火灾、病虫害,要求做到有灾必报,有灾必扑;对破坏森林案件及时报告林业站,并协助林业站搞好调查,做到有案必查。

10 年来,花枝山村的干部对天保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工程进展顺利,在 4 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森林面积增加,生态效益显著,每年减少森林资源消耗量 100 多立方米,森林火灾损失率得到有效控制,保护了天然林资源;采取封、造相结合的方式,加快了国土绿化步伐,全村实施退耕还林 609.4 亩;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了林下资源开发、特色经济林等替代产业的发展,为增加农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不仅大大加快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步伐,也给花枝山村林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机遇。花枝山村林业建设的重点由生产经营木材为主开始步入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的新阶段,初步实现了由“砍树人”向“种树人”的重大转变;坚持保护资源与植树种草相结合,整村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生态环境经营由边建设、边破坏向全面治理转变;对天然林实行全面禁伐,各地争林权、争资源的突出矛盾得到较好解决,广大村民的环保意识增强,联合造林护

林形成共识,林区秩序日趋稳定,采伐区开始向保护区转变;停止天然林采伐后,各地积极开发新的产业,拓展新的经营门路,农业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天保工程被村民称为“希望工程”。

据刘得清介绍,曾以偷树卖钱为经济来源的某村民,如今成了栽树人、护林人,看到有人砍伐树木、烧炭,他都会打电话举报。

生态的改变,使得该村的茶叶质量大幅度提升。今年 5 月,该村引进外资,成立了恩施市花枝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300 多万元建茶叶加工厂,即将投入生产。“今后我们的日子,可是越过越好哟!到时候欢迎再来我们村玩啊,有上好的茶招待你们。”在记者离开花枝山村时,村民发出邀请。

(2009 年 12 月 21 日)

夫妻护林哨

李大申

在去恩施市境内一个林场的路上,听司机讲这个林场有一个夫妻“哨卡”,在这个“哨卡”里,夫妻二人长年累月坚守在海拔 1200 多米且人烟稀少的深山密林中,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护卫着这片林地。

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找不到夫妻护林“哨卡”这个名词,倒是边防哨卡比较熟悉,因为我曾经历过。由于对哨卡的那份特有的经历和情感,当听说夫妻“哨卡”,心中免不了有一种冲动,就想去探个究竟,好在同行的朋友也有这个兴致。

车沿着崎岖的公路行驶,那秀丽的群山、遮天蔽日的大树、高高耸立的南竹林,还有随风飘荡的茅草花,一一映入眼帘,此时,乘车颠簸劳顿早已被对夫妻护林“哨卡”的未知和映入眼帘的景物带走。

当我们慕名来到夫妻护林“哨卡”时,这对夫妻与和他们一同履职的阿黄正好去巡山。对主人极为温顺的阿黄,见到几副陌生的面孔,立刻竖起脊毛,凶猛地向我们扑来。主人见状,急令阿黄停止对客人的攻击行为。阿黄对主人的话,似乎言听计从,摇头摆尾地回到了主人身边。

宾主寒暄过后,夫妻二人同意了我们与他们

一同体验巡山的要求。我们一行随着夫妻二人，还有阿黄，沿着林间小道，翻山越岭，一边巡山一边聆听夫妻二人的护林故事。妻子是一位林业老工人的后代，因为她父亲那份对林业的特有情感，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毅然决然地接替了父亲的事业，常年坚守在林业第一线。听了妻子的简短介绍，我们急于知道他们夫妻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不善言辞的丈夫不紧不慢地接过话题：“10多年前，我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工作，才认识妻子的。从相识、相知、相爱，到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们在一起在这里走过了10多个春秋。尤其是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以后，林场从原来的砍伐出售木材，改为封山育林，我们就这样被留了下来，一直负责这里的巡防工作，主要职责就是防盗防火。”

我们还想知道，这么大片林子，山高皇帝远，他们即使每天不去巡山，也没人知道啊。他们的回答是那样肯定执著：“那怎么行呢，林场把这么大片林子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天不在责任区走一遍，不把巡逻的情况一一记下来，就放心不下。”

男主人公明白了我的意思，急忙从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日记本。我极有兴致地一页页翻开，果然记录详实，时间、气象、巡逻路线等，与周边村民的谈话内容，甚至在哪里喝山泉水、啃方便面都历历在目。从流畅的笔迹中，可以看出夫妻二人在这里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

当我们走进林场边缘的一户农户，从农家主人的热情程度看，这对护林夫妻已不是第一次到来。我们与农户交谈得知，为了保护好这片林子，这对夫妇主动与周边的农户交朋友，宣传法律政策、护林防火知识和意义，使周边农户把这片林子当作自留山来看待，村民们即使要弄柴火，都只是捡些枯枝。10多年来，这里没有发生偷盗、火灾。

听了农户主人对这对护林夫妻的褒奖，我们心中增添了对护林夫妻的认识和了解。他们10多年来就在这深山老林里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条件艰苦不说，就是孤单寂寞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尤其是在夫妻一方有事出山以后，这里只有一人留守，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密林的小屋里与阿黄为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感受可想而知。（2009年12月23日）

绿色的丰碑

范建生

走进这座林场，就有一种难以按捺不住的激动。

30年前，还是18岁的我，与许多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从恩施城里来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了名林业工人。飞翔的山鹰，绿色的林海托起我们青年男女理想的帆，我们与当地的工人同吃同劳动，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心灵上的洗礼。山林中的那片绿色给了我们许多的遐想。我在诗中写道：柳沙成荫，柳沙成林，一片片，一排排，山乡飘逸着绿色的诗韵……

然而不久，浪漫的情怀就被严酷的现实所代替。离开了家庭和父母，来到陌生的生活环境，一切从头做起，一切需要自食其力，才意识到生活的艰难。男同学还好说，好多女同学就有些不适应，常常想家，忍不住了还会哭一阵。多亏了林场的老工人赵大叔对我们的关照，帮助我们渡过了劳动和生活上的一些难关。赵大叔是林场有名的老把式，林业战线上的劳动模范，他家的堂屋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奖状。跟着赵大叔，我们以场为家，学会了育苗、植树、间伐、杀虫等一些育林技术，实现着从学生到林业工人角色的转换。

赵大叔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林业工人。也许是这个缘故，赵大叔对林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对绿色有种特殊的感悟。劳动之余，他常常领我们来到山头上的□望塔上，看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林海。并指出那片是机播林，那片是人工林，那片是自然林。对于这里生长的每一颗树木，赵大叔就像对待子女般的爱惜它们。晚上收工后，赵大叔还带着猎狗四处巡山。有一次，临近生产队的一些人为了倒卖木材，悄悄地潜入林场盗伐树木，被赵大叔发现了。那些人不听赵大叔的劝阻，见他势单力薄，企图强行伐树。幸亏我们一大帮知青闻讯赶来，那些人见势不妙赶忙丢下锯子和斧头逃走了。

那时节生活比较困难，人们的环保意识还不强。林场周围经常发生盗伐林木、偷猎动物、毁林造田的事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老

鹰岩的地方,这里山峰秀丽,树林茂密,水草丰腴,景色宜人。更是由于这里老鹰多使这里充满了神秘。有了鹰的翱翔,苍白的天空顿时变得生机勃勃,蔚为壮丽,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余暇间,我们常常来这里看老鹰的翱翔,体验它们把乐园建立在峭壁险峻之上,把浪漫撒落在浩瀚长空里的博大情怀。但是由于这里毁林造田、水土流失情况严重,没有好长的时间就变得满目疮痍一片荒凉,老鹰没有了,美景没有了,人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赵大叔看到眼里,急在心里,跑到城里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有时候他一个人来到这里,一坐就是好久,默默地在这里抽闷烟。老鹰岩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后来我们好多知青入学当兵都走了,林场的的生活成为一段难忘的历史。再见到赵大叔,已是20多年以后了。他的头发上早已抽出一根根银丝,鱼尾纹也提前爬上了他的眼角,皮肤粗糙,一双茧手皱皱巴巴,风风雨雨在他身上留满了痕迹。可他的精神不减当年,深邃的眼睛里仿佛藏着很多故事。林场的干部告诉我,赵大叔已经退休了,现在是林场的顾问。林场按照赵大叔的思路与规划在建设、在发展。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听说赵大叔患了肝癌在家修养,于是便和几个老知青去林场看望他。没有想到在他家没有看到他,反而在老鹰岩的工地上看到他了。只见这里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热火朝天,“天保”工程的标语四处可见,人们意气风发。赵大叔挽起衣袖忙里忙外,俨然像个总指挥。受氛围的感染,我们也参加了植树造林的活动。赵大叔看到我们说:“使不得,你们是稀客。”我们说:“您都可以参加劳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也想为‘天保’工程出份力量啊。”赵大叔听后爽朗的大笑起来。

一晃又是10年过去了。期间赵大叔因病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就埋在老鹰岩。清明时节,我们赶到故地去吊念他。走近老鹰岩,只见这里植被得到了彻底恢复,鸟语花香,更加生机盎然。附近的乡村通过“五改三建”,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这不就是赵大叔的心愿吗?那一片茫茫林海,是“天保”工程描绘的宏伟画卷;那一棵棵树木,是竖立在山川大地上的一座座绿色的丰碑,撼人心魄,讴歌着林业工人的丰功伟绩!

我眼前仿佛浮现赵大叔的笑容以及一片绵延起伏连接着城市的绿色叠嶂。蔚蓝色的天空里,我看到老鹰展翅滑过的诗意。

前山的记忆

孙甫平

十六年前,我在沐抚林业站工作,那时经常下乡到前山。小乡政府在撒金坡,和前山林场一墙之隔。当时看到前山林场,我心里充满了神秘感。高高的办公楼,气势磅礴。在里面上班的好多人,有技术干部,也有好多工人。那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一山接一山的。好多人都羡慕极了,能在林场上班真好!

后来的几年时间,我们到前山下乡的机会也很多,亲眼看到那一片片青山在铁斧钢锯之下面目全非。场里的人说,他们连大山顶一起几百上千号人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山,只好一片片的砍了卖了,来发工资,让这些人勉强维持生计。短短的几年,一片片上好的森林不见了,只留下大片大片的光秃秃的山包,栽的些小树好象严重的营养不良,活不活死不死的。我们打心底里感到心疼,为这一片片林子惋惜。再后来,国家启动天保工程,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我于2000年被调到屯堡林业站工作,此后的六七年,一直没有机会再去前山。

2007年冬天,按照局党委的安排,我到前山林场任副场长,是宋局长送我去报到的。我们的车子从板桥绕行,经过王海坝分场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哪里是我记忆中那光秃秃的前山林场?那一山连一山的柳杉和日本落叶松,青黄相接,连绵天际!当时,车上的宋局长就自豪的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我在前山林场当技术员的时候造的林,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是啊,宋局刚大学毕业就到前山林场工作,在这里播种了他的青春他的汗水他的梦想,今天,他终于看到自己亲手栽的一棵棵的小树都遮天蔽日了。宋局让司机把车停下,他就站在路边,静静的望着这茫茫林海,静静的看,静静的看。我们都没做声,是希望他可以寻觅到自己当年在这里热火朝天大造林的身影吧!良久,宋局才一挥手说:“要不是国家搞个天保工程保护下来,这些树恐怕早就被砍光了!走吧,时间不早了。”我想他一定还想再看一看他在这里留下的青春记忆,从他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那一份深情。

在前山林场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工作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脑海深处那光秃秃的记忆真的全变了，一点原来的荒凉印迹也没留下，当年营造的小树苗都变得郁郁葱葱了，显然一片小小的林海。才十年啊！怎么这么大的变化？林场当年的出纳李垣兵对我说：“要不是一个天保工程，就是把这些山砍完卖完了，到头来这么大一个场的人只怕也只有饿死。那时千把号人千把张嘴，天天都是靠树吃饭。几万亩林子，已吃去大半。幸亏在2000年国家实施天保工程，把那些富余的森工人员全部转岗分流，只返聘了10个管护人员，把过去的砍树人变成了种树人、管树人。这十年里，几乎没有砍过树。你看，原来的光山包全都变绿了，森林又恢复了原有的生气。要是能再这样保护十年，你会再一次看到原来在这里下乡时所见的那么好的林子。”从他的眼中，我看到了他的自豪和成就感！是啊！森林恢复得这么好，是国家政策的倾斜，但更多的是这些能吃苦耐劳默默在大山里奉献的管护员劳动的结果啊！

今年九月，由于老场长退休在即，局党委宣布由我来担任前山林场场长。九月下旬，我接待了四位广东的客人。他们都是曾经在恩施林业系统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一个是黄昌老师，64年到恩施来，就投身到富尔山林场。还有一个是何耀初老人，比黄老师还早，54年就到前山林场工作。现在他们都是七老八十的高龄，儿女都长大成人了，孙子也上学了，终于可以清闲一下了。他们从广东千里迢迢地来到恩施，为的是想来看看恩施的林海。想当初他们在这边工作，粮食不够吃，何老说他在前山的时候，从沐抚的柴家坪粮站背包谷（玉米）到前山，要走70多公里，半夜就起来打个火把走，晚上深夜才打着火把将粮食背到林场。吃过的苦啊，哪里是现在的人能想象出来的！他们都在这边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才回广东。那时的前山林场刚刚建场，条件是差得可怜，吃的住的都成问题。回广东后对恩施一直恋恋不忘，很想再来恩施看一看。可是听说在九几年，为了几千号林场工人的生活，他们几十年造林的成果都被这些工人给砍了卖了吃了。想想不来也罢，免得看到后触景生情，让人伤感。今年，他们给现已退休在家的原林业局副局长陈天虎陈老打了个电话，问清了恩施林业这几年的情况，于是立马带着爱人长途奔波过来了。

我开车接到这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已是

天黑。看起来几位老人精神还不错，全没有长途奔波的疲惫。何老和黄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只看到他们的眼睛在城市的夜灯下似乎有点晶莹闪烁！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后来又离开这里三十多年，再次踏上恩施这方沃土，他们太激动了！我拥抱了他们，拥抱着他们佝偻的身躯，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的喉咙哽咽了。前辈们，我们真的很欢迎你们！前辈们，你们可以回来看看你们曾经付出过青春和汗水的恩施国有林场了，我们的林场又绿了，真的！你们可以放心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两辆车载着四位老人，随行陪同的还有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退休老林业干部和他们的几个学生（现在都快要退休了）。沿途他们看到了屯堡大龙潭水库，水库两岸都是郁郁葱葱的林子；他们看到了恩施大峡谷，在连绵青山的环抱下，游客如织；他们来到了刚刚维修竣工的前山林场办公楼。走到每一间屋子，感慨的说：“现在的办公条件好了，你们不错啊！一定要好好工作！”我陪着他们来到办公楼后边，那里有好几排水杉，都成参天大树了。四位老人反复的抚摸着粗糙的树皮说：“这是五几年我们来栽的迎宾树啊，现在都这么大了！谢谢你们还完好的保存着它们。”何老紧握着我的手说：“孙场长，你们一定不要砍了啊！”水杉树下，他们反复地在那里拍照。陈老说：“就是在林业系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舍得砍掉这几棵迎宾树，我们永远不会砍它们的。要是国家的天保工程再迟几年实施的话，那就不一定能保得住了！”

天下起了小雨，四位老人一再坚持要上山去看一下。我载着他们在林区里转来转去，耳中只有他们的感慨和惊叹。他们说，要是在广东，能看到这么好的山，那就是福了。“还是国家搞的这个天然林保护工程好哇！不然我们曾经付出二十多年的辛勤和汗水将被毁得一干二净！”

后来，老人们再也不说话了，他们从车窗里静静的望，静静的望……眼中真的都闪烁着晶莹！他们在回忆，回忆当年的辛酸与艰难，回忆当年的辛勤与汗水，回忆他们种下的树栽下的苗，回忆他们亲手建设的前山林场……他们在高兴，看到今天的前山林场，他们乐了！因为我看到，他们眼里噙着泪，脸上却挂着笑！

清风吹来满眼绿

——恩施市实施天保工程纪略

伍功勋 徐明钊 陈绪艳

山还是那些山,人还是那些人。不同的是山上树长高了,山里人的钱越来越多了。这些变化,缘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

恩施市是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2000年10月,恩施市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通过近10年的实施,全市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林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一)

恩施市的林业用地为396.99万亩,活立木蓄积567.2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62.5%。

2000年以前,在恩施市,一提到林业,人们就会想到木材贩子、烧炭人。“以前,山上到处都在开荒,一下雨,雨水就和着泥土冲进河道。”屯堡乡花枝山村的一位农民说,“以前村里经常出现滑坡情况,大雨过后,清江变成了‘黄河’。而现在,下雨涨水后,水很快就变清澈了。”

2000年10月,恩施市开始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涉及1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8个国有林场。通过采取“造、封、管、停、分”的综合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4万亩,封山育林39.6万亩,森林管护面积每年保持在257万亩以上。据介绍,至2008年底,全市累计完成国家投资9154.6万元,占计划投资总量的100%。

(二)

实施天保工程以后,恩施市的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出现森林面积、蓄积“双增长”。

天保工程实施后,恩施市加大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市天然林资源管护面积达257万亩,建立了1个管护总站、26个管护站、5个管护哨卡,聘用管护人员827人,形成了市、乡、村三级管护网络。

天保工程实施后,林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加。百户湾林场场长杨秀彬说:“在百户湾,多年无踪迹的金钱豹时有发现,獐子、麂子、山羊、土猪、野猪等动物随处可见。”

天保工程的实施,使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经统计,天保工程实施初期,土壤侵蚀模数达到7356吨/平方公里·年。如今,全市土壤侵蚀模数降为1647吨/平方公里·年。由于森林植被的增加,水土流失严重的局面得到遏制,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生态系统开始进入良性循环。

(三)

过去,恩施市各个林场工人的生活主要靠砍树来维持。实施天保工程后,林业工人由“砍树人”变成了林场的管护人,这些管护工人在管护好森林资源的同时,还利用林中空地栽植药材。林区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农村大力开展“改能节柴”活动,发展沼气为主的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林区建沼气池14万余口,节约了大量的木材资源,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大规模地发展高效经济林,全市经济林年产值达2亿多元。

天保工程实施后,天然森林资源和自然景观得以保存,恩施市抓住时机发展生态旅游。如今,柳州城景区、枫香坡侗族风情寨已营业,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10个城郊生态休闲旅游示范村已启动。生态旅游的发展,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四)

天保工程实施后,恩施市利用天保工程一次性安置资金,一次性安置正式职工1085人,安置混岗职工313人。23个森工企业欠金融机构债务达1452.17万元,有7家企业共计615万元金融债务获得豁免批准。

现在林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单一的“木头”经济格局被打破,森林资源获得了发展空间。目前,全市8个国有林场职工年收入由原来的40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万元。

目前,恩施市工业原料林基地建设规模小,树种单一,还不能形成良性循环。全市可采伐利用的落叶松不足20万亩,毛竹不足5万亩,缺乏林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很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此,专家建议在实施天保管护的同时,要按照“放活经营权”的要求,严格实行分类经营管理,明确区分禁伐区、限伐区和商品林区,因地制宜地对林地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不断满足农民对林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激发农民和社会各界投资林业的热情,努力提高林业经济的贡献率。(2009年7月2日)

山已不是那些山

赵文华

A面:记忆

思绪将我拉回到从前,回到太阳河那曾经生我养我的地方。

那是我打柴郎放牛娃的生活岁月,童年的天真和无虑让懵懂的我并没有多少苦痛,但故乡的山却也给了我最初的印象,它的形象——“秃”,它的色彩——“黄”。

放学了,我们的时间被父母安排,父母忙农活,就安排我们街“鸦雀窝”(因打柴少只有鸟窝大),帮忙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说打柴,自家屋后那几根数得清的“稀毛癞”是舍不得砍的,而且父母也是绝对不允许砍的,是为防万一而备不时之需。因此,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到别人家的山上或集体的山上去砍,那些山,虽说叫山,除了石头却很少有树,有的甚至连茅草也没有,要悄悄地去砍柴,以免被别人逮住,还因树小要在茅草丛和荆棘丛中找,因此,几个小时难得弄上一小捆,到要回家时就只好割些茅草滥竽充数。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因警惕性不高“栽了”,被抓个现行,砍柴刀、背篓被统统收缴,最后还是父母出面“交涉”保释。说一些“小孩子不懂事”“看我回家不收拾你”的“外交辞令”而作罢。就这样,你悄悄弄我家的,我悄悄砍你家的,几棵可怜的小树也无法幸免。

那时,屋外堆满柴禾就成了富有的象征。

后来,打柴实在“无法营生”,就改行当了放牛郎。树不多,满山的草倒是不少,我们也幸福了一阵子。随着时间推移,放牛郎的日子照样不好过,因为铲草皮烧火土,那些山草也不长了,接着又开荒种地。最终,大家没有富起来,在大人们的努力下,在伙伴的支持下,故乡的山终于被“打磨”成了一个光秃秃的黄土包。于是,这个村也就顺理成章获得了黄土包村这一“美誉”!

B面:新生

多年以后,我再次踏上那片故土。

曾经的记忆,是那样陌生,儿时的秃山,是那样遥远。不敢相信,“稀毛癞”早已长成大树,过去

的秃山如今长出了厚厚的树丛,家家户户绿树环绕,而原来的那些坡地则成了一级级的茶园,还有的种上柑桔、杜仲、板栗等高效经济林。故乡的山带给我惊喜,它的形象——“美”,它的色彩——“绿”。

为什么如此天翻地覆?

儿时的伙伴,如今的村长告诉我:“恩施市2000年10月开始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采取“造、封、管、停、分”的综合措施,使我们全面受益;还大力开展“改能节柴”、发展沼气为主的生态家园文明新农村建设,节约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大规模地发展高效经济林。生态休闲旅游示范村已经启动,森林资源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发展空间。天保工程实施后,多年没有踪迹的金钱豹在临近的百户湾林场时有发现,獐子、鹿子、山羊、土猪、野猪等平时难觅踪迹的动物有时还跑到庄稼地来。”

再当一次打柴郎!看到那满山的葱绿,心里禁不住痒起来,我带着弥补儿时遗憾冲动,在父母的阻止下执拗地来到山上,林中那些碗口粗甚至更粗的大树让我摩挲许久……当年要有这样一棵树,多好!我遵照母亲的嘱咐,不砍活树,只在林中捡那些枯枝。不一会,就捆了一大捆,还顺带捡了几个蘑菇。回到家,母亲笑着说:“我们现在有沼气,又有太阳能,不要多少柴。过去你舍个“鸦雀窝”只能热顿剩饭,现在这捆柴差不多可以用五六天了!”

看看葱绿的山岗,听听鸟儿的欢叫,那个昔日的“黄土包”早已不见了!怪不得时任太阳河乡党委书记的张思楚说:“那还叫黄土包村那门行呢?改为青树子村”。

山已不是那些山!十年天保,绿树成荫,不仅让一个村改名换姓,更重要的是美了家园、富了百姓。



历史萦绕下的鄂西书写

——读杜李散文诗集《乡歌,梦里的老家》

刘川鄂

特定的题材往往需要特定的文体来表达,“写什么”和“怎么写”既是选择也是被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散文诗所具有的综合性使它在表情达意上具有特殊的优势。散文讲求随性,诗歌注重情感,散文诗则二者兼之。波德莱尔说散文诗“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即承认了散文诗包含的广阔性,也道出了散文诗的主要艺术特征。它有散文的直白畅晓和诗歌的婉转悠扬,既可以平白的勾勒,又可以委婉的抒情。平易但不浅俗,婉转而不晦涩。

然而,应该看到,表达的优势既是散文诗的一大优点,反过来也是一种限制。文学往往要求的鲜明的个性,散文诗则常常有个性不足毛病,即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趋向于圆润,棱角不够鲜明。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它固然“声律和谐”,但又“没有节奏”。好的散文诗集都是以其鲜明的个性著称的,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是因为延续了《恶之花》对巴黎阴暗面的描写,鲁迅的《野草》是因为强烈的思想性和深刻的批判和怀疑精神。

在阅读杜李散文诗集《乡歌,梦里的老家》的时候,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作品鲜明的个性。

二

《乡歌,梦里的老家》分为“鄂西风韵”“鄂西风流”“鄂西风情”“鄂西风景”四大章,诗人从不同角度对鄂西进行了饱含深情地讴歌。

第一章“鄂西风韵”,诗人追溯历史,在广阔的历史长河中,探寻鄂西的生长足迹。《鄂西,鄂西》即是本章的引子,也可以视为全书的总起,它拉开了全书的序幕:

“孤寂,洪荒。

一个民族的骨骼,在历次的造山运动中,渐次

清晰。”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诗人试图打捞关于鄂西的记忆和踪迹。“清江蜿蜒东流,廪君溯江西征。”祖辈们在鄂西扎根,从此之后,风霜雨雪,血雨腥风,这个民族傲然挺立。在这一章里,诗人抓住了历史河流中的主干和骨骼,那是拼搏和奋斗,是正直和朴实。这之后,诗人为这副骨骼赋予血肉:如《清江源》、《巴人悬棺》、《巴盐古道》、《河图洛书》等。它们连接着历史和现在,使这片土地具有了神秘色彩,一个民族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了。“鄂西风韵”是全书的总章,对历史的追溯,让接下来的写作有了依托和凭借。历史谱系的正本清源,个人的灵魂也有了安托之所,写作也有了底气。这一章是“起”,激情洋溢。

当追溯完成、序幕拉开之后,就要落实到具体的细节上来。第二章“鄂西风流”,是对鄂西风流往事的书写。在广袤的历史背景中,开始了对人的讴歌。第一篇名为《东方战神》,与其说是对个人的赞扬,不如说是对一个符号——勇武的英雄——的讴歌,这也可以看成是本章的序幕。在历史的洪荒中,开疆立国,诗人写了三个方面。

一是战争,各民族的史诗大都是对战争的书写,讴歌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比如《伊利亚特》《格萨尔王》。这一章节,诸如《西征的廪君》《1935,贺龙在鄂西》都是对英雄的讴歌,侧重于他们身上所散发的英雄气概。

战争是武功,另一宗必不可少的乃是“文治”,因此,不管是哪个民族,即需要有战功赫赫的英雄,也需要有安邦治世的文臣。《写给范□》,赞扬的是诗人范□的文才:“从蛮荒地域上路的诗人啊,随着史前糙石的手指,将目光投靠在天地漂浮

的虹衣，闪烁的眸光随同星辰一道被天空的浩瀚淹没……”在表达景仰同时，诗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抱负：“我能否做一个民族的传人和诗魂的后裔？我只想用一种精神承接这高纯洁清的衣钵，在太阳和月亮这个那样休止的行程中去追逐和流浪。”

然而，文治武功都是英雄人物的伟绩，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是平凡的百姓，他们历经磨难却坚忍不拔。《最后的马帮》写的是马帮汉子，《纤夫的石头》写的是纤夫的艰苦和艰苦中的坚韧。他们平凡，但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基石，是他们用血肉和生命成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是诗人在这一章里表现的第三方面。

在第三章“鄂西风情”中，诗人则全民地展示了鄂西的文化风情。这为线条性的历史增加了文化的含量，历史本身也就显得丰富起来。而且，文化风情展示，本身就可以看到历史的纬度，也可以看到历史长河中文化的传承——后者更增加了历史的厚度。《踏血河》是写一种祭祀母亲的古老仪式：阳世的孩子们赤脚从环形水沟里慢慢淌过，在悼师对亡灵的感言中，任冰雪刺骨，借以体验母亲分娩时的痛苦和岁月载负的沉重母爱。《四道茶》是写一种民间流传的情歌，借以歌颂鄂西人民的淳朴。《傩戏》是对鄂西一种古老的戏剧的缅怀。文

化传承是民族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前提，薪火相传，文明才不会中断。因此这一章的风俗文化的展示格外具有意义。

在风俗展示的同时，当然也是一种对风俗的纪念和怀想。它提供了一种活的文本，在诗人优美而饱含热忱的语言中，种种仪式获得了生命，文字赋予它以形态。

结束了对文化风情展示，诗人的笔触转移到自然景观上来。自然风物的天生之美，较之历史之厚重，有别样一种风韵。鄂西地处深山，有许多瑰丽的自然风景，那里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历经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着它本来的模样，未经雕塑和加工。可以说，鄂西的每一寸土地，都都洋溢着自然的造化之功。在第四章“鄂西风景”里，诗人沉醉于优美壮美秀美奇美的鄂西风光，激情没有退却，但笔触变得温和多情起来。

“在这个季节，高山需要诗句，因为它的躯体镌刻着山歌的铭文；河流需要赞歌，因为它流淌着淙淙的沉静。”面对自然风光，诗人也不自觉地放低了身段：“我正追寻诗人笔下的桃源。那暗结的蓓蕾和周身的嫩绿呀，纵然是西出阳关，也有以一粒种子去释放昂然向上的姿势，去品味日月后穿怀而去。让依依的乡情，在眺望的炼狱里，展示被



沸点浸泡的姿势。乳花浮出,如同腾波鼓浪,在粼粼的涟漪中绽放昨天。我不知道会有多少霜降或者归雁来把布满脚印的道路,拉长,或者成为快乐日子的弓弦。”——《走马茶园》

自然风光让人沉醉,也更容易激起人的思绪。诗人因风景所蕴涵的历史气息而兴奋,也因自然的安详而宁静。兴奋时癫狂,激情不能自持,灵感喷涌,而宁静时的安泰,也是写作的好状态。如华兹华斯所言,诗歌往往是“于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感情。”

三

在文学边缘化、诗歌更边缘化、散文诗更更边缘化的新世纪文坛,年轻诗人杜李的《乡歌,梦里的老家》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诗集。面对家乡,诗人时而深情高歌,时而浅唱低吟。姿态有变化,而对家乡的深切的爱是贯穿始终的。这部散文诗集洋溢着历史的气息。即便是在写到现时的时候,诗人也不会局限于一时一地,去追溯它和历史的关系,探寻它在历史中的流变。这使诗作摆脱了纯粹的文字美,而有了历史的重量。

除此之外,在立意上,《乡歌,梦里的老家》也有境界高远之处。诗人没有仅仅满足于单纯地抒发情感,在对坚韧、豪放、朴实的讴歌中,无疑也是包含着诗人自己的价值选择的。杜李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家乡的热情讴歌是表现之一,对美、坚强、善良的由衷赞扬也充盈其间。

在篇章的安排上,杜李显然是费了心血的,四章四个角度,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抒情效果上

互相促进,浑然一体。然而,在章节之中,仍有略显混乱的地方,当然这并无定规,也有可能是诗人有意为之。此外,在对鄂西的讴歌之中,角度的覆盖面很宽广,但在具体对象的选取上,仍然稍微显得单调平整了一些。最后,历史谱系的鲜明固然是一大特色,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种对现时的遮蔽。

我与杜李并无深交。只是在2009年夏天评选湖北省文联优秀论文奖时,从众多的候选篇目中一眼相中了题为《浅论中国鄂西南散文话语的精神特质与艺术建构》的论文,论题之新颖、材料之丰富、阐发之精密,令我眼前一亮。一看作者,方知为一家企业员工杜李,一个陌生的名字。在众多博士、博导和职业评论家参评的奖项中,杜李获二等奖,殊为不易。是年冬在省文联大楼的颁奖仪式上,我才见到真人——一个俊秀的青年——这也是我们唯一的见面。之后不久,我读到他的这部散文诗集,我才获知他是个理论、创作兼营的多面手。

为家乡之美能得到更多朋友的赏识、为湖北的青年作家能受到更多读者的注目,我乐意关注杜李的文学创作,并期盼杜李写出更多更好的习杜甫追李白的作品。

刘川鄂:著名文学评论家,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教授、文学院副院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